

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
慢慢变老

「目」上野千鹤子著
许岚译



ひとりの午後に

〔日〕上野千鹤子 著

许岚 译

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
慢慢变老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HITORI NO GOGO NI by Chizuko Ueno

Copyright © 2010 Chizuko Ue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HK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Beijing Office.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NHK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会同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Beijing Office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与发行。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6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慢慢变老 / (日) 上野千鹤子著；许岚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1

ISBN 978-7-121-21927-6

I. ①用… II. ①上…②许… III. ①生活—通俗读物 IV. ①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5868号

策划编辑：张 轶

责任编辑：张 轶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 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87×1120 1/32 印张：7.5 字数：120千字

印 次：2014年6月第2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目录

01 蓦然忆起

紫罗兰香水 008

墓 012

日式点心 019

卡斯提拉 026

母亲的味道 032

好奇心 040

记忆 046

W坡道 052



02 喜 好

声音 062

夕阳 069

车 076

书架 082

滑雪 090

宠物 096

俳句 103

头发 109

洗澡 116



03 年岁渐长

青春 126

歌 133

咨询 138

粉丝 144

夏末 150

逆风 157

正月 163

花甲 170

读者 177



04 一个人的现在

姿态 196

仪式 202

糊涂 208

梦想 215

年龄 221

一个人 226

后记 233

〔日〕上野千鹤子 著

许岚 译

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
慢慢变老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目录

01 蓦然忆起

紫罗兰香水 008

墓 012

日式点心 019

卡斯提拉 026

母亲的味道 032

好奇心 040

记忆 046

W坡道 052



02 喜 好

声音 062

夕阳 069

车 076

书架 082

滑雪 090

宠物 096

俳句 103

头发 109

洗澡 116



03 年岁渐长

青春 126

歌 133

咨询 138

粉丝 144

夏末 150

逆风 157

正月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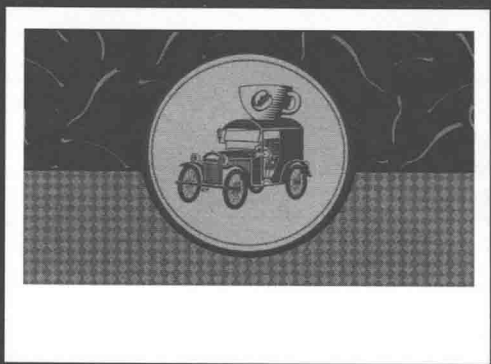
花甲 170

读者 177



04 一个人的现在

- 姿态 196
- 仪式 202
- 糊涂 208
- 梦想 215
- 年龄 221
- 一个人 226
- 后记 233



01

蓦然·忆起



01

蓦然忆起



紫罗兰香水

母亲去世之后，她的化妆台上留下了几瓶香水。在那一堆香奈儿5号之类的香水里，混着一瓶略显蓝色的紫罗兰香水。母亲很喜欢紫罗兰色，她本人也很适合这一颜色。我确信在这些香水里，母亲也必定是最喜欢这瓶散发着淡淡青草味的紫罗兰香水，所以最后便把它带回了家。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和她的关系算不上好。她说话总是那老一套，而我也很固执，所以便总想着“绝不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而母亲也怨恨着远离她独自生活的我。这么想来关系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吧。母亲总爱抱怨，她这一生在我看来也不怎么幸福，可她却从没想着要逃离这样的生活，对此我向来是看不惯的。

即便如此，父亲和母亲依旧是奠定我生命基础的一对男女，他们就好像是我人生中的一道屏障，无论好坏，始终都在那里。一个失去了双亲的朋友曾说过，“父母去世之后，突然觉得死亡和自己之间的屏障也消失了。”这说法不可谓不妙。

我还没有理清自己的情感，母亲却已经离开了。我就好像是突然间被丢弃在荒野的孩子一样，不由得向死去的人哭诉抱怨。母亲并不是一下子去世的，而就仿佛是为了给我留下整理情感的时间一般，拖了半年才最终离去。我也曾冷冷地想过“母亲您可真是到死都不让我解脱啊！”，但渐渐地，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也改变了。

年迈的父亲一个人孤独地活了下来，每次我回家，他都会和我说些母亲的故事。说的并不是那些最近的事情，而是细诉着五十年前他们新婚时的回忆，父母前年刚好是金婚。他说的那些回忆里不会提到我们，我也从来不曾经历过那些。但是年老的父亲却总是一脸幸福地诉说着，不断地向我寻求认同，强调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多么的和睦。

每一次我都深受震动，在孩子的我看来关系并不好的父母，说不定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却有着彼此依靠、互相依存的深厚关系。

这想法并不是单纯的美化过去。

“我们夫妻间的关系不错吧？”父亲这么问道。虽然我不能马上表示赞同，但是看着父亲凝视远方的幸福面容，我也回以淡淡的微笑，甚至慢慢地觉得母亲或许也是幸福的吧。

母亲长年和疾病抗争着，最后是在家里、在身为私人医生的父亲的守护中告别人世的。父亲一直主张要亲自看护母亲，甚至说过自己正是为此才常年行医的。我们担心他因为彻夜看护而病倒，再三建议把母亲送进医院，可是父亲却说我们不懂夫妻的真正含义，甚至质问说“你们要把我和你们的母亲分开吗？”

到最后我们不得不认同他的想法，觉得如果因为治疗错误而导致母亲病情加重，那也是母亲的命。母亲她自己也好像是听天由命了。

我觉得父母的结合已经超越了幸福、不幸福这种定义，孩提时代的我作为第三者没有资格评价他们的人生是否幸福。而作为当事人的他们以回忆的口吻叙述着那一段幸福人生的时候，我也说不出任何否定的词语。

当我开始认为“母亲或许也是幸福的”的时候，终于感受到了原谅和被原谅的情感。而在母亲去世半年后的那

个春天，我开始使用母亲的遗物——那瓶紫罗兰香水。

当然，香水一旦用了就会减少，它命中注定便是那终将消失的虚幻之物。我珍惜着这越用越少的紫罗兰香水，同时开始寻找起同样的香水。在一家天然食品商店我找到了用紫罗兰花萃取的香水，买了一瓶回家一试，却发现终究是似是而非。

虽想着“终将用尽”，可我还是继续用着母亲留下的这瓶紫罗兰香水。说实话，失去了生命基础的一角，我就好像是放下了肩膀上的重担。失去了母亲这一挡在死亡与我之间的屏障，在无遮无避的野外，我可以尽情游荡，生命里充满了自由。

理所当然地，我不能为母亲的人生而负责。相对的，在和我有着深切关系的母亲去世之后，我也只能在紫罗兰花的香气中祭奠她的离去。



01

蓦然忆起



墓

今年也差点忘了父亲的祭日。

我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

父亲死于初夏，葬礼上白色的卡萨布兰卡铺满了整个会场，百合的香味充斥其中。仪式采用基督教方式，由牧师来主持。我们婉拒了其他人在送花圈的时候写上姓名，因此整个葬礼简单朴素，我们也不用被那些不认识的人送来的写着头衔的花圈所包围。

我怎么也喜欢不上葬礼上常用的或白或黄的菊花，相反，倒是十分中意卡萨布兰卡。这种花优雅而顽强，不用辛勤地照料，所有的花蕾也会尽情绽放。我曾偷偷地欣喜，庆幸父亲是在卡萨布兰卡的花期中去世的。如果是冬

天，即使找来了这种花也用不上的。硬要让花开的话就很是让人无奈，仿佛是被继母驱赶，不得不听从命令而跑去冬雪覆盖的森林里摘草莓的小女孩。

后来每次到了父亲的祭日，我都会买上一束卡萨布兰卡放在屋里，然后静静地一个人守丧。但渐渐地，我因为忙碌而遗忘了这个习惯。

那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有这么一句“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并不在那里”，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也不曾想过去扫墓。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与其说是深深的爱，倒不如说是依赖依靠。母亲去世后父亲在悲叹和抑郁中渐渐消沉下去，不仅拒绝参加葬礼后将母亲的骨灰送进墓地的仪式，也不愿意去扫墓。父亲常说“你妈妈呀，她不在那里！”（父亲总是这么称呼妻子）

父亲眼中的学问就只有理工类的实际运用，家里第一次买电视的时候，他一整天都不厌其烦地凝视着扫描线的运作，不断地和儿子说着：“科学技术真是好呀！我们家儿子也长大了，会弄这种东西啦！”他是一个彻底的近代合理主义者，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会认为变成骨灰的妻子就不再是他的妻子了呢？还是说像其他的基督教徒一样，

认为死去的灵魂也不会离开他的身边，始终伴随左右呢？父亲从不曾改动过母亲去世前作为病房的那间屋子，过年时我想去把旧日历换下来也遭到了他的责骂，最终未动分毫。所以母亲房间里的日历一直都是她去世时的那本，父亲的时间也随着母亲的去世而停留在了那个时间。孤身一人的父亲在睡不着的夜晚总会跑去母亲的房间，打开房门朝着一片黑暗的房间唤上一句“孩子他妈”，然后哭泣不止。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情父亲只告诉了身为女儿的我，却从没说给两个儿子听过。

母亲在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成了基督教徒。长年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生活着，可是晚年的时候却背着父亲偷偷说是“不想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死去”，开始抄写般若心经。原本和母亲关系不好的祖母去世之后，她也作为长子的媳妇守护起了佛坛，不断地上香和供花，还为祖母的法事请来僧侣。现在想来，这大概便是母亲对父亲最大程度上的反抗了吧。

母亲的葬礼是按佛教标准举行的。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突然收到了讣告，匆匆忙忙地什么也没管就坐上飞机赶了回来。到家才发现葬礼上摆着佛教的祭坛，上面点着佛香，家里还有那些陌生的穿着法衣的僧侣，令我感到分外

异样。母亲那簇新的牌位上写着从没听过的法号，就好像是我不认识的人一样。

不明所以的诵经声、例行公事般毫无真心的僧侣的动作、夸张的法衣，这些都令我感到陌生，还有那一堆写着赠送者名字的花圈。因为母亲去世的时候正好在十月初，所以花圈里大多都是菊花。

相比起来，还是采用基督教方式举办的父亲的葬礼更显简单朴素，也更有人情味。包围着父亲棺柩的只有鲜花，没有那看上去有些小题大做的祭坛。牧师的悼词都是按照父亲的人生和为人专门撰写的，让人一听就懂。在牧师号召我们“一起唱起已逝故人爱唱赞美歌”时，大家唱起了“世间友人弃我而去，唯有耶稣永留身边”。这首歌非常适合没有朋友、孤身一人的父亲，但当我想到父亲最爱唱的歌是这一首时，就会感到胸口发紧。虽然之后听别人说，大部分的葬礼上都会唱这首歌，心情却依旧沉重。

癌症晚期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这程度不论是父亲还是周围的人都知道已经治不好了，而我却还经常在病床边问他“什么样的葬礼比较好？”最后，父亲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去世了，但我到死都后悔着用那种憎恨的口气问他

这种事。

面对即将死亡的父亲，我却随口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母亲是要去极乐世界的，父亲是要去天堂的，在那里就见不到面了吧！”

自从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父亲便开始渐渐在乎起墓地的事情。不仅要求身为子女的我们把他和母亲合葬在一起，还要我们好好地去扫墓。我有时候会想，那个近代合理主义者的父亲去哪儿了？但可见，他的心里还是十分不安的吧。

还有一件事，我始终感到后悔。

火葬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要选怎样的骨灰罐，我选了白色瓷罐。因为那个简单而干净，看上去也最漂亮。后来把骨灰送往上野家墓地，和母亲的骨灰罐放在一起时才发现，母亲和其他先祖一样，用的都是素烧的骨灰罐。在那些素烧的骨灰罐中，只有父亲的陶瓷罐格外显眼，仿佛是在拒绝消逝一般。

人总会死去、腐朽、归为尘土。泥土色的素烧罐从容地接受了终将腐朽消去的命运；即便周围的一切都腐朽消失了，白瓷罐却依旧孤零零地被留在那里，静静伫立。绝不会腐坏的白瓷罐就好像象征了孤僻固执的父亲一般，即

使死后也和周围格格不入，仿佛竖立着无形的“墙壁”一般，令人感到心痛。

“代代先祖之墓”的历史再怎么追溯也不过是从幕末到明治之间，这件事是专门研究坟墓历史的井上治代先生告诉我的。少子化不断发展，有些家庭就只有女孩，独生子之间结婚成家的例子越来越多。即便想要守墓，也会越来越困难。而樋口惠子女士则预言过，总有一天不止是那些业界公司，连我们自己也不得不考虑墓地的统一、撤销或合并。最近个人墓、集体坟墓开始增加，这些都脱离了固有的家族墓地概念。对于孤身一人的我来说，死后也根本不会有人为我守墓。

坟墓存在搬家这种情况。身为长子的哥哥为了看护家族的墓地，也为了将来便于让孩子们看护自己的墓地，便将位于老家的上野家坟墓挪动到了附近的墓地。在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哥哥对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墓地，所以你就想想你自己的吧！”

这样一来，我就真的失去了归属地。

我经常 would 忘记父母的祭日，也很少会去扫墓，是个相当不孝的女儿。新的墓地地址大概很快也会被我忘记。一想到父母沉睡在陌生的墓地里，就更加不会去扫墓了吧。

但是，只要我还活着，那些人就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而每每想到我对父亲说出的那句话，都会被深深的悔恨而折磨。

那样也不错啊！在心中，另一个我窃窃私语。

那么，我自己呢？

有些人对我来说比家人更重要，我和他们的羁绊无法被替代。只要他们还活着，那我便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也挺不赖的，我这么对自己说。

似乎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多，树林墓地啦，撒骨灰之类的，“送葬自由”这一主张也开始受到支持。我既不是唯物主义者，认为死亡会带走一切；也不认为灵魂不灭。对我来说，坟墓是无用的。因为在我看来，“那坟墓里并没有我”。



01

蓦然忆起



日式点心

有人说日式点心的终极之作便是羊羹和最中¹。也对，这两种点心的确值得说道。不过，在过去糖弥足珍贵，因而羊羹也随之走俏，但在如今这种发达的时代里，羊羹似乎不再那么贵重。相反，倒是最中更称得上日式点心中经典的经典。可以说从最中的好坏能够判断一家店的商品质量。薄薄的皮里包裹着馅料，构造极其简单的最中却最容不得味道上的糊弄。

事实上，在那些老铺、名店里必定会有一款有名的最中。对于在金泽长大的我来说，森八的蛇玉最中绝对算得

注：1 最中，用糯米作皮，红豆作馅制成的各种形状的脆皮点心。

上日式点心的原点。

我的祖母出生于明治年间，家里是三世同堂一起生活的，茶桌上的点心和每天的下午茶时间在我家绝对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母亲作为长子儿媳，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和关系不睦的祖母一起围坐在桌旁。杯子里注满了茶水，你可以不停地喝，直到你不需要为止。到最后，茶叶筐子里满是茶叶渣，每天都会攒上一大把。

因为父亲是私人医生，所以家里的客人很多，祖母和母亲的熟人患了病来家里求诊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带他们去冷冰冰的候诊室，而是招呼他们去起居室等候。或许这便是家里的女人们代替不善人际交往的父亲，而对家业做出的贡献吧。事实上，有很多认识的人或客人都很享受这样的喝茶时间，所以家里的起居室总会有家人之外的人在。

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之所以不讨厌和他人共饮共食，是因为从小便在这样的来客很多，宛如商家一般的家庭里长大的缘故。

有的人很注重煎茶、浓茶的泡法，而我家有时甚至用冷水泡茶，绝对的轻松随意。直接把烧开水从壶里倒出来泡茶，虽然泡法简单但也能看出茶叶的不同。所以，

到了后来我们总和茶叶店老板说是“总喝茶，都喝上瘾了”，并不断地采购茶叶。

我自称“茶婆婆”，静冈县的茶切节上的说唱词里有一句“摘茶、摘茶、摘茶”，因为我一天总会喝上好几杯茶，所以也就仿照它来了一句“喝茶、喝茶、喝茶”。我只爱喝那倒得满满的茶水，虽然喝了茶就要上厕所，不怎么方便。小时候我便习惯了喝茶，不喝茶的话就好像没有白天黑夜，人总是不清醒。

据说在一家收费疗养院里，为了减少更换尿布的次数，从晚上6点开始就限制老人们饮水的数量，这让我感到害怕。不管这个疗养院多么高级，从晚上6点开始就不让老人喝一口水的话，根本就没有活着的感觉。我希望他们至少让老人可以随意地喝茶，同时从心底里祈祷将来自己可不要住进这样的疗养院。

我去朋友家作客，因为总是要添茶，所以到后来连朋友都有些烦了。以至于有的朋友把小的茶杯换成了大的；有的朋友看到我去，就会拿出大个儿的茶杯对我说“知道啦，你用这个，对吧？”我觉得寿司店的茶杯最棒了，很适合我这样的茶客。

不断地喝茶不断地排泄，感觉身体里陈旧的废物被清

理一新，十分舒服。所以我很同情那些肾脏不好或者是因为患有前列腺肥大而排尿不畅的人。使劲儿喝茶再畅快地去上厕所，这种乐趣我还不打算放弃。

啊，走题了，本来是打算说日式点心来着。

我们家总是会从店里买来10个或者20个日式点心。来家里的客人自然会带点心，家里的桌子上始终能看到闻名全国的有名点心。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些知道我喜好的人都会送点心，家里也都堆满了。因为每年都有人从东京给我寄“虎屋”的羊羹，我便以为“虎屋”是东京的店铺。所以在京都看到本店的时候，顿时感到被骗了。后来听人说起这家店的故事才知道，原来当初明治天皇迁都的时候因为实在太喜爱这家的羊羹，就把这一家人也都带去了东京。所以“虎屋”的本店说是在东京或是京都都是正确的。

我出生的城市——金泽，以及从学生时代开始生活的城市——京都，都是日式点心发达的城镇。不光是那些名店，街角上的小商铺的品质也很高。我很喜欢在这种店里买上两三个保质期并不长的带馅点心。

道明寺粉的樱饼仿佛看得见里面包裹的馅料；艾蒿饼的艾蒿香味十分诱人；水羊羹仿佛拿在手上都会化开。京

都的好处在于比起那些精心熬炼制作出来的工艺点心，到处都能轻松地买到这种简单而基础的日式点心。

这种店的店主大多是沉默的老爷爷老奶奶，每天手工制作做着生意。店铺也不会被刊登在那种观光导游图上。客人大多都是凭着小道消息找来的。

京都人公认的一家好店在洛北。

丹波栗子的收获季只有三个月，每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做栗子鹿子饼。小小的店铺是一对年事已高的老爷爷老奶奶在经营着。栗子鹿子饼是把大颗的丹波栗子用热水煮好，挖出中间的栗肉，然后混在另外煮好的丹波红豆馅里，用茶巾包起来压出花纹的，光看作法是极其简单的日式点心。栗子和红豆都是老板自豪的食材，馅料熬煮的时间把握也格外重要，否则可做不出好的点心。甜度适中的红豆馅料、夹杂其中的松软栗子味，实在是非常美味。尽管世上也有不少百分之百体现出栗子味的名点，但这家店的栗子鹿子饼的味道绝对不输它们。

这家店的点心只有预约才能买到，而且不能散买，必须十个起卖。跑过去拿的时候，一个看上去很凶的老爷爷就会对客人说“赶紧拿走吧！”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忙了的缘故，店里贴着告示，上面写着“只有事前预约才能拿到

发票”。的确，在收获时节每天从早到晚地煮着几千颗的丹波栗子，还要挖栗肉，这工作量是够重的。

点心的包装也不怎么精致，就是用简单的塑料盒一装了事。注意事项上写着：“该产品请在当日食用（晚上11点止）。放入冰箱冷藏的话可以坚持到第二天，但风味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十个点心里只有一个包着纸，用手指一拈就能拿出来。有时候我等着急了，一拿到手就赶紧取出这一只兴奋开吃，回家的路上至少能吃掉两个。

因为这点心必须当天吃完，所以一回家就到处招朋唤友，还会分给邻居。即使是吃了晚饭，但因为我有另一个装甜点的“肚子”，所以还能吃上两个。

每次想着“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放到明天也没事”，把吃剩下的点心放进冰箱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浮现那个老爷爷不耐烦的表情，然后就会有种罪恶感。

我的舌头没敏感到可以尝出有什么不同，所以还是会放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吃。虽然第二天吃也十分美味，可是那种内疚感却挥之不去。

每年一次的洛北栗子鹿子饼可谓是秋天的最佳美味。每到九月，我都会想着差不多到时间了吧？然后跑去洛

北。离开京都的时候，想到再也吃不到这家店的栗子鹿子饼，我真的十分难过。有的朋友记得我的爱好，每次我去玩的时候都会为我准备好这个点心，但是这个却不能带回家。有一次，朋友叫了冷冻快递特意给我送了一份。我怀抱期待，解冻之后尝了一口，还是一如既往的美味啊！当然了，虽然多少味道还是有点差别的，但还能接受。

可是一想到那个老爷爷的脸，就实在没办法要求店家把点心冻起来然后叫快递送。要是说出口的话，老爷爷一定会狠狠地瞪着我，再也不会把点心卖给我了吧。

每年一到秋天，店里的老爷爷老奶奶都会长一岁。我知道这家店是在二十多年前，那老爷爷老奶奶也比那个时候老了二十多岁了吧。这家店实在是小，看上去也没有继承人。因为是两个人一起运营起来的店，只要有任何一位出了意外或离开人世的话，这家店也就会消失了吧。可以说这款点心真的是终极的限定品。

所谓传统就是这样的东西吧，难以维持，终将毁灭。

等我再老一点的话……就想和那些还记得“那个味道”的朋友一起回忆往昔，说说“那个老爷爷家的那个栗子鹿子饼啊，真是好吃呢。竟然还限定时间，到晚上11点前得吃完啊！”



01

蓦然
忆起



卡斯提拉

如果说日式点心的双壁是最中和羊羹的话，那相匹敌的西式点心便是泡芙和卡斯提拉了。这两种点心都极其简单，不带任何花俏。说起来，最中和泡芙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基础之味”——馅料或奶油。羊羹和卡斯提拉虽没有相似之处，但都容不得味道上的糊弄作假。我不太喜欢羊羹，但是泡芙和卡斯提拉却是我的最爱。

话说回来，卡斯提拉算是西式点心么？

唔，这个问题还挺难判断的。

卡斯提拉正确的说法不是“卡斯提拉”而应该是“卡斯蒂利亚”。这种点心是由葡萄牙人传进日本的，过去这

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点心，所以得名“卡斯蒂利亚”。

从葡萄牙其实传来不少东西，但是最终留存在日本的点心却只有卡斯提拉和芳露。这两种点心是有共同点的。点心的原材料只有小麦粉、鸡蛋和糖，和其他的西式点心不同，不会用上曲奇和油脂。这一点仔细想来很是不可思议。

那时的日本因为禁止食肉，所以自然是没有黄油卖的。中国的烧烤点心虽然没有用乳制品，但是猪油还是用的。冲绳的曲奇、金楚糕里也用了猪油。如果不用动物性油脂的话植物油倒也可以。曲奇用油是常识，特别是在海绵蛋糕上铺上足足的油的话就能作出非常美味的戚风蛋糕。那又是为什么卡斯提拉不用油呢？

卡斯提拉看上去是十分简单的甜点，但是做法却很难。门外汉的话还是不要挑战为妙。其作法是把鸡蛋搅拌至起泡，然后加入小麦粉和砂糖，搅拌均匀之后倒入模型里进行烘烤。如果鸡蛋搅拌不匀的话，蛋液就会沉到碗底。现在有那种电动搅拌器，非常方便，但是以前就只能用大号的茶筴拼命搅拌，光想想就觉得肩膀会疼。

在西式点心中只有卡斯提拉才会放进桐木箱子里。小

时候想吃到卡斯提拉，就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了，因为这可是难得的滋养品，拿去探病的话算是高级品了。

那些知道我喜好的人，经常会送我卡斯提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便要算是在欧洲居住的时候，朋友作为生日礼物用航空快递寄给我的那次了。放进桐木箱子的卡斯提拉看上去十分的高贵，当然运费也不便宜。

我想即便把这个拿去给欧洲人品尝，他们也不会懂得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吧。“什么嘛，这个？不就是什么装饰都没有的海绵蛋糕么！”因为不想听到这样的评价，所以坚决不会给他们吃。相反的，我会把蛋糕分给当地为数不多的日本朋友，还非常郑重地附上解说。

我还是觉得，卡斯提拉是属于日本的点心。

我在葡萄牙旅游的时候，结识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年轻人。他自称是个大学生，对葡萄牙的历史十分了解。我一时兴起，和他聊了起来，说道：“十六世纪的时候，我的国家和你们国家的交流很密切呢！证据就是日语里面还留了不少你们国家的词汇。比如说卡斯提拉、ponto、俗语中的“很多”之类的。京都的先斗町有很多桥，所以就有了ponto；俗语中的“很多”本来就是取自葡萄牙语；而日式的汗衫也是从原意为裙子的葡萄牙语gibao来的。”

那个年轻人嘴里重复着“十六世纪啊……”，“那可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呢”，一边眺望着远方。过去荣耀尊崇的葡萄牙王国转瞬便凋落逝去，如今也再无踪迹。而如今的葡萄牙也沦落成欧盟中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过去，葡萄牙拥有大量的殖民地，掠夺了无数的财富，从南美更是携带了大量的金银回到欧洲。然而这些却都被上流阶级任意消耗，既不进行财富的囤积，也不曾用于下一代的投资。相对的，当时的英国则全力将财富囤积成了产业资本。最终没过多久，葡萄牙便被原本贫穷的英国超过，不论军事还是经济都沦落成了世界三流国家。我想这个年轻人的脑海里也必定印刻着这一段历史吧。

世界史是一部兴衰荣辱的历史。但历史毕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同“祇园精舍之钟一响，生者必灭”这种佛家的论调视作一同，所有国家的繁荣和凋落都是人类造成的。换句话说，国家的衰退和灭亡都是人祸所致。

不论在哪个时代，如果领导者愚蠢的话，国家必定会灭亡。那个年轻人的语气中也带着一种喟叹，想来他自己也知道那黄金时代不会再重现了。

说起来日语中“谢谢”一词的发音和葡萄牙语倒是很

相近。把葡萄牙语的“谢谢”反复说，听上去也和日语的“谢谢”差不多。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葡萄牙人，她主张连日语中的谢谢一词都是源自葡萄牙语的。她笑着说道，当时让不懂得感谢之情的日本人了解这个词语的便是葡萄牙人。

如果那些劳动派遣期到期，正处于忧郁的日裔巴西人听到这种说法的话会怎么想呢？巴西人的母语便是葡萄牙语，因为葡萄牙人将他们那富饶而绿色的土地划作了殖民地，将那些黑人和原住民当成了劳动力。后来，有些日本人也移居至此。这些日裔移民的子孙现在却作为劳动力来到了日本，他们大部分都是制造业雇佣的短期工。因为汽车产业不景气，这些人就被解雇了。经济好的时候就尽情利用他们的劳动力，经济不景气了就毫不留情地舍弃了他们。也许在这些日裔巴西人看来，葡萄牙人虽然教会了日本人“感谢”这个词语，却根本没有教会他们感谢这种心情。

告诉我这个黑色笑话的葡萄牙女子长期在里斯本的一家日系企业工作，她的上司是一个日本商人。会这么说大概是她忍受不住心里的不满吧。

啊，我把话题给扯远了，明明是想说卡斯提拉来着的。

我在葡萄牙旅游时，曾经品尝过所谓的地道卡斯提拉，那不过是干涩的海绵蛋糕罢了。

或许，真正的卡斯提拉便应该是这样吧。

卡斯提拉的种子被带到日本，最终诞生的是和本尊似是而非的东西，可以说是华丽的变身。就好像是苹果和芒果，被移植到日本的大部分水果都变成了一种艺术品，这些变化在水果的原产地是难以想象的。按这种说法，或许卡斯提拉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日式点心。



01

蓦然忆起



母亲的味道

被人问到记忆里母亲的味道时，我突然想起的是烤苹果的味道。

烤苹果一般在蛋糕店看不到，餐厅也不会有，是只能在家里自己动手做的家庭风味。

每年到了红玉苹果成熟的时节，我都会跟在母亲身边有模有样地帮着去掉苹果核，然后在中间补上满满的砂糖，再把黄油当作盖子，整齐地摆放在铁板上用火烤。不一会儿，黄油融化开来，苹果皮也被烤脆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香气。那时还没有铝箔这种东西，蜜糖融化到铁板上，染上了淡淡的粉红色，把糖铲下来舔着吃可是孩子们的特权。不管是刚做好的还是冷却了的，都很好吃。把苹

果掰开来，里面烤得软软的，吃进嘴里仿佛会融化一般，那个时候的乐趣之一就是吃烤好的苹果皮了。

这是别处没有的味道，除了母亲做的之外，我从没在其他地方吃过。所以也算是“母亲的味道”吧！

即使到了现在，每年红玉苹果快成熟的时候，我也会烤一些来吃。如果不留神过了红玉苹果的时节，我就会感到像是忘了什么似的难受。大概烤苹果吃已经成了我追悼亡母的一种仪式了吧。

我家里有一个烤炉，是那种旧式的、放在煤气上烤的炉子。这已经是昭和三十年的东西了，想来很是少见。

家里还有一只天火锅，锅子就像甜甜圈一样，厚实的铁锅中间开了一个洞。每年到了圣诞节，家里都会自制蛋糕。把配料倒进锅子，放到七轮（日本以前的煤炉）火上烤，没多久香味就会飘散开来，甜甜圈样式的海绵蛋糕底就完成了。然后加入无盐黄油和食用色素，添上装饰，再把银色的、像串珠一般的糖球、七彩的巧克力碎片洒落其上。每次用来裱花的挤压袋里总会留下浓厚而甘甜的奶油，把这些挖出来吃掉也是孩子们的特权之一。

食品销售者岩村畅子小姐在调查过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后，曾出版过三部作品《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餐桌——被

真实破坏的市场意识》（劲草书房、2003年）、《“现代家庭”的诞生——幻想系家族论的死亡》（劲草书房、2005年）、《普通家庭最可怕——彻底调查！破灭的日本餐桌文化》（新潮社、2007年）。读了这些书，我发现我们这一代所记得的“母亲的味”和传统饮食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感到很是惊讶。

岩村小姐的处女作受到广泛关注，她曾是ASATSU-DK INC市场调查公司的研究员。在没有接到业务委托的情况下，自主开始名为“饮食兜风”的研究。岩村小姐能注意到餐桌这一日常生活细节，真是相当厉害。她对受访者的餐桌进行彻底调查，为了避免受访者造假，还要求他们拍摄照片作记录。

调查对象横跨三个年代，1960年后出生的新人类主妇（也就是40岁年龄层）、之后的团块年轻年代（30岁年龄层），以及新人类主妇们的母亲年代（60岁年龄层）。最后一群人与其说是经历过世界大战，倒不如说他们都是经历过开拓时代和饥饿时代的战后民众。三部作品的副标题中出现的“破坏”、“幻想”和“破灭”可以说，都分别对应了各个调查对象层。在新人类年代日本家庭的餐桌遭到“破坏”，到了团块年代则遭到了“破灭”。而这种变

化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原本应该起到传承作用的祖世代的代表词正是“幻想”。

在她的作品中，现代家庭的餐桌应该是下述这样的。

因为“个人饮食”的不断增加，全家一起吃饭的机会不过每周两次。而且他们并不会吃同一种食物，菜肴既不是家里做也不是在外面吃，只能说是对半分。餐桌上既摆着买来的菜，也有做好的食品，有时候还能看到罐装食品和超市卖的便当。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彼此都不会加以强制，只管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有的家里做完饭，如果乍一看没有喜欢的菜，就会有家里人跑去自己泡面吃。过去餐桌上的那些礼仪消失了，也不会有人特意教你筷子的用法。

尽情吃自己喜欢的菜，可以说是一种自助餐吃法。如果问那些正在抚养孩子的母亲：“您孩子的饮食营养均衡吗？”，她也只会暧昧地回答说：“应该吃得挺正常的吧！”因为这种自助餐式的饮食习惯，所以我们也无法一一检测孩子到底吃了什么。

岩村小姐指出，现代家庭的饮食已经从“个人饮食”变成了“分散饮食”。一家四口的吃饭时间不同，吃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餐桌上摆着方便面、带馅面包和真空包

装的家常菜，大家就按照各自的喜好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冷餐会”模式。家人不再是吃着“同一锅饭”的关系，同一张餐桌上谁都吃了什么，即便问这家的主妇多半她也答不出来。不强迫自己吃那些讨厌的东西，优先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这种饮食习惯甚至反映到了圣诞节蛋糕上。因为一家人的口味都不同，所以为了不彼此迁就，有些家庭不会买一整只蛋糕，而是买四块不同口味的小蛋糕。

拥有这种“分散饮食”习惯的人们已经是第二代了，很多这个时代里长大的男子总是会以自己的喜好优先。单身的时候，下班后便从路上经过的便利店买便当回家吃；结婚后，即便知道妻子会在家里做好饭菜，还是会习惯性地去超市逛一圈，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毫不犹豫地买回家。而看着这一幕，妻子也绝不会说什么。

也有人会想，在这种饮食现状下，“美食热潮”又是如何存在呢？岩村小姐对此也发表了她个人的讽刺性看法。

有的主妇表示家人都是美食家，对味道很挑剔。而她所说的美食，不过是超市里卖的某种烤肉酱，所谓的挑剔也不过是对品牌比较执着而已。作为调查者，岩村小姐比起调查对象的“言语”，更注重他们的“实际行动”。而

这其中所产生的“落差”，便是她的研究内容。

传统饮食习惯的崩溃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最明显的便是正月里那些夸张的料理。“现代主妇”对正月不感兴趣，年节料理大多会由夫妻中一方的母亲来完成，而他们只要作为“客人”回一趟家就好。即便如此有的人也会因为嫌麻烦而不回家，更不要说作为媳妇去给婆婆帮忙了。如果父母那一辈不做年节料理的话，他们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去做。到最后，年节料理也就变成了从百货店地下食品专柜买来的装饰品。

岩村小姐把这种变化称作“崩毁的饮食”。从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这种“崩毁的饮食”从战败后，也就是新人类的父辈那一代便已经产生了。

战后的日本认为传统餐桌上的东西既难吃又没有营养，历史上曾有过舍弃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新生活运动中曾倡导过，每天吃一次“油炸料理”，试图通过使用食用油来提高营养。生于这个年代的女孩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成为了家庭主妇，她们这些主妇常做的料理前三名便是：咖喱、炒蔬菜和汉堡。吃着这些长大的女孩到了2000年成为了新一代主妇，这时候餐桌上出现的便是便利店里买来的家常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饮食的崩坏”

和“传统的断绝”早在战败后的那一代便已经开始了。

说起来我记忆里的“母亲的味”也是一样的。我们三兄弟长个子的时候，经常会吃浓郁芝士沙拉酱拌的大份蔬菜沙拉，还有我最喜欢的蛋包饭，其实这些都是母亲在孩提时代从未吃过的东西。

母亲生长在北陆地区的城市里，根本不可能吃到这些，正是因为这样，母亲才想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她自己吃不到的东西。

原来如此……话说回来，母亲又是在哪里学做这些菜的呢？

母亲曾上过的基督教会举办的料理教室、杂志上刊登的料理报道，还有后来出现的料理节目，这些大概都是母亲那一辈人的信息源吧。这么看来从很久以前开始，媒体就代替了家庭，承担起饮食文化的传承工作。

男人们总是会怀念“妈妈的味”，但这些不过是根基很浅的“幻想”而已，一想到这个我就不知为何很想笑。

如果我自己成了母亲呢？我又会作出怎样的“母亲的味”呢？这么自问自答，自己又想笑了。

我在家里从不会帮母亲做菜。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认

为比起帮忙做家务，准备考试更重要。在我这一代自家饮食文化的传承被断绝了，相对的，我离开家在京都度过学生时代的时候才算是真正开始学做菜。而这些也是在京都人所说的“老头子才去的”居酒屋的柜台上学会的。

“老婆婆，这个要怎么做啊？”

这些和酒鬼打交道学来的东西，便是我做出来的味道了。如果我自己有孩子的话，他/她会把这个当作“母亲的味道”么？

这还真不能拿来当作旁人的事嘲笑啊！



01

蓦然忆起



好奇心

我是个好奇心极重的孩子。

在昭和30年（1955年）的暑假课题研究时，我想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

在家门口的路上事先摆上零钱，自己偷偷躲在阴影里，看看路过的人里会有几个注意到，然后又会有多少人去捡起来……

课题的关键就在于到底放多少钱了。铝制的一日元放在沥青马路上很不显眼，即使人们看到了大多也会选择无视。但放十日元的话，如果捡的人多了就必须得补充，对于孩子的实验来说投资太高。所以最后的决定是放五日元。

夏季温度高，即便站着不动汗水也流个不停，所以站了两三个小时我就撤退了。而注意到那些零钱的人很少，捡的人更是只有一两个。最后的收获，无非是知道住宅区的路上少有行人路过，而且少有人会低着头看路这两件事而已。

嗯？你问我这种发现有什么作用？

那自然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

不过是图好玩，想要知道人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才做了这一场实验。换个思路来想，如果把五日元换成十日元、一百日元呢？又或者换一个实验的地方，把钱放到繁华地带，或是学校走廊又会如何？是不是即便注意到了这些钱，有很多人也会因为周围人的存在而不去捡呢？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做法被称为定点观测，是今和次郎思考出来的一种考现学的手法。1888年出生于青森的他曾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对于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城市风俗很是感叹。1925年的时候，他对银座街道风俗进行了定点观测，并在《妇人公论》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他对走在银座街道上的绅士淑女进行分类，统计了他们和服和洋装、日式发型和西式发型的比例。

结果西式发型比例为42%、日式为31%，折中的则为

27%。男子几乎全都是西式发型，而女子几乎没有短发，日式发型的比例更高。那是因为首先受到文明开化影响的是男子，相对的，他们对那些短发穿洋装的女子可能会很不习惯吧。看到这里，我们的眼前仿佛能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穿着西装的男子身后，一个穿着和服梳着发髻的女子以三步为间距缓缓跟随。

知道了这样的结论又能如何呢？无论是这一年通过了男子普通选举法，还是日本投入到了中日战争之中，都和这个结论毫无关系。但是通过这个结论，我们却可以知道西化在男女之间造成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且比起服装，发型首先受到了影响。

最重要的是，这样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原来如此，竟然是这样，哦哦。”我们认可了这些结论，也对此表示讶异。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考现学诞生于日本，并不是来自国外的一种学问。和考古学那种收集瓷土的碎片，复原整体模型一样，考现学的目的也是如此。考现学通过把眼前毫无脉络的碎片进行整理拼接，然后浮现出“现代”这个时代的整体形象。所以取名的时候也仿造了考古学，因为没有相对应的法语，所以把考古学的“archeologie”拿来借用，产生了

“modernology”。

同一时期，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出版了《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朝日新闻社、1931年）。序文中如此写道：“绝不故意使用固有名词”，目录上也能够看到“时代的声音”、“田园新色彩”和“恋爱技术的消长”等词汇。对于那些认为民俗学就是和地方上的老人说故事的人来说，这本书也算新鲜。柳田对那些发生在自己面前的飞速变化：流行和风俗，感到分外有兴趣。所以本书的主人公不是事件也不是人，而是那些确确实实在发生着微小变化的景观和感觉。民俗学本来是将“不变”和“流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但是因为过于关注“不变”，所以渐渐地失去了“流行”这一学问要素。

我去京都求学的时候发现，那里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对此深感兴趣。他们都属于一个简称为“现风研”的现代风俗研究会。创立者大都很有名，例如桑原武夫、鹤见俊辅、多田道太郎等。

我之所以对社会学感兴趣，是因为对于活动着的、有生命的存在抱有极大的好奇心。那个时候的社会学尚属新兴领域，因为不知其真面目、万事皆有可能，所以我才满是兴趣的吧。

但实际上进一步研究之后就顿感失望，大学课程都是成批教学，社会学的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社会与个人”之间，好像也没有女性的生存之地。我失去了生存之地惶惶不可终日，而为我提供了舞台、港湾的便是“现风研”。

当时，法然院的上代主持桥本峰雄先生非常照顾我，现风研的集会也总是在法然院的寺院里举办。每次聚会都有很多人来，里面既有学者、本科生、研究生，也有设计师、销售人员、美容师、编辑，很是热闹。我们从不问来者的年龄或工作，大家谈论自由，气氛极佳。

现在想来，桑原先生、鹤见先生他们这些大学者虽然表面上也有法国文学、哲学之类的工作圈子，但是背地里应该对我们的集会很是欢喜，所以尽管忙碌，他们来得也很勤快。

而从这个集会里，诞生了熊谷真菜的《章鱼烧》（Libro poto、1993年）和永井良和的《社交舞与日本人》（晶文社、1991年）。大阪的名物章鱼烧诞生于何处，诞生机缘如何，又是怎样普及开来的？在男女不同席的日本社会，情侣互相拥抱共舞的社交舞却诞生于战前，并由此衍生了很多舞蹈俱乐部，后来却又渐渐消退，这又是为何？而最近，老人之间突然重新兴起社交舞的原因又是什么？

我们不禁要连问“为什么？”，世界上其实满是谜题。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它们，不当作无趣的问题好好研究的话，最终就会发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实。纵然答案并不重要，但只要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那也不错。学问终究不过是活着时的消遣，是一种让自己感到愉快的方式。如果有人能和自己一样横下一条心的话，共同分享这种乐趣也是美事。关西人来劲儿了，就会觉得更加有趣。

最近，国外传来一种门外汉式的文化研究，也叫做“Cultural Studies”。研究的内容多是一些“韩流电视剧的接受度研究”、“摇滚音乐的文化社会学”之类的题目，看了让人觉得很是无聊，这些在关西的研究者中，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做过了，毫无新意可言。

我至今都认为，立志于社会学的人所必备的条件便是“一在好奇心，二在敏捷机灵，没有第三第四，最后便是智力”。



01

蓦然忆起



记忆

时隔好几年重逢了小学时的朋友，聊天时我因为朋友不断地说着回忆里那些细微的小事和精彩的故事，而感到分外迷茫。

“喂，还记得吧？”朋友时不时地问上一句，每次我都拼命地在脑海里搜索着，可是怎么想都是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起来。

对于朋友重复提到的“学校后花园的那个花坛，那个角落……”，我也只能回以暧昧的微笑。

越听越觉得朋友的记忆是七彩的，十分生动，可说到我的回忆，就只能形容为千篇一律的灰色天空，毫无生气。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近期的记忆会越来越淡，

倒是以前的记忆会鲜明起来，可我却不是这样。或许只是因为我的记忆力比较差吧，但自己又觉得好像不只是因为这样。

我原来读过一本讲述受虐待儿童的书，书上曾提过这些受虐儿童大半都不会记得这些记忆。孩子们有一种天生的智慧，那就是通过封存过于痛苦的记忆从而活下来。我小时候没有被虐待过，但是只要想到自己的记忆是这么的苍白，就只能说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太过无聊了。多么可怜的我啊，真想抱抱小时候的自己。

从我开始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在争吵。母亲叹息于父亲的专横，总是对着我们倒苦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自己和哥哥躲在拉门后的阴影里，因为害怕听到父母的争吵，总是一直呆呆地站着不动。母亲身为长子儿媳，和祖母之间的关系却不好，父亲的姐妹们来家里时她也总和小姑们吵架。据说，从小在大家族里看着人际交往长大的孩子和那些在核心家庭长大的孩子抱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观。那个时候我很憎恨父亲的独裁，但是现在倒回去想想，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在没有理解者的大家庭里一定倍感孤独和压力吧，我对此深感凄恻。

看小时候的照片，我也从不觉得自己可爱，也许本身

就是那种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吧。就算是现在让我遇上小时候的我，大概也会觉得这个孩子毫不可爱吧。没有一张照片上的自己带着天真无邪的儿童笑容。父亲对我很是溺爱，而我也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点。每当父亲想要给我拍照片，我都会摆好姿势给他拍。

不过说起来，孩子看着不讨人喜欢并不是孩子本身的责任。

我是生活在围墙里、被家人过度保护着长大的，和附近的孩子团毫无关系。我没有那种邻居般的朋友，放学回家一扔书包就跑出去玩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仅有的几个朋友我也很少去她们家玩，即使去也只有在生日宴会这种情况下，而且还得是事先约好了才能去。我有兄弟，也会和他们一起模仿西部剧玩些游戏，但说到底也是在自家玩。因为很憧憬围墙外的世界，所以很喜欢爬上围墙偷窥邻居家的院子，但却没有勇气和智慧自己跑到围墙外面去。

因为对外面毫不了解，所以最后也是去了父亲选的初中、高中。当我提出想要考驾照的时候，父亲却说：“女孩子不用吃那种苦，只要坐在副驾驶座上就好。”自己也就认可了这种做法。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真是令人听得难以置信。父亲一直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吃苦、只要养在

温室里就好，为了表示反抗，我选择去外地的大学念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选择。之所以会这样，大概也是因为感觉到一直照以前那样生活的话，自己的人生就完了的缘故吧。最后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我的人生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像其他人一样经历辛苦，我自己以及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终于觉醒了。

我虽然“生长环境很差”，倒是长成了一个不错的人啊！——我时常会想要表扬自己。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对母亲说道：

“妈妈，我离开家之后，自己重新培养了自己哦！”

对于我的这句话，母亲的回答却令我语塞。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最终还是我的教育方法更好呢？”

不管是谁，终究赢不了名为“母亲”的存在。

“我小时候一定不讨人喜欢吧？”

“没有哦！千鹤子小时候很可爱哦！”小时候曾为我换过尿布的一名女性曾这么回答过。她住在我家，当时为开医院的我父亲做助手，那时的她也不过十几岁。在我三岁前，她便离开了。孩子是记不得三岁之前的事的，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她，但是她却记得我。对于曾给我换过尿布

的她，我怕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的吧。

母亲总是动不动就抱怨起小时候的我不好养，所以我也一直以为小时候的自己对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困扰的存在。人们对于小时候的记忆，比起自己来说，更多的情况下都是依靠周围人嘴里的“你小时候啊……”来拼凑而成的。回想自己的儿童时代，总是想不起什么快乐的回忆，大概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父母亲的记忆代替了自己真正的记忆吧。

但是那个人改变了我的记忆，她记得我已经遗忘的过去。失去父母后，她是少数还记得我孩提时代故事的人之一。

她是从中国战场上撤回来的，历经艰险活到了战争结束，她在我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下定决心去了东京，并在那里结婚成家。她有两个老实乖巧的女儿，和丈夫也彼此敬爱尊重，过着安定的生活。父亲长年和疾病奋斗，那时她经常会寄明信片过来，上面画着可爱的花纹，笔迹娟秀，看她的明信片仿佛在预告着季节更替。而我的工作就是在父亲的枕边为他念明信片。父亲去世后，为了向她对病中父亲所做的安慰致以谢意，我去拜访了住在东海地区的她，在那之前除了那些明信片，我完全不认识她。也是

那次拜访，我知道了她还记得孩提时代的我。

我重逢了那人记忆中的孩提时代的我，原本坚固的记忆仿佛也被融化了一般。

Norma M. Field的父亲是美军驻军，母亲则是日本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不是怪孩子》（大岛薰译、MISUZU书房、2006年），书里描绘出了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孙女的面容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而负责照顾她的则是祖母。孙女猜测祖母一定感到脸上无光，心里总是想着“怪孩子”之类的。长大后，她和即将死亡的祖母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奶奶，带着我这么一个怪孩子去看医生，一定很不乐意吧？”

“你可不是怪孩子，是我值得骄傲的孙女啊！”

祖母记忆中的自己不是什么“怪孩子”，这样的一句话对孙女来说大概是即将去世的祖母所赠予的最好的礼物了吧。

别人记忆中的我并不是我自己所知道的我，因为别人认可了那样的我，所以我自己应该也能认可我自己了。我想要珍惜这样记得我的人。



01

蓦然忆起



W坡道

金泽这个城市算是一个河成阶地，两条主干河流——犀川和浅野川将土地划分开来，形成了天然的自然要塞，而在两条河流中间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便是号称“加贺百万石”的金泽城。兼六园是这个城堡附设的庭院，属于当时的前田家。因为城市的中心部位于这片高地，所以想要去那里就得爬坡下坡，自然的走坡道的机会也就多了。

我的高中是县立公共学校，叫做二水高校。名字来源于“两条河流”，因为学校名气不响，更不是那种升学率极高的名门高校，所以我私下里常和朋友互相取笑说是“也就是二流高中嘛！”学校的前身曾是名为第一女高的女校，所以学校里的女性地位很高，人们常说“娶媳妇就

娶二水的毕业生”，因此学校的作风相对更为柔和。

虽说高中生活本该是“讴歌青春”的，但生活中也不可能只有快乐。

15岁左右的时候既不能算孩子，但也不算一个彻底的大人。因为看不清未来，也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虽然为了离开父母所在的家而想要继续读书，但是却觉得学习很无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虽然想要逃离父母管制的心情很强烈，却更加感受到了自己的薄弱无力。明明还不了解世事的样子，却因为读了太多的书而对人生感到倦怠、失望。有时会感到无处发泄的愤怒，恨不得投一颗炸弹让一切重来；有时又会被坐立不安的焦躁感所袭击。

这并不是什么特例，大概是所有十几岁的人都会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金泽这个城市就好像是过去的沉淀，很难产生变化。所有的一切都堆积在那里发酵，散发出腐败的臭气。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过一个“料理三角形”的概念，即所谓的煮物、烤物和发酵食品，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发酵食品，但说到底发酵和腐败不过是同一种现象的两面罢了。出身京都的朋友对“嗜好”的认知就是“适合老人”，我

也深感认同。腐朽的存在并不适合年轻人。

班级同学里少有父母是普通白领，大多是商人、工匠、医生和僧侣的孩子。我去朋友家玩的时候就听到了从老铺子深处传来的声音。我那个时代虽然面临少子化问题，但是大家已经清楚身为长子、长女就要继承家业，而且已经领悟到走上相应人生应需要的知识。

难道我就要在这个腐朽而无聊的城市里，过着和母亲一样的生活，然后像祖母那样老去吗？虽然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我很清楚自己讨厌什么。

我的高中在犀川西面的寺町台，家也在那里。新建的教育中心则在中心部的高地，也就是城堡附近。那里的图书馆很方便，而且当时冷空调很少见，但在那里却能享受到，所以当地高中生都习惯夏天的时候跑去那里复习。从高中去教育中心的路上有一段必经的坡道，那就是W坡道。

寺町街如其名，两旁满是各个宗派的寺庙，走出这条街经过一条较陡的斜坡来到犀川河畔就能看到一座通往兼六园的樱桥。春天的樱桥格外美丽，河边开满了樱花，在桥边竖立着一块宝生犀星的“杏之子”词碑，据说他的笔名便是来自这条河。这条陡坡上用石梯铺就了坡道，从侧

面看来就像是颠倒了的字母W，也由此被人们称为“W坡道”。这条坡道很窄，连车都开不过去，沿路被老樱花树所覆盖。

春夏秋冬，一年里我要走过多少次这条坡道呢？樱花盛开的时节，花瓣如雪花一般飘舞而落，花期将过时，我踢着厚厚铺盖的花瓣走在路上。等樱花凋落，绿色的叶子渐渐地代替了倒映在河面上的景色，夏天的蝉鸣令人烦躁。秋天的时候樱树的落叶掩埋了石阶，每次走过都发出“卡撒卡撒”的响声。到了冬季，从彻底落光叶子的树木缝隙里能够看到市区里被大雪覆盖的屋顶。

日光眩人时、微暗的黄昏之时、日落天黑之后，我都曾走过这条坡道。每次在香林坊这条繁华街后巷里的咖啡厅喝过咖啡之后，我都会经过这条坡道回到位于寺町台的家里。香林坊的后巷里有一座电影院，那里总会连续重播三部电影，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偷偷地躲在座位暗处偷看。因为这些影片是禁止高中生观看的，但也因此才能让人体会到触犯禁忌的乐趣。

稍微大了一点，每次偷偷喝酒后，我都会习惯性地跑到犀川边吹着河风醒酒，然后再经过这条坡道回到父母家。

每次听到“W坡道”这个名字，我都会感到难受。

因为走路的时候总是脸朝着下面，所以想得起来的风景总是楼梯、石阶、樱花叶子的阴影和用脚分开落叶时发出的声音。实际上因为这条坡道上的树荫极重，所以应该是看不太清地上样子的。冬天有时会停下脚步，透过无叶的树缝眺望城市的模样。金泽是个老城，大多数房子的屋顶都铺着瓦片，看过去十分美丽。金泽的瓦片一般都来自九谷烧，那里生产的屋顶瓦片都带着釉子，所以泛着光泽的黑色瓦片铺在屋顶上就像是波浪一样。一旦下雪屋顶就都被白雪覆盖，这场景对游客来说很美，可对于住户来说却是件糟糕的事。我之所以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像游客一样抱着观赏的角度，而是叹息，叹息着自己难道也要在这个城市这么生活下去吗？

江户时代越后地区的文人铃木牧之曾经写过一本《北越雪谱》，那里面描述了生活在北陆地区的人们整个冬天都在和雪战斗的故事。瓦片屋顶本身就很重，如果不把屋顶的积雪铲光的话，房子就会塌。有很多家庭因为积雪太重，拉门和隔扇都动不了了。在那瓦片屋顶下，每间屋子里都有人悄无声息地生活着。母亲先行辞世之后，父亲一个人生活在金泽。他每天都会关注天气预报，有时候如果

不铲雪的话甚至都出不了家门。我每次听到天气预报里说北陆地区有雪的时候，都会心痛连铲子都拿不动的父亲该怎么生活。父亲去世之后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以后不用再因为听了北陆地区的天气预报而心痛不已了。

有些人知道我的故乡是金泽之后，总会说：“金泽是个不错的城市啊！”“是啊，挺适合旅游的。”我总是这么回答。我现在还认为，如果作为一个游客的话，的确会想去金泽。

说实在的，我并不讨厌历经世间沧桑沉淀而来的古老城市，这要比那种新兴的郊外住宅区好得多。不为任何家庭所牵绊的我会有时会突然打开日本地图，思考着该住在哪里比较好？松江、松本、松山、仙台……选来选去都是历史悠久的城镇。不知道为什么，选中的城市大多带着一个“松”字，至于金泽？如果没有父母的话，大概也会是选择之一吧。

这条坡道的记忆实在太多，一个人走过，也和别人一起走过；因为被人突然拍了一把肩头而吓得小跑逃开；也曾和单恋的学长并肩走过，为了不被对方察觉到自己的心思，而低头走在繁茂树叶下。

记忆和地点、风景串联在了一起，鲜明地印刻在身

体里，W坡道对我来说就是这么重要。也许我不记得当时谁和我并肩走过，但是却深深地记得那浓浓的樱花树阴影、落叶发酵的味道、刺痛脸颊的寒冬冷风，还有那时的心情。

我是个孤独的人，十岁的我也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虽然不是没有朋友，但朋友也不多，我自己也不觉得需要那么多朋友。虽然现在我因为人际关系好而方便了很多，但我也并不喜欢始终被很多人包围着。我不太喜欢出席派对，如果和人一起吃饭最好是不超过5个人。到现在我也不讨厌一个人呆着，更不认为这是一种痛苦。

我曾经读过神经科医生斋藤学的一本书，书里对于病人询问的“找不着朋友”这一话题，作者如此答复：

“你一个人生活的能力很强！……不要认为一个人呆着是坏事。”（《家庭矛盾——沉溺·家庭问题 隐藏与表症下的真实》中央法规、2007年）

对此，斋藤先生是这么说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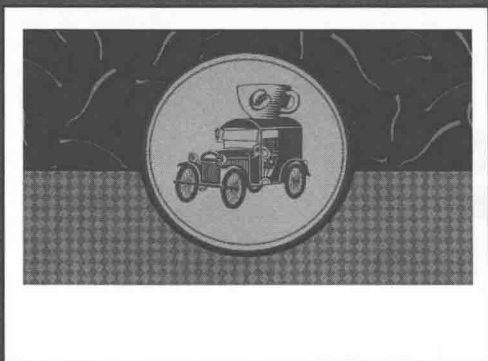
“擅长和人相处、热衷于集体行动的人在较浅的层次就能表现自己，所以不会去考虑‘想要表现’这种问题……作为‘表现’的代价就是必须付出孤独这一情绪。不孤独的人看着好像很快乐，但不过是普通人而已。只有

品尝着孤独的人才能有所创造。”

也许有的“孤独灵魂”同样不会创造，何况并非只有创造才算有价值。就像这位神经科医生所说的那样，将这种说法当作暂时的安慰就好。但是事实上，为了创造出作品，的确是需要在自己的内心沉淀自己的经历、使之发酵，思绪需要一定的“积存”。而这些是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孤独的工作。

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也能体会这种感觉。怀中抱着心心念念的种子，静静地等待，随着时间的堆积渐渐发酵成长。或许生出来的结果并不像我，但那终究是我所孕育产生的作品。

回忆之所以美丽，或许就是因为那是终将腐朽的存在吧。



02

喜 好



02

喜

好



声音

我最近常听一些女子声乐的CD。

我很喜欢朋友介绍的意大利歌手费丽帕·齐奥达诺（Filippa Giordano），后来还听了一些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的CD，现在比较迷泰端莎（Teresa Salgueiro）。对于会喜欢上听声乐，尤其是女子声乐这件事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

Filippa Giordano被称为西西里歌姬，兼备优美的嗓音和美丽的容貌，出身于音乐世家，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看着她，你总会感叹原来上天也会特别赐予某人更多的天赋。她可以轻松地唱出三个八度，听过歌剧里女高音的唱段之后，她很快便能唱出来。她能用流行音乐的唱法唱出

歌剧，唱功着实令人惊叹。说到歌剧，自然都是指那种不会发出颤音的女高音，但是我很喜欢声乐那种不强制礼仪的特点。

莎拉·布莱曼也属于歌剧型歌手，但她也很擅长民谣和流行音乐。她既能用美声唱法流畅地唱出女高音唱段，也能用宛如妖精般的歌声吟诵出英格兰的古老民谣。她的唱功十分厉害，从少女的柔弱到“蔷薇骑士”的元帅夫人的悲哀，她的声音表达出了所有的一切。

Teresa Salgueiro擅长唱命运歌（葡萄牙的一种民歌），五木宽之先生认为这种葡萄牙的民谣歌曲算是“最接近日本演歌”的存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己喜好的流行音乐，命运歌不如尚松（一种叙事曲）洒脱，不如意大利民谣朗朗上口，也不需要勃鲁斯那般的音量。命运歌更适合上了点年纪的女子在昏暗如同洞穴般的酒吧里慢慢吟唱。**Salgueiro**的唱法属于美声，但是唱到高音部的时候声音却显得模糊不清，即便歌词是在恭维，她的声音听起来也如泣如诉般带着一股悲鸣的味道。在她的唱片里有一段是和世纪男高音歌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合唱的，胡里奥的嗓音富有张力却显得圆润，但两人的配合却不太好，令人宛如在听一段糟糕的笑话。

听声乐，尤其是女子声乐的话，作为听众也得有一定的体力和气魄。和听器乐曲不同，声乐共鸣的感觉实在太过强烈。如果体力和气魄不足的话绝对听不下去，因为那种音乐拥有直击人们灵魂的力量。

就像倒磁带一样，能够听声乐，就是把不能听声乐的过程反转了一下。

以前，我不习惯听管弦乐，因为它的音量过高，而且我忍受不了这种音乐的强制性。如果是影像的话，只要闭上眼就可以看不见，但是声音的话即便再不愿意也会跑进耳朵里。我现在也不适应那种全管弦乐的乐曲，因为觉得是被强制着去忍耐听下去。

我喜欢听室内乐，那种以弦乐器为主的小乐团就很好。四重奏也好五重奏也好，中提琴也罢大提琴也罢，只要是低音域的乐器我都喜欢。偶尔一些技巧极高的室内乐团会将满是不和谐音的现代音乐当作演奏曲目，每次听到我都会很难过。音乐本该是“声音令人愉快”的存在，这么一来却变成了“声音令人愁苦”了。我始终认为，他们那高超的演奏技艺并不是为了那种现代音乐而存在的。在我看来，现代音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里。

在乐器中第一个没落的便是管乐器，因为这种乐器发

出的声音最为接近人类的声音，吹奏时的呼吸声和换气声最令人不适。接下来是弦乐器，我最受不了的便是小提琴高音部分、那种宛如人在抽泣时发出的声音。最后剩下的便是钢琴和羽管键琴了，钢琴那种干脆利落的声音和羽管键琴的多重金属质感的声音倒还可以接受。有一段时间，我只听格伦·顾尔德弹奏的巴赫钢琴曲和右斯塔夫·莱昂哈特（Gustav Leonhardt）弹奏的巴赫羽管键琴乐曲。说来，我那时也只听过这些。当时的我认为，世上只要有顾尔德和莱昂哈特（Leonhardt）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其他的演奏家。甚至还会觉得，为什么其他演奏家在听了这两个人的演奏之后还没有因为嫉妒而放弃演奏呢？

声乐，倒是另一种说法了。

我一整天忙于和人打交道，到了深夜才能下班回家，到了家里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更不要说看电视了。我也讨厌别人的声音不受阻挡地进到耳朵里，更别提CD那种吵闹的声音，简直让我觉得神经被狠狠地折磨了一番。有些电话我事先并不知情就这么打了进来，这也令我感到厌烦，所以后来我再也不把家里的电话告诉别人了。我一直不喜欢用手机，但是在父亲病重的时候不得不去买了一部。所以直到现在，一旦手机响了，我就觉得会有什么不吉利

的事情发生。如果接了电话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反倒会更加不高兴。但这些并不是对方的错，所以一般我都不开机。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手机也就等于没用了。

没有声音，寂静的，只属于一个人的孤单便是我最好的伴侣。

这样的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喜欢上了女子声乐。

弦乐器第一个被我重新喜欢上了，马友友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成了我疲惫午后的好友。我本身就很喜欢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之前也听过不少演奏家的作品，来自中国的马友友却如横空出世的流星一般出现在了我的眼中。与德国的亨利克·谢林那略显沉重色调的演奏相比，马友友的音乐更加优美，对耳朵对心灵都是一种洗涤。我后来知道，马友友为NHK的“丝绸之路”的续篇创作并演奏了主题曲。而且他率领丝绸之路沿路的各地演奏家，用他们各自的传统乐器和民族音乐融合出了一部绝妙的作品。马友友已经走到了欧洲音乐的正统世界，但他从心底热爱着音乐，愿意和朋友们一起愉快地演奏出“属于他们的音乐”。这令我不得不感慨，原来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我在德国朋友家听了Michara Petri的竖笛乐曲，出人意

料地，我又喜欢上了管乐器。所以到现在，Michara名字的发音在我脑海里都是德国式的。

Petri出身于挪威，作为音乐世家的小女儿被家人呵护着长大。明明拥有着极高的演奏技巧，但是因为她总是轻松地演奏各种难曲，所以人们经常会忽视这一点。从那透明清亮的音色中，我可以感受到她良好的生长环境以及纯洁的为人。

爵士钢琴家凯斯·杰瑞竟用羽管键琴为Petri伴奏过，对此我感到很是惊讶。他用慈父般的眼光注视着热情奔放的爱女，坚持作她的助手，把Petri介绍给我的德国朋友曾经说过：

“听听看吧，他们之间存在着爱。”

的确，在听双人组合的时候，我习惯性地会去注意伴奏者的演奏，如果伴奏者想要表现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演奏不好听。不管是歌曲还是演剧，并不是只有主角才是重要的，有时候比起主角，对配角的要求会更高。凯斯演绎出了最适当的“配角”本色，如果没有“爱”的话，这是决计办不到的。

在管乐器中，比起长笛，木制的竖笛音色更加温暖，也更接近人类发出的声音。

而声音，也终究再度被我接受了。

大概声音是最接近人格的存在，我开始把他人的声音当作音乐来倾听，心中仿佛荡漾起了涨潮般的奏鸣曲。

声音的终极便是呼吸。我喜欢听的歌手都是外国人，这一点并不是偶然。正因为不懂得他们的语言，所以声音才能不带有任何含义，我喜欢这样听音乐。如果自己懂这门语言的话，比起声音先传递过来的会是歌词的含义，这样一来就会觉得厌烦而听不下去。听音乐的时候我不需要知道歌词的含义。我对语言的态度比较偏激，所以如果连音乐的声音都带有含义的话，就实在太过沉重了。

呼唤、喊叫、细语、叹息，然后是呼吸。生物生存最基本的便是声音，而声音便会成为艺术。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一想到自己竟然忘记了这种喜悦，吃惊之情便涌上心头。



02

喜

好



夕阳

星星王子喜欢看夕阳。

王子居住在小行星B612，因为星球实在太小，所以太阳很快就会落下。想要再看到落日时，只要挪动椅子就好。

王子有一天看了44次夕阳。

大概是因为王子很悲伤吧？

人为什么在悲伤的时候都会想要去看夕阳呢？

日落、斜阳、落辉……每一个用来形容夕阳的词语都很悲伤。

我一直梦想着能住在看得见夕阳的地方。

而且最好不是山地，而是海边。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梦：每天看着夕阳落入海平线的美景，静静生活。上了年

纪退休之后，在面西的海边买上一块地，造好属于自己的房子，每天奢侈地看着落日，这样的生活该是多么的满足……我一直这么奢望着。

有一部电影叫《八月的鲸鱼》，当时已经70多岁的贝蒂·戴维斯和90多岁的莉莲·戴安娜·吉什两位女星扮演了一对关系不好的姐妹。这对老姐妹住在美国缅因州的海岸边，这里的户外活动很有名，景观地也很多，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退休后都会选择住在这里。向来任性自我的姐姐和照顾着她的妹妹，以及突然闯进她们生活的、来自俄罗斯的流亡贵族——一个怪异的老绅士……故事围绕着这三个人展开了。这对姐妹在8月的一天，忽然如少女般欢呼着：“看，是鲸鱼！鲸鱼今年也来了呢！”这预示着两人的和好，也是整部电影的高潮。电影的名字也来源于此。

后来，“孤身一人”的我喜欢和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说：“老了以后，我们也要像《八月的鲸鱼》那样啊！”，这仿佛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当然，我们从不会去提到底是谁服侍谁。

海岸边荒凉的岩石、冰冷的北国之海、鲸鱼经过的大洋、一望无际的宽广海平面……这里的环境堪称理想，要说唯一的缺点那便是看不见夕阳吧。缅因州因为面朝东

方，所以只能看得见朝阳。但是对于起床比较晚的我来说，看得见旭日这一点不会令我感到快乐。因为太阳升起来之后，我就必须起床了。

而且，关键在于旭日和夕阳是完全不同的。把胶卷倒回去观看，就能发现两者的不同。旭日散发着明亮的光辉闪耀在东方的天际，然后不断地驱散黑暗，而夕阳则是摇晃未决，两者的风情完全不同。

住在京都的时候，每天我都能从位于公寓顶层的家里欣赏到夕阳沉没西山的景象。朝西的房间很热，但即便如此我还是选择了西面有窗的屋子居住，每天只有在夕阳隐没于山阴之时，我才会停下手上的工作静静眺望。但是落入山头的夕阳和落入水平线、地平线的夕阳还是不一样。即便落入山头，太阳还是很高地悬挂在天上……我感到可惜而焦急，如果我是星星王子的话，一定会不断地爬上通往屋顶的台阶，再看一次夕阳的吧……

我看到过最华丽的夕阳之景是在印度的孟买。我的朋友住在高层公寓，我在她家的阳台上注视着夕阳燃烧着光辉，缓缓沉落进印度洋，那光辉将周围的一切染成了金色。我甚至觉得夕阳就这么沉进海里的话，是不是会让海水瞬间沸腾呢？虽然我在西班牙西部和巴黎海边都看到过

夕阳沉入水平线时的景色，但是孟买的日落却最为华丽。我的印度朋友住在有钱人才住得起的高层住宅，当我将视线从那华丽的夕阳移到阳台下时，看到的却是脚有残疾的乞丐坐在膝行车上乞讨的情景。那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我和理想的夕阳相逢，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临水地区很多，而且纬度也较高，所以观赏夕阳西沉的时间也比较长。站在面向大海的观赏地点，手上拿着罐装啤酒，沐浴着凉爽的海风，静静地等待夕阳沉下。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装饰……这一刻的我是最幸福的。

温哥华的北部有一个叫做“WEST温哥华”的郊外住宅区，从闹市开车大概需要40分钟。因为必须开过唯一的一座桥才能前往市区，所以对于那些上班的人来说每天早晚的高峰想来很是痛苦。但是这里的自然景观实在是太过丰富、令人赞叹不已，所以温哥华的文化人士都对这里垂涎三尺。就在这个“WEST温哥华”面海的斜坡上，住着一位陶艺家。宛如冲进海里的这片斜坡上散落着好几户人家，因为土地宽广所以不会影响到彼此的视线，每家每户都能看到海景和夕阳落海的绝景。傍晚时分天色还比较明亮，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看得见大海的小餐厅里吃晚餐，

边聊边吃，直到周围一片昏暗，虽然简单，但是眺望到的景观实在太过美丽。

“真羡慕你家的生活啊！”我这么对她说道，一时间真的考虑过在温哥华安家。

温哥华的景观虽然不错，但还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朝大海。西侧的海上有一座温哥华大岛，阻挡了海浪和海风的到来。从陆地到温哥华岛需要乘坐3小时的油轮，在这过程中会经过大大小小的岛屿，里面也有无人岛。海峡里侧就像内海一样风平浪静，宛如一片大湖。因为从墨西哥会有暖流流经这里，所以冬天也不冷。位于温哥华岛南端的维克多利亞街和温哥华市并列，因为其温暖的气候，是加拿大老人在退休后最想居住的地区前三名。

对于有钱人来说拥有这么一座岛可以说是他们的梦想，因为轮渡不会停靠在这样的岛上，所以只能自备船或小型飞机，又或者使用出租飞机。我从延伸到家里的海岸上捡贻贝的时候受到了森的邀请，请我去其中的一座小岛“玩玩”，但最后还是没去成。因为出租飞机的往返费用实在是太贵了。

内海的平缓对老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我却更喜欢外海。温哥华岛呈现南北细长状，越过岛屿中心部分的狭窄

分水岭之后，气候风土一下子就改变了。东侧是翠绿欲滴的森林，西侧却是荒凉的沙滩。从太平洋上刮来的西风还带来了波浪，使得树木弯曲折倒，漂浮而来的树木和倒下的树滚落到了没有人烟的沙滩上。

为什么看到这片场景，我会觉得心灵仿佛被洗礼了一番呢？比起亲近人类的自然，我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比较喜欢拒绝人类的自然。自然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的周围随时都能找到，不论我是否存在都会一直在那里。我可以和它短时间地共处，却不能一直呆在自然中。自然有时会随性地允许我进入其中，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能够接触到它丰富的内涵和严格的标准。这是我在户外运动生活中学到了这些。大概是因为过于人性化地选择了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这时才起了逆反心理吧？

最让我无法忘怀的夕阳是在爱尔兰的北端，一个叫 Donegal 的乡村小镇的海边别墅里。沿着大西洋一侧的海岸耸立着岩壁，不断地从海上吹来西风，拍来浪花。那里没有树木，只有生长着茂盛欧石楠的沼泽，几头羊迎着吹来的海风立在那里。这里的土地十分贫瘠，羊比人还多，中午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满脸通红的男人喷着酒气走过。这里除了孩子和老人之外，很少能看到正值青壮年的男女。因

为村镇实在太过贫穷，他们只能越过海岸到对岸的美国打工才能生存下来。大概这里的人得一清早就喝威士忌这样烈性的酒，才能打起精神干活吧。

我在这个小镇上专注于翻译的工作，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后就会趁着傍晚天还亮，出去散个步。站到海岸边的岩壁上，沐浴着海上吹来的猎猎海风，俯瞰着海面上的海鸟。那些海鸟似乎被海风所操纵，时上时下地飞着。不得不感叹，尽管如此它们也从不会撞上悬崖。我站在这里慢慢地欣赏夕阳落入大西洋海平面的那一幕。

我目睹最后的余晖静静地沉入水平线的那一端，然后靠着剩余的微微光亮走回家，用烧着泥炭的暖炉取暖，冰凉的身体缓过劲儿来后，便开始准备晚餐。

每次一提到爱尔兰，那每日观赏的夕阳场景都会鲜明地被唤醒。那美丽甚至让我觉得在那里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为了那一瞬间而存在的。

这么细细一算，我还真是积攒了不少有关夕阳美景的记忆。

夕阳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容独占，但可以尽情地和他一起分享。想要眺望夕阳，只需要你放慢脚步、放下手上的工作，静下心就好……



02

喜

好



车

一个男性朋友曾经对我说过：“我老婆一握方向盘就不肯放手了，真是喜欢开车啊！”，还补充说他妻子和我一样体格虽小，但却喜欢开大型车，问我是不是这样比较开心。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多么像是一个“女性”该有的样子啊！

我小时候父亲考了驾照，看着坐在驾驶席上开车的父亲，我紧张得身体发僵。虽然是孩子，但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

父亲说过：“这么辛苦的工作就交给男人吧！”我也

认可这种想法。

父亲让还在上学的哥哥去考了驾照，后来弟弟也考了出来。只有我不用，在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对“副驾驶席上的女性”这个定位有过任何疑问。

我出生于30年代，第一次长期居住美国的时候因为没有合适的代步工具而很是困扰。芝加哥是一个汽车社会，没有车的话就没法自由行动。开往闹市的巴士和电车上尽是小偷和强奸犯。朋友告诫我不要坐空车，还要坐到司机看得见的位子上。

我给驾校打了电话，一个看上去很老实的大叔开着车到了我住的公寓下面。在美国没有训练专用的教程和地方，从一开始就是直接上公路开车训练。虽说教练坐的地方也有刹车，但是让一个门外汉去握方向盘开车，实在是让人害怕。现在想来，那些学车的人都让人同情不已。

但真当自己一开起车来，就会发现原来开车也就这么回事儿。开车实在是简单，没想到那些坐在驾驶席上的人原来竟这么轻松。女人就应该坐在副驾驶席上，这到底是哪里的谁规定的啊？

沿着密歇根湖畔北上，来一场沿湖兜风，即使开的车不过是二手的破旧汽车那也依旧令人感到开心。我总能追

上开在前头的汽车，然后不知不觉中自己就成了跑在最前面的那辆车了。美国朋友们送了我一个“神风驾驶”的称号，其实其他的车都是让着我的。后来仔细想想，如果其他驾驶员也和我一样是新手的话……我顿时冒起了冷汗。

我喜欢车。只要一些简单的操作就能启动引擎，伴随那“轰轰”声，车子一下子加速起来的感觉真的很不错。我也喜欢入弯时的转弯技术，即便是坐在驾驶席上因为过大的仪表盘而看不清前方，车子依旧会按照我的指示运转。所以我很能理解朋友妻子的心情。

有很多男人都喜欢车子，他们有时把车子当作女性的象征，开车的感觉好像是驾驶着马匹。但对女性来说，实际上不需要这么性感的比喻，开车本身就很愉快。尤其是从副驾驶席转到驾驶席，这种感觉就更加深刻。

但是我不是那种迷恋车子的类型，所以不会像恨不得去舔那般地去摩挲车子，也不会把车子擦到干净得可以照出人脸的地步。每次换车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最不容易脏的车子”，也就是银灰色的车子，作为车主来说我相当的懒散。

车子是移动手段之一，有实际用途，操作便利而且也比较安全，最值得信赖。

仔细想想，我开车也跑了不少地方。

在美国的时候，我横穿过美洲大陆，也纵贯过这片土地。横穿的起点是西雅图，终点则是纽约，纵贯则是从芝加哥出发最终抵达了新奥尔良。我想两条线路都走过的人应该不多吧。

我还曾以德国为中心走遍了欧洲，从波恩到柏林，然后是布拉格，经过西班牙之后最终抵达的是葡萄牙。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还取消了机票，花了两天时间从阿得雷德开车到了墨尔本，大约开了1000公里。

我开始对速度中毒了，想要体会那种凭借肉体所无法自然达到的速度感。用超过人类极限的速度奔走，情绪也会十分高涨。当时速超过100公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疾奔感，超过120公里时车体会开始不稳定。当突破140公里时视野会变得十分狭窄，最终超过160公里的时候，任何一个小小的方向盘操作失误或是撞上路上的障碍物，整辆车都会被弹飞，一旦那样就救不回来了。这种紧张感会让我清醒过来，在美国的时候，道路都像是地图上用标尺画出来的一般十分笔直，开着开着就会犯困，这时我都会提升速度。任何一瞬都可能夺人性命，这种紧张感可是犯困的最好疗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走常理的车手。

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没有速度限制，所有的弯道也都经过计算，即使不减速也能成功转弯。开到距离300公里的地方只需2小时，十分畅快。虽然我对于小气的德国人竟然如此不珍惜油费感到十分诧异，但德国人却告诉我说，他们“不是对钱小气，而是珍惜时间”。是不是真的呢？那些宣扬环保节能的绿色党派虽然时不时地会提议对高速公路进行限速，但是赞成的人很少。据说，是因为“即便是绿色党派的人实际上也是想要跑出速度来的”。

但是，这种超出人类身体感官的速度在身心较弱的时候是忍受不了的。十分疲劳地坐上新干线的话，那种车窗外场景飞速消失的样子会引起呕吐感。虽然也会觉得这是因为在非自然环境下才造成的，但是只要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就一定忘不了。

我和被称为“东大的YON”的政治学者姜尚中聊过天，意外地因为车子的话题而谈得十分尽兴。一问，原来他也是一个速度狂。我们彼此看了一眼，感叹着大家压力都很大啊。

车子好像有一种魔力，在68岁的时候佐野洋子女士被医生告知，因为癌症最多只能再活2年。回家的路上她跑到了汽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美洲豹，并把这件事写进了随

笔。（《无用的日子》朝日新闻出版、2008年）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我有个朋友经常说：“死之前想坐一次保时捷，做自己想做的事还需要顾忌谁吗？至少让我买一辆自己想买的车吧……”后来，他因为癌症去世了。只要他想，这个梦想就可以实现，可是在他迎来60岁生日之前却没能实现这么一个小小的梦想便死去了。每次追悼他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真的很傻……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连石油都买不到了，看着变成笨重垃圾的车子，我大概会想起自己“也曾有过那样的时代”吧。



02

喜

好



书架

我讨厌别人看我的书架，因为那样会让我觉得别人是在偷窥我的头脑。相反的，我很喜欢看别人的书架，即便那会让人觉得我的兴趣很糟糕。

人类99%的大脑都是借由他人的言词和想法构成的，余下的少数才是自创。那么你所读的书，就会显示出大脑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不光是如此，一个人的特殊癖好和嗜好外部发现不了，但都能通过书架搜寻出来。书架就是一个人大脑内在的存储目录。

我把书分成三个部分存放，工作的研究室、东京的家里以及位于山里的工作地点。经常会有记者采访的时候想

要“看书架”，我一般只会让他们看研究室的那些藏书。这些都是对公职业生活中所需要的材料，所以即使被看到我也不在乎。自家的那些书就是不能给人看到，也不想给人看到的了。看到我的书架之后，有的人吃惊于诗歌类的书籍比预想的要多很多。但这类书我都放在了家里，还有一些暗地里的材料型书籍也一样。

内泽句子作为插话作家，工作相对有趣一些。在创作《老师的书斋——插话纪实、有<书>的工作场所》（幻戏书房、2006年）的时候来采访过我的研究室。我在上野的研究室里堆满了书，房间两侧的书甚至堆到了天花板，而且还是从里到外的三层，所以实际的数量是看得见的三倍。

内泽女士吃惊地问我：“老师您读过这么多书吗？”，书就是研究者赖以生存的道具，有这么多也是正常的，不值得骄傲。而且到底有没有都读过，那就是我的“商业机密”了。

跟这个比起来，我更骄傲的是这些书我都是按照作者姓名的五十音图顺序分类的，和一般的日语图书分类常用的10进法、内容分类和开本分类都不一样。所以在找鹤见和子的书时，只要在标示为“つ”（鹤见的首字母日语标

法)的那一堆书里找,就能“挖”出来。

我是在纽约闹市的一家老书店里学会这种分类法的,那家书店是斯特兰德开的,叫做“八英里的书架”。墙上的书架里堆满了书,书架长度跨越层次总计约有8英里,即12.8千米长(2008年把多家店铺合并计算得出的数据达到18英里)。这些书的摆放也彻底按照作者的罗马字拼音来分类。我感叹于这做法十分新奇,借用了这一想法。在那之前每次尝试整理书架的时候,总觉得这么做也不对那么做也不好,这么一来总算是有合适的办法了。

这方法的效果真的不错。

首先再也不会书“滞销”了。我经常记得有些书自己的确有,但是却记不得放到了哪里,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的情况想来大家都曾发生过。仅仅为了引用书里的一段文字,却找得眼睛通红都没能找到,最后只得再去买一本。所以有时整理书架的时候就会发现,同样的书会有两本或三本。

“滞销”这个词按照字面翻译就是“死藏”。图书馆堪称书的仓库,但却不是“死藏”的所在。如果没有人去阅读的话,书就和死的没什么两样。自从我采用斯特兰德式方法之后,想要用书就都能找得到。也就是说书的“死

藏”比例减少了。而且也不会因为忘记库存里有，而再去订购一本。

这种分类法的另一个效果就是无论是谁都能任意使用。我的研究室也开放给学生，所以如果有人问起“能借看一下Enloe的书吗？”，只要找到相关的书架就一定能翻出书来。即便没有目录，学生也能从我的书架上找到需要的书籍。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上野研究室里借书。只要知道作者的名字，比起在图书馆寻找，对他们来说专业用书在上野研究室找会更快更方便。

但是要想维持这个做法，需要花费不少的成本。从书架上拿出来书必须放回原位。这个工作意外的麻烦。每次为了一个新的课题抽出来不少的书，课题结束之后要把这一堆书放回原处的话得费不少功夫。所以研究室会以“找人帮忙”为名义，雇佣一些打工的学生来帮忙。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种分类方法根本维持不下去。

但是，还有一个麻烦的事，那就是记不住作者名字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合著的书籍，要想找到自己记得的作者名字就得先记得其他作者的名字，这个十分困难。有时我甚至记得书籍的包装和开本，但就是想不起来书名和作者名。这大概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吧。

而且在看主题分类的书架时，找书的乐趣减少了，因为这种分法让我很少能同时找到其他的相关书籍。平淡地按照五十音图来分类，要说找书的意外乐趣，大概也就是在查字典的时候发现旁边的单词超出了自己的预想吧。

书架是个性化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哪本书放在哪里是只有书架主人才知道的事。而且因为书架主人的大脑很快就会满荷，所以有时连他自己都记不住。不光是大脑容量，书架的空间很快也会用完，然后书就会被堆到地上，乱成一团，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内泽女士过去的采访中，就画出过这样的光景，对此我也露出了会意的微笑。因为她能够把看到的样子如实地用插画再现出来，这种才能非常的惊人。虽然这样的场景表现出了主人的爱书程度，但是想来这样的环境一定很不方便吧。也许我的房间也是这个样子，但是相比较起来还是这种分类法比较好啊，因此也稍稍地安心了一点。

内泽女士在采访过我极有效率的上野研究所书架后，在她的书里这么写道。

“我对于上野女士的书架里蕴含了这么大量的信息感到十分惊讶，但她却笑着说道：‘让别人看了书架的话就会暴露出自己的性格，所以自家的书架是肯定不给人看

的。我在家是另外一个人，哈哈！’我反而更加吃惊了。因为一瞬间被她的样子所迷惑，所以没能顺利问出下一个问题。”（前篇）

对啊。完全没有效率的藏书摆放我是绝对不会给别人看的……

在网上买书时，亚马逊网店里只要订了一本书，它会显示出“买了这本书的读者还买了以下书籍”这样的提示。不仅如此，还会出现“您过去还买过这些书”这样的数据。

虽然看起来很方便，但我一瞬间被惊到了。

这么一来，自己脑海里的运转轨迹就会被记录下来，然后供人解读吗？

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

我在京都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生生涯，那时有一家常去的书店。书店叫做三月书房，位于中京区，算是相当有名的书店。那里人文类的书籍十分丰富，布鲁顿、巴塔耶、涉泽龙彦等超现实主义和奇想系的作家著作也能在那里找到，思潮社的现代诗文库本和诗歌集也有卖。我喜欢上吉冈实、吉增刚造等人的现代诗，塚本邦雄、葛园妙子、加藤郁乎等前卫诗人、俳句诗人，也是因为这家

书店。

京都出版社人文书院出版过萨特全集，我曾经在书店里偷过其中一本《圣热内》，至今这都令我感到难受。我总觉得花钱读这本关于“小偷诗人”让·热内的书，实在不符合自己的美感，所以最终是偷回来的。

店主S先生总是坐在书店里面的付款台，悠闲地看店。他和京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都有很深的交流，算得上是一个名人。书架上的书几乎都是他的收藏，所以书店就是文化的基地，那时在书店工作的人的个性都会在书店里留下痕迹。

有一天我把找到的书拿去付款台付账，S先生一边看着书一边对我说：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买这本书的。”

那一瞬间，我血气上涌，说不出话来，只是沉默地接下书，很快地离开了那里。

那天之后，我就很少去那家书店了。

大概会有人觉得我太固执了吧。

也许对S先生来说那句话是表示对我的亲近，也许不过是我自己想得太多了。但是，那时的我感觉整个人的想法都被看穿了，那种耻辱的心情现在都留在记忆里。我

想，自那之后我再也不去那家书店的理由，S先生大概是不知道的吧。

过了好几年，我又去了一次三月书房。S先生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了书店。听说书都是从出版社买来，然后摆在那里卖。书架上的书好像和以前一样，毫无所觉地就这么一直摆在那里直到泛黄，仿佛时间都被冻结了一般。但是，S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所以……还是不要太过对别人的书架感兴趣比较好啊！



02

喜

好



滑雪

天气冷起来的话，我的心情也会变好。

不是一般的寒冷，而是变得更凛冽。我有时会希望，下的不是雨而是雪，天气越冷越好。

我会这么希望，是在学会滑雪之后的事了。

每年到了九月份，我就会想差不多到季节了，然后开始做各种准备，例如做拉伸运动啦，放弃电梯开始走楼梯之类的。

20多岁前我一直都会去滑雪，穿着皮靴背着包拿着比人还高的滑雪板，参加滑雪合宿。后来中断了20年，40岁之后又重新开始了。

那时NHK正好在播平泽文雄先生的“从初老开始的

滑雪教室”这个节目。要说“初老”的话该从几岁算起呢？我想大概是40岁吧，这么一来那时的我正好符合节目范围。

经过20年的空白期，再次穿上滑雪板站到滑雪场上的我，就和其他的初学者没什么两样。我提心吊胆地跑去滑了初级滑道，结果不是扭着腰了就是摔痛屁股了，狠狠地受了一番“指导”。

因为我很久没去了，所以找了一个陪我的朋友。她安慰我说“没关系的”，然后带我坐着座椅式索道上了山。那个坡面被称为白马八方尾根的兔平，很有名。朋友一溜烟儿地滑了下去，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一个人被留在坡上的我差点没哭出来，只好斜着身子靠着踢板转弯的方法慢慢地滑下去。朋友见了我就问：“你怎么了？脸色好差啊！”想来，我那时一定一脸苍白吧。

再次开始滑雪之后我发现，所有的道具都不一样了，感觉滑雪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运动。现在的滑板被称为卡宾式滑板，宽度较宽但长度较短，只需稍微移动重心就能进行小转弯，操作性极强。和以前的滑板相比，可以称得上高科技了。用这种滑板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摆出滑雪的姿势，只要将两脚张开至肩宽，自然地交替划出双脚就能顺

利滑雪了。仅仅是滑雪工具的不同，就让我觉得滑起雪来顺利了许多。而且滑雪这种运动，老手有老手的乐趣，滑的不好的人也能自得其乐。

虽说如此，要想滑雪至少膝盖和腰不能有问题，视力有保障，对平衡把握也得有一定水平才行。只要以上任何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别想滑雪了。过了50岁之后，我就开始掰着手指计算还能这样在雪上站多久，能滑几个冬天。这么一算，也就一两年，再也无法敷衍了事。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要在滑雪季里减少工作。

我家附近就有一个滑雪场，从位于山里的家开车大概15分钟就能到。为了能赶上早晨八点半开始的索道，在天还没亮透的七点半我就起床，然后刚过8点便出发。全副武装，保暖内衣外面再穿上毛衣，滑雪服外面再套上外套裤子，寒冷的天气可是年纪大了的人的天敌。耳罩加上口罩，护目镜加上头盔，厚厚的手套，最后加上滑雪靴，一身打扮看着像是去宇宙游泳的，再加上手上还要扛着滑雪板和雪杖。寒冷的风凛冽刺骨，毫不留情地扑面而来。

“这娱乐可真不轻松啊……”我嘴上这么嘀咕着，车子却还是往滑雪场开去。

但是每当我站到起滑位置，看着大清早还没有任何人

滑过的平整滑道，那种尽情享受的快感就仿佛是一口气喝下一罐啤酒般爽快。不管之前多么麻烦，这时候都被快感赶跑了。

滑雪场有会员票，按我的年龄算来还能按照老人票打折优惠！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用老人优惠买来会员票去滑雪。

有个嘴巴比较毒的朋友曾用关西方言这么说过：

“他们是让你拼命地玩够了，然后去死啊！”

虽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在滑雪场经常碰到的人大多都是老人，大家一脱下头盔就看到对方的满头银发。大概在年轻人中，这么麻烦的娱乐已经不受欢迎了吧。实际上和滑雪大热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滑雪的人越来越少，当初滑雪最受欢迎的时候经常能听到人说：“带我去滑雪吧！”

因为我已经学会了节省体力、少用力量的滑雪技术，所以不管滑多久都不觉得累。只要移动重心就能随心所欲地滑行，既不会出汗，腿和腰也不会痛。虽然，自己也会觉得这么一来根本算不上运动。因为需要抵抗重力上升的时候，我都会使用索道或者吊篮之类的机器，我只需要往下滑就好。对于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老人来说，滑雪

大概是最合适的运动了。怪不得喜欢滑雪的都是老人，我曾牵强地这么想过。

偶尔我会看到类似雪橇的座椅式单滑雪板，那些下半身瘫痪的人坐在上面，操纵着两根雪杖，顺利地从斜坡上滑下。也许你会想，身体都这个样子了还想滑雪吗？没错，即使是这么麻烦、危险，我们都想继续滑下去。对了，以后自己万一瘫痪了也可以这么来享受滑雪啊！悄悄地，我松了一口气。

从远处看滑雪场，就好像是把山的斜坡砍伐干净，毫不留情地用理发推子修理过一般。从破坏环境的角度来说，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大概是不相上下的。每当听到滑雪场关闭的新闻，我都会想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也算是一桩好事。同时，对于已经穷途末路的经营者来说，我担心他们是否还有能力将一切回复原状。但是，和把地面开拓成平地的高尔夫球场不同，滑雪场只不过是將别无它用的山体斜坡进行小范围的修整而已。抱歉，这听上去有点像是在找借口。

听说以前的人们，在下雪的时候都会扛着滑雪板跑到山顶，然后在每年的第一场雪中滑下来。和他们相比，现在的卡宾式滑雪都是通过索道将人送上起滑点，也算是城

市人的乐趣吧。我朋友的老公是岩手县出生的，无论怎么邀请他，他都不愿意一起去卡宾式滑雪。按他的说法，滑雪不过是从家里到学校的一种有目的的移动手段。所以，不愿意陪着别人毫无意义地这么上去再滑下来。

话虽如此，在我看来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大概便是冬季。但是像瑞典、芬兰这样的雪国，人们却能把它变成户外运动的享受季节，这点令我佩服。无论如何，身处自然中的乐趣是无法被替代的。即便拼命忍耐，但仍会感受到从心底都浮现出的快乐，嘴角带着笑意。这是只有在大自然中的户外运动才能享受到的。说起来，比较擅长自己玩的人大多都喜欢户外运动。对他们来说，只要人在大自然，就不再需要其他任何存在。自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的，所以他们可以和风、波浪对话，因而绝不会缺少交流对象。或者说，我人在不在那里和自然都毫无关系，这种纯洁的感觉最是令人愉快。但是这些涌现而出的快乐，大概是自己作为一个生物，得到自然的允许加入到了这种氛围中而产生的吧。



02

喜

好



宠物

有一种说法叫做“失去宠物症候群”。

对于患上这种症候群的人来说，失去伴侣固然伤心，但是失去宠物同样很痛苦。也许很多人认为把长年陪伴在身边的伴侣和动物进行比较，是相当不慎重的做法，但实际上那些失去了宠物的人所发出的深深悲叹，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的确令人感同身受。

宠物也被叫做“动物伴侣”，它们是人类生活中的伙伴、人生的同行者。它们不会关注人世中的各种价值、贵贱、美丑、贫富、差距等事物，只会用纯真的、不带任何怀疑的目光钦慕着你、靠近你，对主人始终忠诚绝不背叛。不管对象是被人们抛弃的灵魂、和他人毫无接触的孤

独者还是失去了希望的失败者，它们都以信赖的目光靠近着自己认定的主人。所以，对于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孤独自闭的青年、拒绝上学的少女来说，宠物都会成为他们重要的伙伴。

我一个男性朋友简直是工作狂，和他妻子的关系很冷淡，他曾说过自己的女儿用好像看到脏东西似的目光注视过他。回到家里也没什么乐趣，唯一的快乐便是饲养的小柴犬会摇着尾巴欢迎他回家。他说，之所以回家也仅仅是为了这一个乐趣。

“欢迎我回家的只有那只狗啊！”

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充满了自嘲，听着令人觉得十分讥诮，但他只有说到宠物的时候表情会显得柔和纯真，眼角带着一丝欣慰。

除了狗之外一个朋友也没有……那就是少女时代的我所经历过的事。因为我的父亲主张将我养在家里，所以我和家附近的孩子们都没有任何交流，完全地被孤立了起来。初中上学需要坐电车和巴士，距离很远。每次升学的新学校里都是只有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放到了满是陌生人的新环境中。

我从小时起就不断地在养狗，因为狗的生命很短，所

以有好几只狗死在了我的面前。每次我都会嚎啕大哭，老是后悔那个时候这么做就好了，或者责备自己当时应该那么做才对。即便这样，没过多久我又会想要养狗，新的狗到了家里之后我马上又会迷上它。稍微大了一点后，人也学聪明了，会将在前一只狗身上学到的东西用到新的狗身上，变得越来越擅长照顾狗了。照顾是有对象的，狗也有它自己的心情。通过养狗我懂得了，即便是照顾也要根据对方的心情来做。

后来我长大了，开始交男朋友之后，我对每一个男朋友都会这么说：如果你在和我的交往中有过一点快乐的话，就请感谢我之前的男朋友吧。因为是他们，教会了我该如何同你相处……

但是想要炫耀自家的宠物或是聊一些跟宠物有关的话题，还是要记得选择谈话的对象。对没有养过宠物的人说这些，他们是完全不会理解你的心情的，甚至会觉得你很傻。如果双方都很喜欢宠物的话，就能尽情聊着关于彼此宠物的故事了。

因为一场意外我养了很久的小文鸟死掉了，我哭了整整三天。因为眼睛都哭肿了所以出不了门，而且如果遇到别人，只要一说起“我家的peco”（那只文鸟的名字）大

概又要忍不住哭泣，所以也不太想遇见别人。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亲人去世会有服丧，但是宠物死了却没有呢？那段日子里真的对什么事情也专心不起来，明明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伤心过。

大概和我没有关系的人会觉得我像是一个傻子吧。

和我一样养宠物的人对我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虽说聊宠物的话需要挑选对象，但是这个情况下却是两难。和不养宠物的人说就得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很是难受；但是和那些同样能够体会失去宠物痛苦的人见面的话，虽然少许得到了安慰，但是眼泪却会止不住地流淌。

我养的那只鸟有些不可思议。

我遇到这只鸟是在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路过一个工地，这只白色的小鸟看上去不像是野生的，却好像没处可去一般停在那里。我走近了些伸出手，小鸟就走了一步、两步，“咻”地飞起来落到了我手上。我只能说这是一场命运的相逢。

我轻轻地用手把它包了起来，赶快回到家里。我小时候养过鸟，所以很清楚鸟的特性。鸟的体重越轻越是得不间断地喂食，只要一天断了喂食，小鸟就可能死掉。我觉

得这只鸟既然会停在我手上这么亲近人类，大概是家养的不小心走失了才对，所以应该已经失去了自己寻觅食物的野性了。

把小鸟放进现成的空箱子，我往附近的超市跑去。超市快要关门了，但无论如何我今天一定得买到给小鸟的饲料。

从那一天起，peco成了我家的一员。

不知道它原来的主人是怎么养的，peco完全不认生。只要我在家就一直跟着我，如果我上厕所关门的话它就会急得在门外“啾啾”地叫。我一写书它就一动不动地停在我手上，没多久就睡着了。我这时候才知道，鸟和人类不同，它们的眼睑是从下而上合起的。为了不打扰它睡觉，我不得不让写字的手休息一会儿。我吃饭的时候它就停在我肩上，觉得无聊了就会啄我的耳垂。因为它的动作实在是太拟人化了，所以我想peco一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吧。

冬天到来，该是开暖气的时候了。我虽然在屋里会用煤气暖炉，但觉得这些排气对小鸟不太好。所以我跑去买了一个当时还算新产品的FF（强制排气）式煤气暖风暖炉机，放到租来的公寓里。

本来peco每天都要洗澡的，但是因为天气寒冷水温也

渐渐凉起来，它对洗澡也开始犹豫了。我自己试过水温之后就把手合适的温水注满在洗脸盆里，然后原本窝在我手心里的peco就“嘭”地跳进水里，一边洗澡一边像泡温泉似的。因为翅膀扇得太用力，我的脸上、衣服上也都溅上了水，不过一想到是为了peco，就完全不觉得难受了。

细细数来，类似的事情不少，所以我给这鸟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际过度保护小鸟”。

如果把这些事告诉不了解我的人的话，大概我会被嘲笑成是一个过度宠溺宠物的宠物傻瓜吧。所以如果要和别人聊宠物的事情，还是得选好对象啊……

因为宠物这种绝对的依赖性和信赖性，和小孩子有一点类似。孩子如果大了一点的话，也会学会狡猾、献媚，不信任和轻蔑他人，但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要想好好活下去，那就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父母了。

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小儿麻痹所以脚有残疾，小时候她父亲因为可怜孩子所以对她很是溺爱。每天晚上都会把小小的她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轻抚安慰她。对我朋友来说，和异性之间的爱之体验来源于父亲给与的这种绝对性的爱护。所以当长大后便发现，向其他异性要求父亲给予的那种爱情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哪一种爱情都带有一定的目

的，是具有相对性的，所以她也就不再奢望结婚。

“虽然不打算结婚，但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

因为在她看来，孩子会给予她绝对的爱，不会拿来和他人比较也不会被替代，孩子会给她纯粹的信赖。

她的愿望就是成为孩子的“唯一”，但是我却无法赞同她的看法，更别说鼓励她去做了。

因为照她的做法，孩子就和宠物一样了。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养宠物的话，就不单纯是想要无偿的爱，会自私地希望宠物从属于自己，自己成为它绝对依赖的存在。以这种动机成为母亲的话，对孩子来说就太可怜了，因为孩子并不是宠物。事实上，对父亲来说我大概就和宠物一样，被他爱护着度过了自己的孩童时光，那时的我大概也敏锐地感觉到父亲那种自私的爱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其养孩子不如去饲养宠物，这样才不罪恶。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你被他人要求诉说宠物的故事，或者自己告诉对方时，并不单单只是在诉说那无偿且纯洁的爱，而也是在暴露出自己的自私。

我自己也开始考虑退休之后去养只狗，虽然偶尔也会意识到这样的想法不太好，但终究还是没能完全抵制住这种诱惑。



02

喜

好



俳句

日本有着世界上最短的诗句类型：俳句和短歌，其中有着无数难以令人忘怀的名句。到了满是绿意的五月，我就一定会想起这么一句。

绿色五月、蔚蓝之风、满是生机。

第一次看到这句诗是在报纸上，所以这一开始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通过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才知道，这是著名专栏作家深代郎所作。明明只看到过一次，却怎么都忘不了。句子里真切地表现出了五月的氛围，眼前仿佛浮现出了五月蓝天下鲤鱼旗翩翩飘扬的场景。久病在身的病人也好，陷入低谷的年轻人也罢，无论是谁只要看到这句代表五月的俳句就能鼓起勇气，努力地试着活

下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俳句，不对，也不能说是年轻的时候。当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发现了俳句这种诗歌。短歌和俳句这两种短诗型文学就好像是异母兄弟一样，关系不太好。明明来源是一样的，不对，或许正是因为来源相同所以才彼此厌恶吧。

我选择了俳句，放弃了短歌。因为我觉得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这种不自由的诗型字数虽少，但却十分适合用来表达死心和抑制的情感。有青春短歌这种文学类型，却没有青春俳句。那时我认为，这世上大概没有比俳句更不适合“青春”的文学类型了。我在自认青春已逝的时候选择了俳句这种诗歌，也可以说，那时的我认为自己已经不被允许咏叹和抒情了吧。

尽管如此，我偶尔也会发现这种不自由的诗歌类型能够表达出情感的凌烈之处，那是如何抑制都无法遮盖的。我前面写的俳句便是一个例子。

说到五月的话，就会想起中村草田男。他所拥有的反俳句资质令他能够打破诗歌类型的限制将抒情表现到底，没有其他的诗人能与他比肩。心理治疗家霜山德尔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觉得他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比如，他作品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万绿之句。

万绿之中，我儿初长牙。

从句中传递出了年轻父亲爆发出来的欢喜和害怕。

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下面这句。

盛放蔷薇，何花敢比肩。

即将颓落却依旧赞美生命的美丽。知道这句俳句之后，每次路过花店门口看到那些排列整齐的用作切花¹的蔷薇花蕾时，我都忍不住想对它们说上一句：“你们啊，可比不上草田男的蔷薇啊！”实际上，那些用作切花的蔷薇在盛开之前大部分花蕾都是垂着的。

我一个日本文学专业的朋友曾告诉过我，大抵辞世诗歌都是短歌，很少会听到俳句。幕末志士们在赴死前都习惯咏上一首辞世短歌。短歌作为咏叹和抒情的诗歌类型，也许更加适合辞世这种场合吧。

注：1 切花，插花的素材，也被称为花材。

说起来，明治时期的人在临死前倒是会留下俳句，最有名的大概便是北村透谷。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留下妻儿，在年仅25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杀，死前留下了这么一句辞世俳句。

折枝百合，花开如初。

“现实社会的败将”所带来的挫折感，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志气从这短短的俳句里便可见一斑。知道这句俳句之后，百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像是那昂然走上断头台的贵妇人。

初夏来临之时，我便会想起西东三鬼的俳句。

远处稀可见、芳香夜之桃、中年亦渴求

这种痛苦而扭曲的衰落与领悟，最适合用俳句这种诗歌类型来表达。虽说如此，这般鲜明的性爱又是什么呢？蔷薇、百合、桃这种初夏才有的风物诗仿佛拥有着一种对生命的倾斜，无法扼止。

每当我以老人为话题进行演讲时，必定会受到类似的

质问。照顾那些沉睡不醒或是重度老年痴呆需看护的老人时，人们总会想“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活着，真的有必要吗？”会这么想的并不是那些老人，而是负责照顾他们的人。有些人想着“这要是我的话……”，当他们真的有一天变成这样的时候，心情又会如何呢？

无论身体上有什么残缺，都能体会到日光照射的感觉和季节的变化。老人们大多晚上睡觉前会祈祷明天还能苏醒，早上起床后则欣喜于太阳升起，到了傍晚感叹今天能活着真的太好了……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都想要努力活下去。有时我会给自己立下一些小目标，诸如“活到樱花开”、“活到萤火虫出现”之类的，像这样的生存方法其实也很不错。文章开头处写到的“满是生机”便是蕴含了这种希望的作品。而五月之风所拥有的价值，便是尝试努力活下去的这种心情。

有一种花最适合用来咏叹死亡，那就是樱花。西行法师的名句“惟愿如释迹，春日葬花下”，现在回过头去细细品读，发现意思极其的通俗好懂，但却传达出了他莫切的愿望，那便是“希望能活到今年花开啊……”。

每年到了樱花季，繁忙的生活中不经意间花期便已错过，我嘴上经常说：“今年的春天好像已经过去了啊”。

但是自从越过50岁这个坎之后，却觉得再也不能错过那一年的花开，因为那实在是太过贵重了。所以即便勉强，但我还是努力寻找赏花的机会。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平原错失了花开，只要跑到山上的家里，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至少还能享受一个月的花期。如果有空闲的话，真想随着樱花前线一路北上，赏花赏到厌烦为止。

《古今集》里有一首短歌据说是在原业平所作。

旧时月已逝，春日去不返。唯我一人留，叹君已不在。

虽然春天再次来临，但是你却已经不在……这首短歌恰到好处地咏叹出了被死者徒留人世的人的痛苦。但是把这种叹息反过来考虑的话，便成了我们用漫天的花雨送走死者。这句用来形容如今的超老龄化社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黑田杏子的俳句用词十分美丽，很容易便能成为人们喜爱念诵的句子。

人皆如樱花，终将随风去。



02

喜

好



头发

只要是女人就都会去美容院。

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再去以前去的理发店而是改去了美容院，那时暗地里觉得这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那代表自己长大了。我还记得那时在美容院不让人家帮我刮面，因为担心汗毛长出来之后更浓该怎么办。

我并不认为头发就是女人的生命，但头发可以算是脸上的边框装饰，是最接近脑袋的身体部件。同时，也是喜欢的人会去爱抚，自己伤心的时候会去抓挠的地方，可以说是表达情感的一个身体部件。而摆弄头发的他人，便是美容师。

仔细想来，这个职业其实很不可思议。

头发和脸都是自己看不到的部位，只是为了让他人看，我们就要修饰面容摆弄头发造型。虽然把化妆交给专业人士的人不太多，但是头发如果不交给专业人士来弄的话就太困难了。

而且去美容院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其他人为了我的发型外表，费尽心思做出各种尝试。关键在于这些都和容貌没有关系，脸不能随意改变，但是发型却可以。

我知道有的人剪头发一直都是让家里人做的，或者他自己就是负责给家人剪头发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也是家人之间表达爱的方式。但是，美容师和家人的区别在于他和你完全无关，但却为了你的发型一喜一忧。如果因为刘海被多剪短一厘米就向家人抱怨的话，多半会因为家人一句“不要发牢骚了，不是你让我帮你剪的吗？”就被驳回了。但是换成美容师的话他就会随时询问你的意见，即便是头发些微的长短也会建议你“嗯，这样会比较好看呢！客人你比较适合这样的发型，这么剪如何？”，如果你有疑问也会随时回答。即便他内心里可能恶毒地在想“你的刘海长了一厘米短了一厘米人们都不会在意的，会介意的只有你自己罢了”，嘴上也绝不会说出来。

把自己身体上重要的一部分交给他人来处理，然后共享其中的烦恼。和医生不一样，美容师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必需财产，而是一种奢侈的服务享受。头发是头部的外框装饰，脸则是其中的绘画，但是我们不可能接触到装饰的内部。而且不管我们如何围绕发型进行商量，头发所覆盖着的脑袋内部我们却是无法插手的。有时美容师会发现客人得了圆形脱毛症，那他们还要接受客人的咨询。

和美容师类似的一种职业，人们称之为美肌师。他们只针对客人的肌肤进行处理，并不涉及容貌和体形，和美容师的特质类似。一个人要想改变容貌和体型是很困难的，但如果只是皮肤护理的话应该可以办到。而且，女人可能经常会被人问：“你怎么也不好好保养呢？”所以比起赞扬人的容貌和体型，表扬她“皮肤真好啊，你很仔细地在护理呢”要容易得多。

美容师、美肌师，再加上美甲师和按摩师，像这样的职业我都称之为“清洁产业”。在客人身上抚摸、摩擦；体谅她的想法、照顾她的心情，即便是很小的一些坚持这些人都会和我们共享，为我们喜为我们忧。虽然偶尔会有客人主动向他们倾诉烦恼，但他们都尽量不涉及私人问题，绝不试图窥探客人内心的想法。客人们也都心领神

会，有时候倾吐心声其实都是为了面子上的好看。因为“清洁产业”就是能让一个人改变身份的地方。在这里，忙于家计的主妇们会变身成“夫人”，自由职业者的女孩会变成“大小姐”。和深知自家情况的邻近美发师不同，客人们在大城市的美容店里不会随便把家里的事情告诉美容师，更不会在这时打破自己一时的幻想。因为她们自己渴求沉浸在这样的世界中。

奇怪的是，美容师大多是男子。这个产业的顾客虽然绝大部分是女性，但是男性美容师在这个业界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相对的，几乎没有男性美肌师，所以这种现象更显奇妙。仅仅归咎于美肌师会直接接触到顾客的肌肤这种理由，未免略显单薄。因为男性按摩师到处都有。

会指名男性美容师服务的女性顾客似乎大多都是因为对这名美发师很着迷，如果这个美容师正好在接待其他客人或是碰巧休息，她就会满是不快地发牢骚。如果他换到别的店铺去做的话，有的顾客就会追过去，即便那家新店很远。我自己没有去过牛郎俱乐部，不知道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就和那些选择牛郎的女顾客差不多呢？我也曾经跟着用惯的一个美容师换过理发店，所以很能理解这种心情。而且和牛郎俱乐部相比，这种方式更为便宜，即便着迷于

此用钱也会有一定的限度。

原本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在数小时之内成为我专用的美容师，为我的外表费尽心思进行服务。我一般不会轻易让别人动自己的头发，但在这个时候却可以。头发有不舒服的地方他都会为我处理好，我就一边享受着别人为自己洗头，一边感叹这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奢侈的享受了。要说到别人帮我洗头发，大概也就是小时候父母亲那么做过。当你躺在医院的床上让护士帮你洗头发的时候，就只能不断感谢，完全感受不到她是在为你奉献服务。高级的洗发水散发着清香，在满是香气的包裹下，听到对方轻声地询问“是否还有痒的地方呢？”，那种极致的幸福感真是无可言表。有时甚至想要不断地说“这里很痒”，让他一直帮自己按摩，完全不想说“已经好了”。这种心情，大概男人是无法理解的吧。

精品时装店的男性店员也会说类似“夫人您比较适合这件衣服呢！”的话，但是美容师的话即便推荐一些价格高的产品也不会让人感到怀疑，因为不管他尽不尽心，剪头发的价钱都是一样的。

“上野女士的头发比干燥，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美容师这么建议之后，我就会回答说：“可以啊，交给你

了。照你的想法来吧。”这种信赖对方的感觉非常不错。反正回到家里，家里的那一位也不会注意到我的发型有什么变化。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注意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今的人际关系大都很冷漠，人们会尽量巧妙地避免和他人发生摩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切地渴求起他人给予自己的关心。希望对方搭理自己、希望对方摆弄自己的头发、希望对方关心自己……但是，他人真心的关心也许会在不经意间伤到自己，所以人们觉得还不如花钱买来的关心会更安全。我20多年前就曾经预测过，人们对清洁产业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如今正是如此。

外表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因为我们是无法主动看见自己的面容的。人不会为了自己进行装扮，也许也会有人反驳说自己即便不见他人也会化妆打扮、定期去美容院。但是，这些人的内心其实非常在意社会对他的看法，暗中注意他人的视线。很少有人会把伦理内心化，反而是一直通过他人的看法来规整自己。见不见其他人，就代表ON和OFF两种不同的日子，所以看到他们在不同日子的打扮所产生的落差，我们便能理解这一点了。

最近我听说有一种叫做“美容福祉士”的资格认定，

据说是在拥有美容师的资格之后再考取看护福祉士的资格。他们会去养老院，为老人美发化妆，老人们都十分的高兴。那些老人其实除了身边人之外，不会碰到其他的人，也不会去别的地方。好不容易弄好的发型过了一个晚上便会走样，难得化一次妆洗了脸便也没有了。但即便如此，老人们依旧很感动。因为这些美容师关心他们的外表，为了让他们显得美丽年轻些，多方为他们服务并鼓励他们说“看，老婆婆，你变漂亮了哟！”。如果涂抹对皮肤不好的粉底或是不自然的胭脂，也许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会觉得很不舒服。但也会有人觉得这是“女人的业”，觉得女人到死都不能忘记打扮。我觉得，对老人来说真正令他们感到开心的并不是装扮的结果，而是他人为自己的外表进行努力的这一过程。

我也是在那时觉得美容师真是一个好职业啊。



02

喜

好



洗澡

要说一天中最大的快乐……对我来说便是洗澡了。

当我满身疲惫很晚才到家，即便如此还得确认邮件做一些琐碎的杂事，等一切告一段落，时钟的指针早就走到了12点。

然后就是准备洗澡。

因为现在的浴缸是全自动的，所以轻松了不少，以前为了洗澡可得辛苦一番。往浴缸里放热水会一不小心溢出来，因为忘记在烧热水而差点酿出大祸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后来出现了一种新型浴缸，一旦热水放到一定量就会发出提示音，最近还有一种全自动的浴缸，不管是温度还

是水量都能帮你调节好，就再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不对，偶尔还是会有失败的。有时自己以为已经准备好了，脱得一丝不挂跑进浴室一看，咦？却发现浴缸空空如也，根本没有热水。因为我忘了关上浴缸出水口，所以全自动浴缸为了防止空烧而自动停止运转了。为了防止人为因素造成失误，浴缸上还设置了安全装置。比起因为空烧而引起火灾，还是光着身子站在浴缸前发抖比较好。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所以洗澡自然也是一个人。

我喜欢偏低的水温，调节好温度后，就可以在热水里尽情舒展手脚，这种快感简直无法言表。血液得以流淌在冰冷的四肢，整个身体舒缓放松，这种感觉相信你能明白。

那是至上的幸福。

原本以为拥有这种乐趣的只有我自己，后来发现独居的人大多都喜欢泡澡。因为是一个人，所以不管怎么泡都不会影响他人，也不会被他人催促，可以悠闲地泡上20分钟甚至30分钟。如果是和家人同住的话，大概没泡多久家人就该“你要泡到什么时候啊？快点出来啦！”地催促了吧。

说到这里，我想起东京煤气都市生活研究所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独居的人在选择住宅时注重之处第一是收纳空间，第二位便是浴室。（《一个人的技能》连载第五回/《每日新闻》、2008年1月19日发行）果然如此。

我平时最感困扰的便是热水的量。因为想要伸展四肢，所以浴缸还是家族用的大型浴缸比较适合我。以前我住的公寓里只有不锈钢浴缸，而且还得弯曲膝盖才能泡进去，简直就是古代的瓮棺。虽然保温效果超群，但是不能伸展双脚这点实在令我不喜，所以那时特别憧憬可以尽情舒展手脚的西洋式浴缸。现在家里的浴缸对我来说很宽敞，所以我感到非常满意。浴缸的容量大概在200升，人一泡进去热水就会溢出来，好像在泡温泉似的。

但是我比较小气，所以不可能真的这么做。

放一半水的话就是100升，大概勉强能让全身浸到水。但是有点小气过头了，好像有点丢脸。那么，为了让自己泡起来舒服一点，放120升？我烦恼的就是这种事情，虽然其中的差别很小，但我却每天都会烦恼一下。当然，烦恼的原因并不是担心水费。

每天只有我一个人洗澡，再也没有别人会用这个浴

室。好不容易弄的水洗完就要放掉了，虽然我也知道24小时浴室这种做法，但是总觉得从卫生上来讲不太好，所以并不想用。为了洗一次澡就要浪费100升的水，这种罪恶感怎么也洗刷不掉。如果用120升水的话……，至于200升？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世上还有很多人根本洗不了澡。我曾经在西藏旅游过45天，但是只有在第40天的时候洗过一次澡。那次是在加德满都的宾馆里，洗完澡发现浴缸里满是积攒的污垢。和我相比，西藏的人就更加很少洗澡了。听说他们一生中只会洗两次澡，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第二次就是结婚的时候，中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经常洗澡，而且不是淋浴而是泡浴缸，会有这种习惯的民族其实并不很多。

和这些人相比，40天不洗澡根本算不上什么。我是习惯了户外生活的人，一跑进山里就会有一个礼拜洗不了澡，所以大抵上已经习惯了。我的乐趣就是一下山，背着登山包穿着登山靴赶往松本市内的公共澡堂。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满身是汗，又那么脏，肯定给周围的人添了很多麻烦吧。

西藏当地的人们皮肤经常被晒伤，那时他们都会涂上

黄油，所以皮肤看上去泛着黑色的光亮。因为当地气候极端干燥，为了避免皮肤上的油脂流失，所以不洗澡反而比较好。

我的皮肤也属于比较干燥的，到了冬天总是很痒，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肥皂。因为皮肤上的油脂是很重要的保护膜，所以到了冬天我即便洗澡也不会用肥皂。这么看来，每年里有半年的时间我就成了一个“西藏人”。更不要说用那种韩国式的搓垢方法洗澡了，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皮垢就这么被连根拔除，实在是太可惜。

我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在国外很少能看到完好的、能出水的水龙头，每次碰到烧开的热水或是好好的浴缸，我都很惊讶。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宾馆里，即使有浴室，也很可能没有热水提供。经常是战战兢兢地去拧开水龙头，看到水流出来之后就放心不少。但是即便有水，也可能洗到一半水就没有了，或是过了一定的时间就停水了，所以根本不能完全放心。因此在我看来，旅游的时候洗澡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对于累坏了的我来说，作为一天的结束，洗澡这件小奢侈的事情还是可以被允许的。要烦恼的就是100升水或是120升水的小区别了。有时我想到今天算是完成了一份工

作，作为奖励就会狠心地决定放120升的水，下决心时的快乐不用多说想来大家也能明白。为了这小小的快乐，自己的那些小犹豫就暂时放在一边吧。

偶尔有朋友来家里借宿的时候，我就用两个人洗澡做借口选择放200升的水。泡在浴缸里看着水溢出来的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无法超越的满足感。

为这小小的奢侈享受锦上添花的便是浴盐。今天放什么呢？虽然会这样犹豫但依旧觉得开心。日本各地都有那种著名温泉品牌下的浴盐，种类非常多，有的泡进水里会呈现乳白色，有的会冒泡，有的则混有药草或香油。我有时去拜访住在国外的日本人时，也会把这些当作礼物带去。

以前长野县的一个温泉在宣传时说自家采用的都是“温泉源头水”，后来被曝光说只是水里放入了浴盐，该温泉为此对公众致歉。但我却觉得那些慕名而去的游客如果不介意并且满足而归的话，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是浴盐，但是今天可以享受登别温泉、明天可以享受汤布院，这么奢侈的享受是很难体会到的。至于所谓的欺骗，不过是心理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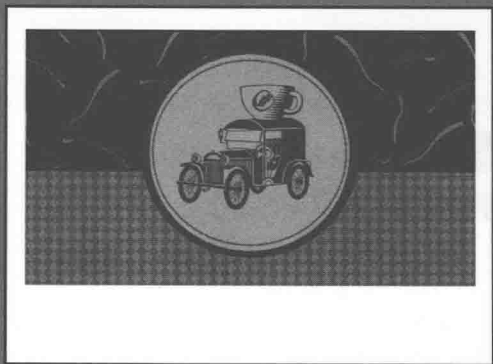
我试过不少牌子的浴盐产品，目前最满意的是产自青森的柏木香油。用喷雾将柏油混进热水里，马上就会散发出清香的森林气息。泡澡的时候就像是在享受森林浴一般，闭上眼的话虽然明知是躺在塑料浴盆里，但仍然会觉得自己是躺在柏木造的浴缸里。我想即便是真的躺在柏木浴缸里面也不会有这么鲜明的体会，所以很是中意这个香油。

每次有认识的人去青森出差，我都会拜托他们帮我买这个柏木香油，因为这在青森机场就有卖。但是前两天，我发现在上野站的商铺就能买到，还很是失望了一把。再加上自己住的地方也有青森县物产商铺，那里也能买到。什么呀，这不是哪里都能买到么！

泡完澡之后又是一段悠闲的时间。我可以穿上自己喜欢的浴袍，护理肌肤。我经常会用薰衣草或是芒果香的乳霜、乳液，给干燥的肌肤做一会儿按摩。让我吃惊的是，问过朋友之后发现，独居的人还有一个共通的乐趣，那就是洗完澡后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因为这个空间里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所以可以毫不顾忌地这么做。即便乳房下垂或是小腹突出，但反正没有其他人能看见，所以就这么任由冒着热气的身子自然干透。

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虽然说了这么多，不过一想到自己一天里最大的乐趣竟然只是洗澡，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在100升或是120升这种小事上犹豫，听上去很小气，但我却并不厌恶自己这个小习惯。



03

年岁渐长



03

年
岁
渐
长



青春

一不留神就接下了这篇以“青春”为题的稿子，我真是从心底感到后悔。

“我已经20岁了。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Paul Nizan曾这么写到。

的确，20岁并不是一个全是好事的年纪。这个年龄的人尚不成熟、无知且傲慢，也不具备经验和自信，不仅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世事和他人也全无所知。我自己在20岁的时候也从没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年龄，看着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也完全没感到什么美好。20岁的时候，人们因为迷惑和不安都显得很混乱，不是被别人牵着走

就是随意戏耍他人。

有些人会说：“20岁啊，真好呢！好羡慕啊！”，我完全不理解他们说这句话时的心情。

现在想想，自己在20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不是止不住的后悔，就是再也不愿想起的羞愧，尽是一些不好的记忆。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能让你回到20岁的时候，那我只能敬谢不敏了。那样的年纪经历一次便已足够了。

实际上我觉得在那个年龄段，自己也不过是迷迷糊糊地就这么过去了。我刚满20岁的时候，整天想着赶紧把20到30岁之间的年月过完，尽早变成30岁的女性。大概那时自己已经预感到20多岁是一个困惑迷茫的年纪了吧。20岁的我无法预知接下来的10年里会发生些什么，因为那时我甚至连一年后的自己会是个什么样都想象不出来，只是拼死地度过每一天。虽然也谈了男朋友，但是我想象不出一年后和他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更不要说什么结婚、生孩子、找工作之类的了。

那时的我虽然是研究生，但说到底也不过是在该工作的年纪却仍没有就职的人，说穿了就是面子上比较好看的失业者。明明我既不上进也无心学习，却仅仅为了不想找

工作而考取了研究生，得以暂缓履行社会责任。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习惯把升学念作“入院”（进入研究生院）。这种叫法其实包含了对自己的一种讽刺，因为“习惯了这样的入院生活之后，就难以回归社会了”。大学斗争完全结束之后，感觉人生就好像是走进了一条看不见前方的昏暗隧道，但也只能学着高仓健念叨些“世间无论左右，皆是黑暗一片”之类的句子聊作安慰。

我的心理越来越狭隘偏激，态度也越来越高傲不屑，这样的我自然会被世人所排斥。花了五年时间修完博士课程之后，我发现自己虽然拥有了一个“博士后”的称号，但却是在真正地体验失业者的经历。

有一天我在看地方报纸的招聘栏目时，大吃一惊。五分之四版面上的招聘要求都是男子，角落上虽然也有面向女子的招人栏目，但是要么是“招募女子文员，要求珠算三级以上，有财务经验者优先”，要么就是“招募女服务员，提供住宿”或是“募集临时点心师”之类的东西。和同龄且具有一定社会工作经验的其他女性相比，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竟是那么的“无才无能”。即便我想找那些“只要是女的就都能干”的工作，那我的年纪也太大了点。

我在那时头一次意识到，或许是因为我在研究生院接受的职业教育才使得自己的就职选择被限定在了校园里。我只好下定决心开始应聘大学教师的工作，但是因为和指导教授的关系不太好，所以他很少在就业上给我帮助，最后只能是连战连败。那时我收到好多的通知，上面的回复也都是清一色的“虽然很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录用你。”

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来没有怨天尤人过。每次接到不录用通知的时候，就代表着社会不需要我，我每次都骄傲地认为那也是因为我需要社会的缘故，所以根本没什么。后来我忽然发现，和我同届的那些没有才能的男人们都已经找到工作了。那时我第一次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的缘故，真的有些沮丧茫然。那时考大学的比例还处在上升期，所以对于教师的市场需求还在扩大，可是我却没能找到工作。如今这个时代拥有高学历的研究生却成了自由职业者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但那个时代却并非如此。

明明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时的我却忽然开始想象起30多岁时的自己。30岁的话，我大概会是新兴宗教的教祖？不行的话，当一个居酒屋的老板娘也不错……当然了，因为知道自己缺少玄妙要素，所以第一个

梦想很快就被放弃了。至于第二个梦想，其实也是因为那时我常去的一个位于城边的居酒屋的关系。进了那家店之后你只要说一声“酒”，他们就会安静地拿出酒杯倒上二级酒给你，我很中意那样的环境。如果我自己开居酒屋的话，大概会是这样一幅场景吧：那些已经不再风采动人的中年客人来到居酒屋，倾吐满是挫折郁闷的流浪人生。作为老板娘，我还可以自己挑选客人，看对方的样子决定价钱。雪中的香林坊（故乡金泽的繁华街）后面的小巷里，小小的、只有吧台的居酒屋，店里那稍显孤僻颓废的老板娘便是我。现在想来，这样的梦想也不应该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该有的。

虽然没能实现当时的梦想，但最后选择的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和新兴宗教的教祖或居酒屋的老板娘，还是有些类似之处的。虽然不在工作范围内，但是这三个行业作为待客服务业都在预言着社会的未来，针对不同人的不安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帮助。

我到了30岁的时候，果然就像预想的那样轻松了很多。已经充分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知道世上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变得能够忍耐懂得谦虚了。然后朋友也渐渐多了起来，对那些在我20

多岁的时候陪伴在我身边的人感到很抱歉。所谓相遇，便是在天定的时候遇上对方，那些后来和我成为朋友的人，如果是在20岁的时候认识我的话，大概就成不了朋友了吧。

我曾经看过一份问卷调查的报告，它们以70岁以上的人为调查对象，询问“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你想回到几岁？”回答结果分成男女两部分，但是几乎没有人会选择20岁。也是，年轻并不意味着有价值。男性中回答说是50岁的人最多，而女性则大多集中在30岁。原因显而易见，男人在50岁的时候正是地位、收入和权利处于顶峰的阶段。而女人在30岁的时候正好处于生养孩子的阶段，生活充实且可以尽情地专注于一件事。即使没有生孩子，女人在30多岁的时候体力、智力和力量的平衡正处于绝好状态，可谓人比花娇。20多岁时认为毫无用处的那些经验，在30岁的时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在40多岁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人生在转弯，50多岁的时候衰退的感觉就再也隐藏不住了。有些人会说“喜欢现在的我”、“现在是人生中最美妙的阶段”，我却不会这样。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都有好有坏，人到花甲便只能用过去式来形容自己的人生，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失去了挽回

的机会，既不能重来也无法重复。虽然不能说自己这一生很糟糕，但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说有这么一次也就足够了。

年轻的时候我曾受美国一个大学的邀请，在他们的学生宿舍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不显眼的石碑，那所大学是隶属长春藤联盟的名门高校，而这块石碑则是毕业生所捐赠的纪念品。碑上这么写到：

“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正好是新学期开学，所以回到校园的学生们匆忙地来来去去。这些年轻人都是20岁出头，还不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因为无知和不安显得紧张。他们必须赤手空拳地去面对等待着他们的未知未来，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只有未来。而相对的，同样走在这个校园里的我，人生的大半已经属于过去。

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嫉妒，对此很是震惊。

也许所谓的青春，对于正当时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值得感谢，只有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才会深深地将其印在心底吧。



03

年岁渐长



歌

有段时间，我只听浅川MAKI的歌。

那个时代“无论左右都是一片黑暗”，根本看不到隧道的出口。

70年代初的时候正好是大学斗争彻底结束、完全解体的时候。——我从来不会称之为“大学纷争”，因为那根本不算是纷争，完完全全是一场斗争。

因为不适应恢复了平静的校园，我迷失在了岔路上。

那些和同学并肩高歌的《国际歌》之类的斗争歌曲失去了歌唱的机会，我们再也没有可以唱的歌了。

失败的男人们都陶醉于任侠电影中高仓健赴死时的背影，在昏暗的电影院里高喊着“健君，背后危险！”而

“世间无论左右，都是黑暗一片”正是这位高仓健的著名台词。男人们唱着《唐狮子牡丹》，感伤于他们的败北。

如泣如诉宛如抽泣的演歌带着日本式的温度，我讨厌这样的感觉，觉得和自己的心情不搭调。而且，所有涉及女性的歌曲都非常见风使舵，那些歌词听着令人不快。都春美的《来自北之宿》里有这么一句“含泪编着他不会穿的毛衣”（顺便说一句她和我一样大），每次听到这个我都想讽刺说“这种女人，世上怎么可能有？”更不要说那些唱忧伤歌曲的男性歌手用女性的第一人称唱出来的歌了，我根本听不下去。十几岁的偶像歌手唱的那些POP歌曲倒是另当别论。

我不太擅长那些民谣类歌手的感伤曲风。本来倒很喜欢新音乐的，但是对于我那时的心情来说，不管是哪个都太过轻松、太过没心没肺了，让我没有想唱的兴致。

就在那个时候，一天深夜里我听广播时忽然听到了浅川MAKI的歌。那个声音轻佻却传递出了埋藏心中的深深情感，她唱的那首歌叫做《海鸥》（寺山修司作词）。

俺爱上的是港町的女流氓

一直开着门换衣服

这个轻浮女人总是挑逗男人
海鸥啊海鸥 笑一个给我看吧

在演歌的世界里，走过港口的永远是男人，而含泪相送的永远是女人。但是浅川MAKI的歌曲却不同，歌中的女人就像海鸥那般自由。听了她的歌眼前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副场景：风大浪急的北国海边，冷清寂静的港口上，一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子竖着外衣领子默默走过。不会停留在何处，也不会依靠他人，随波逐流却不会任命运摆布，这名女子就是这么孤独而自由。我后来才知道浅川MAKI的故乡离我的家乡金泽很近，是一个邻近的叫做美川的港口小城市。（而且她和我毕业于同一个高中）

从那之后浅川MAKI的歌就成了我的擅长曲目。

因为不喜欢在他人面前唱歌，更加不喜欢听别人在自己面前唱歌，所以即便是在卡拉OK热潮最火的时候，只要走到带有卡拉OK的居酒屋或是酒吧的门口，我都会掉头离去。

浅川MAKI的歌曲带有勃鲁斯风格，装饰音十分清丽，对于门外汉来说属于比较难唱的。我也搞不清楚音程，唱出来的歌都属于自己改编过的个人流歌曲。浅川

MAKI的歌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而是唱给自己听的。

她有一首歌叫做《如果天亮了》。

如果天亮了，我会坐上第一班火车

所以请为我准备好车票

只需要一张就好

今晚过后就要和这个城市说再见

虽然这里很不错

“只需要一张就好”这句歌词唱得再直白不过，歌里的女子不是被抛弃、也不是逃跑，而是自己选择离开这里的。她虽然经历了许多，但都埋藏心中。既不怨恨也不逞强，只是为了寻求新的天地而选择离开这里，虽然带有少许颓废，但却不失坚强和自由。

说起来，离去的女子和送别的男子，也有其他歌手唱过这种构造的歌曲。像是歌手兼作曲人的IRUKA的《你所乘坐的火车》，曲中描绘出了雪中站台上目送恋人的男子形象，我对这种类型的“青春感伤”不怎么感兴趣，按当时的年龄来说还真是相当的老于世故。那时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数十年后的自己也会有一天握着“一张车

票”，写下《一个人的老后》（法研、2007年）这种书。

学生时代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教授的邀请，去他家和其他学生一起品尝到了教授妻子做的饭菜。对那时不善和人交往的我来说算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大家弹着吉他唱着歌，玩着玩着就轮到了我，有人问道：“上野，你呢？”

不好意思推却，我唱了自己最擅长的《海鸥》。

因为喜欢这首歌，所以选了它来唱。

但是善良的教授夫人一脸困惑，整个场面冷清了下来。那时的我肯定是一个不会看场合，乱七八糟的女人吧。我终于意识到，浅川MAKI的歌并不适合在这些善男善女的面前唱。

我在京都度过了研究生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财富。既没有看过寺山修司的现场演唱会，也没有去过浅川MAKI的演唱会。

但是20岁的我说到浅川MAKI的话，却有一堆可说的回忆。



03

年岁渐长



咨询

所谓教师，就是会有学生来找你商量事情。可能是有关个人前途的，也可能是一些私事，有女生也会有男生。

我在担任兼职教师的时候，也会有学生来找我商量事情。我在研究生时期因为没有收入，所以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护士专业学校的兼职教师，那个时候一个选我课的学生曾来找我商量过。

我一周只会去上一次课，而且教授的内容还是和他们专业无关的社会学，可以算得上学校外的人。可是那个学生来找我商量的事情竟然是涉及到一生的重大选择“护士虽然被称为白衣天使，可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一行，所以想改变自己的就职方向……”，我感到非常惊讶，询问她

找我商量的原因。她的回答是，专业老师都有护士经历，对于培养护士怀抱着巨大的热忱。如果把自己的困惑告诉给老师听的话，一定会当场被驳斥然后不得不接受老师的说教，正因为我是学校外的老师，所以才能说出口。

那倒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注意到所谓咨询都是咨询人来选择被咨询对象的。

我在短大做老师的时候，有个女学生经常会到我的研究室来。每次来都是寻着其他学生不在的时候，进来了就犹豫着说：“实际上……”。每次商量的事情大半都是她的私事，例如正在交往的男朋友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所以她很犹豫；男朋友的态度一直模模糊糊暧昧不明，但自己却被他迷得毫无抵抗的余地之类的。有一次她想和男朋友一起去过夜旅行，但因为担心父母问起，所以来找我让我和她口径一致说是研习合宿延期了一天，当然我是干脆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且教育她说“这种事情应该你自己努力去解决”。

18岁正是打开“性”这扇大门的年纪，关西的名媛学校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是通学制并不住宿，所以尚处在家长的监视之下。有的学生如果彻夜未归，第二天早上回到家父亲就会凶恶地站在门口，又打又骂。近年来说到“交

往”必然是伴随着性关系的，但是那时候的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

大学研究室就像是大杂院，一间间屋子并排在一起。女生们选择其中的一扇门，敲门后进屋找老师商量事情。我并不是专业的咨询师，所以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咨询，而且会很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恶或是自己的看法。但我深信，人只有经历过才能学会。——有时候即便经历过可能也学不会。如果她本人已经倾向于某一个选择的话，我就不会阻止她。

我非常鲜明地记得当我说出“没办法啊，你早就这么想了吧？试试呗！”这句话的时候，坐在桌子对面原本十分消沉迷茫的学生“啪”地抬起头来，整个表情瞬间生动明亮起来。我有时候会觉得，糟了，中计了，感觉完全是对方占了上风。在众多的门中，学生会选择她认为会认可自己的那一扇门来进。做选择的人是对方，我不过是被选择的一方罢了。

在接受别人咨询的时候，我只注意一件事情。万一这个学生所做的选择失败而令他受伤的话，为了让他能随时回到我这里来寻求安慰，所以商量过程中我绝对不会否定他本人的意见和想法。如果商量对象说了“不行”的话，

这些寻求商量的人是绝对不会再去同一个地方的吧。但如果是从不否定他们选择的话，即便他们失败了，也能再次为了寻求帮助而回到我这里。我是这么认为的。

半夜的东大校园里，亮着灯的研究室并不多，但是仍旧会有学生跑到那里去寻求帮助。白天的时候因为出入我研究室的人比较多，所以不好说些私人的问题。他们都是瞅着没有人的时间来我研究室的。

其中有一个女生在和比自己年长的人交往，而且已经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发现对方似乎只是在利用她，从来都不会注意避孕的问题。每个月她都很担心月事会不会来，明明都快被不安所压垮却无法和对方倾诉什么，所以导致她吃了就吐。

听她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优等生，看着别人的眼色长大，回应老师和父母的期待已经成了一份工作。因为太过寂寞，才回应了那名男子的爱抚照顾，觉得对方能够弥补自己自信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她对男人的不信任感却怎么也消不掉。虽然很苦恼，却不能彻底和对方断绝关系。因为这些事情都不能责怪他人，所以只能一味地在心里逼迫自己。

听了这些，我问她：“你是不是弄错了倾诉的对象。”

“你希望他注意避孕的话就应该直接告诉他啊！”

希望你听了这个故事不要感到可笑，当事人是一个东大性研究学的女学生。因为希望我不会把这件事付之一笑，认真地回应她的需求，所以这个学生特意选择深夜来到我的研究室叙说这个略带沉重色彩的故事。

“你并不受对方的重视，这个事实你自己必须承认。”

我冷静地说出了事实，不论是多么令人痛苦的真实都比欺骗要好得多。虽然最近我也觉得，比起痛苦的真实，即便只是心理上的一些安慰也好，能够暂时抚慰对方的心灵创伤也是可以被允许的。

这个女生感觉到了我是真的对这个男人感到愤怒，对此她很是吃惊。她开始认识到这件事情或许比她想的要严重得多，实际上尽管她自己嘴上否认了，但是这积聚的不安已经在她的身体状态上表现了出来，所以她才会不断地吃了就吐。

那女生毕业之后，过了几年给我写了一封邮件，还附上了结婚照。新郎虽然看上去不怎么帅气但是似乎很老实，而女生则满脸幸福笑容地站在新郎身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最后这个孩子还是选择了老实诚恳的男人啊，

太好了，太好了。

上野研究室在学生中的别名叫做“保健室”，因为无处可去的学生总会不经意间汇集到这里。有的学生明明没有上过我的课，却会不时地到我的研究室来。总有几个常来的学生，过一段时间这些常来的学生还会有更替。

有一次，在几个学生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不在场的学生的传言。

“说起来，最近都没怎么见到AKIRA（假名）啊。出什么事了吗？”有人问起。

一个学生答道：“啊，是不是谈朋友了呀？因为会来这个办公室的人都是没有朋友的嘛！”

这话说得非常精辟，整个屋子里的人顿时都爆笑了起来。

没错，只要熬过迷茫困惑或是消沉郁闷，然后重新出发就好。因为“毕业”是只有你们才能办到的事情。



03

年岁渐长



粉丝

井上阳水是一个天才，他的粉丝都会这么说。

这所谓的天才，是指绝不会和他人相似。

除了阳水以外，还有谁能让我们聆听到像他这般的美妙音乐呢？

日本的新音乐虽然汲取了60年代美国的民谣特点，但是和美国的各民谣流派也不尽相似。“folk song”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就是“民谣”，以西部乡村曲调的简单和音为基础，歌词含义简单明了，谁都能唱。风靡一个世纪的鲍勃·迪伦、民谣女王琼·贝兹、彼得、保罗和玛丽等民谣歌手在音乐上并没有太大贡献，但是因为他们的歌曲比较简单谁都能学会，所以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日本歌手

中，吉田拓郎也属于这一系列。

日本的新音乐流派中也有不少著名的歌手、作曲人，例如演唱了不朽名作《神田川》的辉夜姬，还有佐田雅志、小椋佳等人。但是充满强烈感伤性和抒情性的日本版新音乐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新”，只能定义为一种引入了流行音乐弹奏方法的歌谣。因为年长的那一代也能够朗朗上口地唱出这种歌曲，所以才能经久不衰地流传下来。

荒井由实（之后改名为松任谷由实）作为一名歌姬，以城市风俗为主要的歌曲内容，她完全放弃了被揶揄为“四张半榻榻米歌曲”的日本版民谣，不带任何政治性和宣传性，为听众送上轻松的歌曲。听她的歌，就仿佛时光在倒流。她的声音不算好，而且将原本的四节拍变成了深受摇滚曲风影响的八节拍。

顺便说一句，旷世歌姬中岛美雪和夭折英雄尾崎丰的歌曲都带有强烈的感伤性，成为日本版流行歌曲中必不可少的一大歌谣类型。爵士、勃鲁斯、摇滚的歌手也不少，但都属于那种有原创特色的“日本版”。

音乐爱好者是很偏激狭隘的，明明没有任何根据，但是他们会仅凭着是否合适自己这一点来选择音乐，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完全没问题，而除此之外的音乐都会被他们认

为是噪音。像我就不喜欢歌谣、演歌和美空HIBARI的歌，但是阳水却是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的一个歌手。虽然我没有追星过、也没有去看过演唱会，但是所有他出的CD我几乎都买了。作为一个高傲而狭隘的听众，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只听巴赫的器乐曲，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仍旧在听阳水的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握巴赫和阳水之间的平衡的。同我一样高傲的一个喜欢巴赫的朋友，同时还喜欢着八代亚纪。

阳水出现的时候，我那一代的人听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歌曲，不由得仰天而叹。

成为“国民性歌谣”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能让人安心倾听安心歌唱。而且歌曲和音要简单，让人能够预想歌曲的走向，这样人们容易一起和唱。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真正的国民歌谣。

但实际上阳水的歌曲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其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总是会超出人们的预想，但也因此让人无法移开视线和耳朵。歌词里没有满满的信息，反而充满了那些双关语的文字游戏，而且少有那种日语词汇。比起头韵，尾韵更多一些。经历了政治的犬儒主义时代，即便只是歌曲，人们也不希望听到“希望”、“明天”这样的

词汇，“爱”啦“和平”之类的词汇也一样令人扫兴。虽说如此，绝望、感伤这样的情绪在现实中已经到处可见，自然也不太愿意听这样的歌曲。虽然可能是我乱发脾气，但是既然难得看一次红白歌会，却发现上台的年轻歌手不断地唱些“相信”、“生命”之类带有警世意味的歌曲的话，听了就想逃跑。也许是因为如果不是唱歌，他们根本就说不出这样的台词。但我觉得，就算是唱歌也不应该说这些令人感到羞愧的台词才对。忌野清志郎在台上唱出“大家是否爱着？”的时候，底下的听众都会高声回答“是”，但是怪僻的我却绝不想要成为其中一员，这样的歌我根本听不下去。

日本的歌手和作曲人大多擅长短调的抒情性慢歌，阳水也一样能唱出《WHY》、《金丝雀》这样充满透明感的慢歌，但是他同样也擅长快歌。像这样宽广的选曲能力，是其他歌手所不具备的，独属于阳水的特点。如果要问我喜欢阳水的哪一首歌，我会举出《来自暗夜之国》、《冰之世界》等歌曲，当然《为何上海》、《狮子和鹈鹕》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不只如此，阳水的嗓音具有极好的延展性，声音十分的美丽。我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第一批通过收音机来认识歌手的年代，和电视时代出生的人不同，歌手的容貌、体型无法成为歌手展现魅力的条件。无论阳水是用太阳镜遮去容貌还是他摘下墨镜之后会是怎样的一张脸，对我们这些粉丝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心情上的变化。

作曲家武满澈生前曾说过：“我用这一生所创造出来的时间……”，这句话令我震动颇大。原来如此，所谓音乐只是纯粹对时间的延续。对于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我们来说，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听到音乐可以说是来自神的馈赠。在听巴赫乐曲时，我的确能够感受到来自时间的纯粹赐予，但是阳水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极致幸福的时间。

最近我第一次去听了阳水的演唱会，而这一场演唱会是他为了纪念自己出道当歌手40周年而举办的。我头一次意识到，原来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阳水出生于1948年，和我同龄，今年都已经年过花甲。

我在舞台上所追寻的是过去我曾认为的阳水的形象，旁边的人都说“真是和以前一样，嗓音真棒啊！”，但我却觉得他的声音已经不在巅峰状态了，阳水已经不再是那全盛期的他了。

歌手的巅峰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将身体当作乐器的歌手恐怕都一样，免不了将命运和身体的衰退绑在一起。歌剧歌手有所谓的全盛期，而歌手也有巅峰时期，但都无法持续很长时间。

但作为粉丝，我所考虑的是另外一回事。阳水在衰老，我们也在衰老，时间是平等的，无论谁都无法逃避。作为和阳水同一代的我来说，正因为目睹着他的成长和老去，所以才分外希望他即便渐渐衰老也依旧能站到舞台上。不对，比起听众们自私地希望他保持过去荣光，或许我的这种想法更加过分吧。表演者的命运或许就是这样。过去曾是警察乐队成员之一的斯汀在50岁的时候来到日本开演唱会，那时候他的脑袋上头发很少，初现老态。即便如此，他在台上也一样跑跳着，作为观众的我感到满腔激动。没错，就这样，即便年纪不断增长也请保持着你现在的样子。和他人不一样的这种年龄叠加方式，请尽情地展现在我们这些听众的面前。

所谓粉丝，对偶像的要求是永无止尽的。



03

年岁渐长



夏末

我喜欢夏末。

夜蝉代替油蝉开始哀切地鸣叫，不知何时起夜里便能听到虫鸣，硬是告诉我们夏天即将过去。芒草日渐长高，渐渐泛白，这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夏天即将逝去的真实感。即将逝去的、逐渐衰老的、缓缓落下的，即便想挽留也办不到的……我大概是喜欢这些的。

我喜欢在夏末快傍晚的时候跑到没有别人的海边浴场里，躺在帆布睡椅上，在脸上盖着一顶宽边的帽子，也不下海游泳只是静静地度过独属于自己的时光。

不会有孩子们在那里吵闹，这个时候的海边已经不再是人潮集聚的高峰时段。虽然阳光还是很强，但是吹到身

上的风却带着淡淡的凉意，因为阳光照射而略感刺痛的皮肤也因为这微暖的风而好受了许多。这样的午后舒适闲静得令人想要一直这样保持下去，但是时间却不容情，太阳终会渐渐落下。我喜欢夏末的这一时光。

20岁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马上变成30岁，既是因为想要尽早地摆脱看不到未来的痛苦青春，也是因为不想亲身去体会所谓的女子盛放年华。所谓盛放也代表着季节正当时，是所有生物最鼎盛的时期。

我想尽量避开那绿色植物最为茂盛、满是生机的夏季时光，即便必须要经历这一段时期，我也希望能悄悄地躲起来尽快度过。

盛放也可以指代性爱的季节，也就是人20多岁的时候。我不太会处理自己根本不了解的性欲。这使得自己后来就和那些同岁的男孩一样，被压抑过度后变得更加强烈的性欲所摆布，万分后悔在刚开始的时候没能认真仔细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后来才发现，也许自己真的没有经历过作为一个女性所应该拥有的盛放年华。结婚、怀孕、生子。作为哺乳动物给自己的孩子喂奶，热衷于抚养孩子。专注于养胎、紧张却略带痛苦的哺乳、红润光滑的皮肤……因为过于专

注自己的生活，连盛夏的阳光都能被忽视遗忘，生活充实的人们在这个季节迎来属于自己的快乐盛放。

我是有意避开这个“女子盛放的季节”的，虽然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选择而后悔过，但也清楚因此而失去了什么。

仔细想来，20岁的时候一个劲儿地想要奔向30岁的那个想法，我的确把它实现成功了。大约半个多世纪之前，社会上都把30岁当作“已过盛放年华的女人”的代名词。而如今，30多岁的女性不论是在性爱市场，还是在结婚这方面都尚未退缩，堪称“败犬之女”。

没有观光客的旅游淡季，海边宾馆的泳池边。

这样一幅夏末的场景在森瑶子的笔下最是活灵活现。

“夏天，即将结束。”

森瑶子的出道作《情事》（集英社、1978年）便以这一句话作为开头，并且该书还获得了“昂文学奖”。她在38岁作为作家出道并发表处女作，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

要说到夏季的结束，不由得让人想起濑户内晴美，也就是现在的濑户内寂听所写的《夏季的结束》（新潮社、1963年）。她凭这本书获得了“女流文学奖”，并且成功地作为作家出道。我虽然不知道森女士是否注意到了濑户

内的作品，但是她自己写下《夏日的结束》是在41岁的时候。此时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已经过了性爱鼎盛时期，书中描述了一名抛夫弃子、长年留恋于不伦之恋的女子形象。

《夏日的结束》并不光是在季节的反映，而是自然和人生顶峰时期后的阴影所重叠结合而成的。

有一个词语叫做“青春朱夏白秋玄冬”。很多作家都是凭借青春小说出道的，但是森瑶子和濑户内寂听却不是，她们的作品虽然也能看做是朱夏小说，但准确说来都是在夏季巅峰即将过去的时期执笔而成的。女子的朱夏充满了结婚、产子、育儿……这也是她们作为生物，迎来“收获生命”的一个时期。我们会经常说“发情”这个词，为性爱而冲动，体内孕育出新的生命、小心呵护其成长，等他出生之后专注于抚养他长大……所谓收获生命，便是如此。

我疑惑于女性作家很少会去写产子·育儿的小说，虽然我自己没有生养过孩子，但我猜测或许她们在那个时期根本没有空闲去考虑这些。来不及为了写作而去自省自问，这个时期的她们只能一个劲儿地往前跑。

顺带说一句，有一种小说叫做“怀孕小说”。《怀孕小说》（筑摩书房、1994年）的作家齐藤美奈子凭借这部

优秀的作品顺利出道，但是据她所说这类故事描绘的大多是“意外怀孕而百般困惑的女子以及她的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很少有女主人公是在和所爱之人共同期待的前提下怀上孩子，从而达到幸福顶峰的。要说人生幸福的顶峰，人们大多会说是在结婚的时候，但如果问那些有孩子的人的话，他们都会告诉你说第一次生下孩子的时候，那种感动与幸福是无与伦比的。看来，“幸福”这个词似乎不适合用文学这种形式来表达。

森女士的《情事》中有这么一段文章。

“自己感觉到年轻逐渐被时光夺走，但是对性爱的需求和饥渴却在不断增强。有一段时间，我整颗心都被欲望充满，想要尽情地做爱直到厌烦为止，一瞬都不能摆脱这个鲜明的欲望。”

“想要尽情地做爱直到厌烦为止”这句话很快便在她同龄的那些女性读者中间流行开来，并激发起了她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快要40岁的这些女性无论对丈夫还是孩子都没有任何不满，也并不是想要破坏家庭的和谐，但是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夏”之巅峰即将结束……大塚HIKARI发明了一个直白露骨的新词汇，将这个时期形容为“女人的保质期已过”。

女人究竟什么时候算是过了“保质期”呢？

我想起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42岁的时候同比自己小的情人一起旅行的时候，曾经说过她“夺回了作为一个女人所应该拥有的身体”。是否真是如此？连波伏娃在那个年纪都会觉得自己作为女人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对此我颇受打击。她的丈夫萨特在那个时候还能到处勾引其他女性，两人之间的性“保质期”差距真的很大。

我原本以为这是过去才会有事，但是忽然发现比我小的酒井顺子（出生于1966年）在她即将4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书名居然叫做《抢跑，安全上垒？》（讲谈社、2007年）。酒井顺子凭借着她的《败将狂言》（讲谈社、2003年）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因此很有名，在《败将狂言》中对“败将”的定义是“未婚无子、40岁以上”。从中可以看出，在她看来30多岁的女性尚未从结婚这个市场上退出。换句话说，在这个年纪不光是性爱，作为性爱的果实——生孩子，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在稍早的时候，30多岁生孩子的女性都被称为“高龄产妇”，需要加强关注。但是厚生劳动省为了鼓励女性多生孩子，最近不再把30多岁的产妇算做高龄产妇了。

要说女性能维持性爱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想说只要她

本人期望，那就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乃木大将的母亲曾说过，女人在死亡之前一直都是女人。享年99岁的宇野千代也曾说过：“在死之前我都想一直谈恋爱”。

但是我认为“女人的保质期”这个词语里还包含了从男人们的立场出发所拥有的看法，因为将女性当做欲望对象的正是男人们。在死之前想要再谈一次恋爱，想要作为女人再次盛放，想要证明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现在也是男人渴求的性欲对象。桐野夏生的《灵魂，燃烧吧！》（每日新闻社、2005年）中那个丈夫去世的女子，在59岁的时候第一次和丈夫之外的男子体会了性爱，可谓相当的晚熟。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是意外。这个女主人公和我同岁，但是却把59岁的性爱当做了一件大事来描写。

对于那些已过巅峰时期的女性来说，余烬般的性爱也是存在的。这些并不会成为改变她们人生的大事件，只能看做是一种向阳的温暖回忆。夏日结束，秋意渐渐来临，成熟的性交就宛如此时发酵的落叶，这不正是年龄所带来的一种效果吗？



03

年岁渐长



逆风

曾经有人说过，我是一个“逆风而上的女人”。

那是我和朋友去襟裳海角时的事情了，说到襟裳海角就不由得让人想起森进一说的“襟裳的春天，什么都没有”，那里真的非常空旷清冷。

襟裳海角最著名的就是强风，海角处的观光设施里还设有让游客亲身体会强风的风洞试验设备。人们抓着手扶栏杆，体验每小时20千米的风速，风压十分的厉害。这里的风最高时速可达40千米，能够瞬间吹起广告牌掀飞屋顶，像我这样小个子的人立刻就会被吹走了。

站在海角最前端欣赏大海，分割东西两方的分界线上海浪一波波地拍打不停，扑面而来的便是来自大海的强

风。虽然这海风不如刚才在设施里体会的那般强劲，但也相当厉害了。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面向着风吹来的方向张开了双手，防风外套因为猎猎吹来的风鼓成了一面帆。就这样朝着前方倒下的话，整个身体都好像浮了起来一般，不用担心掌握不了平衡。我的头发也被吹起，整个身体都感受着风，无与伦比的畅快，让人不由地自心底笑了出来。和我一起来的那些同伴也模仿着我的动作，大家一起朝着同样的风吹来的方向，畅快地笑了起来。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但只要看到其他人的样子就感到非常有趣。一群人像孩子一般不断地笑闹着。

“你很适合迎着风啊！”同去的人这么说道，自那之后我就变成了“逆风而上的女人”。

我曾经被人说是“擅长逆风而行”。

我好像总是做一些惹别人厌烦的事情，在招来他人打击时，却兴奋地端好架势，念叨着“来了，来了！”，整个人的神经都像是猎人一般紧张起来。不对，或者说是像足球守门员的待命一样，向所有方向伸出了天线，不管球是从哪个方向过来都毫不放松。因为情绪十分高涨，脑子里产生了多巴胺。每次体会这种快感的时候，我根本不需

要任何药品。大概那些被称为冒险家的人都会有一个共通的经历。例如热衷于速度的摩托车手和那些攀登爱好者只要经历过一次，就都会再也放弃不了那种紧张感。

我后来发现这些人的感觉，同那些被称为AC（大孩子）的人的经历有些相似。所谓的大孩子，并不是指那些没能彻底成为大人的人，也不是“像孩子一样的大人”，而是指那些孩提时代经历着家人之间的纠纷长大的人。原本这个词的全称是“adult children of alcoholics”，也就是说父母是那种酗酒者，这些孩子在小时候受到父母的暴力和虐待，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长大之后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经常发生纠纷。然后便诞生了AC这个词。

如果生长环境是一个经常发生争吵和纠纷的家庭的话，那么对孩子来说家就不再是一个祥和的地方，反而充满了不安和紧张。孩子在家里为了对抗这种紧张所以总是防备着，就好像是为了抗击强风而全身做好准备一样，这样即使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也是要耗费能量的。如果这姿势成为习惯，那么即便是到了没有威胁的地方也不会有所放松。一旦他们感觉到不对，就会摆出向前冲的姿态。为了维持这样的姿态，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这些行动是他们自己采取的，所以有时会过分地

涉及到他人的隐私。他们不明白自己所熟悉的压力，其实在其他安全的环境下是不存在的。尽管他们事后都会对自己的过度紧张感到后悔，也清楚自己的过分之处，但习惯却怎么也改不掉。

情绪高涨的话就会浑身打颤，这种感觉源于我小时在家里的经历。不管家里人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很无聊的爆料。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很少有孩子是在完全没有问题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这一点不管放在谁的身上应该都适用。

虽说如此，要说到这个“习惯了高风压的身体”的比喻，我还是能想到一些原因的。

我曾经读过优秀生物学家福冈伸一的一篇文章，并对文中的论点深表赞同。他认为，生物是不会静止的。看上去不在运动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止的，而是因为它正处于正反两个方向运动的平衡状态。这种情况被称为动态平衡，一旦平衡崩溃，那么就会一下子偏向其中一方，如同发生了灾难性的雪崩。要想保持这样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所谓“非常时期的英雄难以成为平时的领头人”，也是一个道理。坂本龙马在明治维新成功不久后就逝世了，这么看来或许也是一桩好事。

所以我这个一旦遇上逆风，就瞬间活力十足全身感官被打开的性格也是一个麻烦。这个性格虽然适合乱世，但在安稳的时代里就实在是不适合。

30岁的时候我经常把“今天的没有常识就是明天的常识”当作口号，但相反的，“今天的常识就是明天的没有常识”反而是真实的情况。虽然到后来自己也变成了后者，但是代价却是不再能够迎风而上了。我以前认为的那些逆风，在自己转变想法之后都成了顺风。到了现在，受到大型活动的邀请坐在主要嘉宾席上这点仍旧令我感到不舒服。我总是觉得这个位子并不是自己指定的。大概，这种心情就和在野党派的政治家跑到执政党派的位子上时的心情是类似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办到的，而是被时代之风强硬地推到了这里。

这种想法其实能和“风向终将变化”的想法联系起来。我时常觉得并不是自己改变了，而是时代在紧紧地追赶我。但事实上，紧追自己不放的时代迟早也会被超越。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吹来的风永无停止，下一次的风从何处吹来我们也无法预料。但或许，我的长处就是不管风向如何都能直率面对吧。

时代之风算是一个比喻，但是真正的风我也是喜欢的。

虽然对灾区人们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好，但是每次听到台风接近的预报，我都会十分兴奋。我会特意在风吹雨打的台风天，穿上防水服跑去看河水上涨的贺茂川。平时总是平稳祥和的贺茂川在这时却是轰鸣不断奔流不止。虽然心里想着一旦被卷进河水大概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却还是站在河堤上，近距离地静静守望着水位不断上涨。

我想要在台风登陆的那一天跑到高知县的室户海角，当然了，千叶县的犬吠海角也不错。那种感觉又会是如何呢？

等我到了可以实现这个梦想的年纪时，大概只能换来一个被风击倒，大腿骨折的下场吧。



03

年岁渐长



正月

从年末到正月，是属于我孤身一人的魔之时刻。

而正月是属于家人的时间，有家的人都会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尚有家人的那些独身者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到老家。因为城里的人大都回乡下了，商店街至少会休业三天，在那之前我总是忙着买日常所需的食品，就好像真的快要过冬了似的。在这个时候，寂寥之情总是充满了孤身者的心中。

我以前做过一个调查，叫做“有时间·时间不足”。一般大家把那些拥有较多可自由支配金钱的人称为“有钱人”，那么我就把那些拥有较多属于自己自由时间的人称

为“有时间的人”。每个人每天就只有24小时，但并不是说那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多的人，就能说是富裕的“有时间人”。通过调查我发现，如果没有任何可做的事情或者根本没人能陪他打发时间的话，不管这个人有多少自由的时间，那都等同地狱。

以前我一个人过正月，就是这种感觉。平时去的那些地方都休息了，想看电视，可所有频道放的都是差不多的新年综艺节目。时间虽然很充裕，但是也根本快乐不起来，感觉无聊和孤独都在啃食自己。一等那休业的三天结束，我立刻就放下心来。

如今的正月，不管是除夕还是元旦便利店都是24小时营业，街上的风景也不会因为正月而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三天里我都会尽量避免使用厨房，即便做了可以放置很长时间的年菜，我也不过是把它们摆好样子吃上一次，到了第二天又换回了砂锅料理。如果碰巧不想做饭的话，那就是去宾馆或是家庭餐厅，总不至于饿肚子。哪怕是一个人过正月，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以前，圣诞节也是属于家人的节日，后来又变成了情侣专属。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家人或是爱人的，圣诞节和谁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而且，圣诞节说到底也

是国外传进来的节日，日本人也并非都是基督教徒，即便没有人一起共度圣诞夜，也不见得会有多难受。

但是，正月还是不一样的。

独身者在正月会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没有亲人这一事实。

我有好多年是在老家同家人一起共度正月的，有了爱人后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过。和家人一起过正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父母兄弟还有兄弟们的孩子，所有人都会回到老家，大家一起做年菜煮杂煮，一起说“恭贺新禧”，然后一起举行证明父亲是一家之长的仪式……

在父母都已经去世的现在，我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老家了。

大概对很多人来说，到了我这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子了，过正月也是和这些新的家人一起。但是，我却没有这个选择项。

我真正的一个人过正月是在国外的時候。到了圣诞节，学生们都像退潮一般纷纷回乡，学生宿舍和公寓里面，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来自遥远国外，没法回国的留学生。在本应和家人一起共度的时间里，很少会有人愿意去搭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我在德国生活了一年。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圣诞节就是

一年的终点，就好像正月对日本人的意义一样。圣诞节的时候我踏着虚浮的脚步走在街上，看到周围的情景，我甚至开始想要“找个家人”。

因为有一对美国情侣曾到我家借宿过，所以他们以亲人的身份邀请我去他们家。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便拜托他们和我一起度过。横跨大西洋之后，在得克萨斯州的纳什维尔我度过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圣诞节。纳什维尔是一个充满了西部乡村风情的城市，那家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带我去参加教会的弥撒，所有的赞美歌在我听来都带着西部乡村的味道。

我为他们准备了自己制作的圣诞礼物，他们非常的高兴。我们一起评价暖炉前散落的礼物，一起在厨房烤蛋糕。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但是我却体会到了“回乡”的感觉，在那一瞬间我成了“有家人的人”。

母亲去世了，父亲也在我的目送下走了，然后我过了第一个他们都不在的正月。

在那之前，每年正月回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份工作，但那一年我再也没有回去的必要了。对这个事实，我其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当我想到今年真的是一个人过年的时候，我忽然想要

“找一个家人”。

我认识一些关系比较亲密的女性朋友，她们也会两个人一起过正月，我也跑去拜托朋友说：“拜托了，除夕和元旦和我一起过吧！”她们两个答应得很爽快，大家一起做了稍带年味的料理，就着罐头啤酒一起吃了年夜饭，然后快天亮的时候跑到附近的神社一起去新年初拜。我对她们两个人一直都很感激，每次和她们见面的时候都会怀念地说道：“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做了一回‘正月家人’呢！”

我在那个时候发现，孤身一人的人其实都是从心底嫉妒着那些“有家人”的人。

或者说，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过年的时候，我就需要找一些愿意“当我家人”的人。在世界各地，都会有愿意和我一起“组建家庭”的人。我跑到别人家里，厚着脸皮地寻求温暖。在机场和他们重逢，听他们对我说“你回来啦”。其实这些也不过是在那几天里才会发生的事情。

这几年，每年的除夕元旦我都是和另外三个同样孤身一人的男女一起度过的。从傍晚开始大家烧着火锅，打开电视看那一年一次的歌谣节目和NHK的红白歌战。然后说

些类似“唉，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么！”、“这样怎么会有收视率啊！”、“话说回来，最近日本这些孩子的手脚都长了不少呢！”之类的话。我们都是长年远离祖国，刚从国外回来的。因为平时都不怎么看电视，上台的歌手我们大都也不认识，都是一些没见过没听过的人，所以反而勾起了一股在异国的情绪，算是一个新鲜的体验。

大家谈得正兴起的时候，住在附近的手打荞麦名人送来了新打的荞麦和他夫人特制的沾酱油。我们只要准备好芥末和佐料就好。切得极细的二八荞麦，掐好秒表，只煮上40秒。“真好吃啊！”、“名不虚传！”一边充满感激地品尝他人的劳动成果，一边赞扬，然后等待新的一年慢慢到来。这种美好的、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固定节目是只有除夕才能体会到的。

即将迎来新的一年，我们准备好冰凉的香槟，开始倒数计时。5、4、3、2、1……“嘭”的一声，香槟塞子弹飞，我们彼此恭贺新年快乐。

虽然每年说的句子都是固定的“去年受你多方照顾，今年也请多多关照”，但是我们却思绪万千。我们这些人年纪都不小了，有些人的身体可能也不那么健康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我们真切的祝愿：希望今年也能顺利度过，到

了明年大家还能一起吃除夕饭。

我把这个称为“除夕家人”。

但这宝贵的“除夕家人”里，有两个人今年除夕的时候就将离开日本，到了那时我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招募新的“除夕家人”呢？还是干脆就在滑雪场过？或者跑到国外，和朋友一起迎接正月到来？要么跑到别的朋友那里去？话说在朋友经营的膳宿公寓过正月也不错。

我想来想去，发现选择太多一时有些晕头转向。

虽然我自己没有家人了，但是“值得依赖的人”还是有的，在这时我欣慰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03

年
岁
渐
长



花甲

我迎来了花甲之年。

作为祝贺礼物，我收到了其他人送的红色玫瑰、红色口红和红色的内裤。除了这些，还有红色项链、红色毛巾、红色披肩和猫咪装饰品。万幸的是，还好没有收到红色的棉坎肩。

我收到了很多人的祝贺，真的感到非常幸福。

出生至今，已经六十年了。

六十岁也被称为花甲，干支轮了五圈，再一次回到了生年的干支，所以也可以叫做还历。听说因为是回到了出生那年的干支，就等于是回到婴儿时期，所以要随身携带

或者穿着红色的东西。所以今年夏天，我都要穿着红色的T恤戴着红色首饰度过了。

没想到自己已经活了六十年了，我原以为自己是活不了那么长的。

我都想要表扬自己了。

我已经过了人生的巅峰时期，生命里留下的也都是一些无法重来的事情，后悔的事情也是有的。现在回顾一下我之前的人生，如今我已经到了用过去式来叙述自己的人生了。

有的人说一旦过了四十岁，时间的流逝就会变快。

我却从没这么想过，四十岁过后的那一年、一年，每年的长度都和以前一样，足够了。一件一件地完成工作，竭尽全力地过好当下，每天的日子就好像是在走钢丝一样，为了过好每一天我付出了所有的精力。每当越过一道波涛，下一道波浪又在前方等着我，根本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每年到了年末，我都会如释重负，感到这一年总算过去了。对我来说一年前的事情就好像是十年前一般。这样应该算得上充实的人生吧？从没有时间瞻前顾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还是算得上“充实”的。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想重来一次，我一定会说

一次就足够了。

2008年7月26日，举办了一个派对，叫做“大约60岁的女子派对”，举办派对的是那一群处于妇女解放运动时代的女性。1947年到1949年间被称为“婴儿潮”年代，她们召集了出生在这三年里的女性们，大家齐聚一堂彼此祝贺花甲之龄到来。

组织者是麻鸟澄江、平川和子、米津知子、丸本百合子等人，她们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以前曾经举办过魔女演唱会的田中美津和中山千夏也在。妇女解放运动正盛的时候我人不在东京，所以对当时的热潮不太了解，即便如此她们也把我当作同伴了。

表演节目是由剧团“青鸟”负责的，剧团成员都是女性。她们保持着少女时期的那种纯洁无垢，只有年龄在不断增加，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剧团。

没想到我也活到了六十岁。每个人的人生都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一步步地走了过来描绘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从妇女解放运动至今也已经过去了40年。

派对举办前，我对周围的年轻人号召道：

“这次是把妇女解放运动时代的女性们召集到了一

起，这样的机会在今后恐怕是不会有第二次了，值得你们来看一看”。

年轻人们提心吊胆地来了，但是不管是在签到处还是在后台，她们都很快地融入了进去和其他人一起工作起来。我想她们是看到大自己三倍的这些女性仍能这么快乐、生机勃勃地汇集到一起，从而受到了一点刺激吧。

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这些女性都是多才多艺的，比起麻烦地讲述道理，她们往往先是身体力行起来。唱歌舞蹈，那般精通而熟悉的模样是很难模仿的。相比起来我的才能却根本拿不出手，对于自己成了一个“既不会唱又不会跳”的研究者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说起来，如果能歌善舞的话，我大概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研究者了。

吉冈SHIGEMI把与谢野晶子和金子MISUZU的诗用钢琴演奏了出来，传说中的摇滚歌手中山RABI总是一身朋克风和破旧的牛仔裤，但是她的摇滚乐曲却仿佛能冻结时间一般深入人心。真正的艺人中山千夏靠着她的口才和自创的歌曲带动了现场的气氛。

派对上曾经做过歌手的麻鸟女士把自己对这个派对的看法融入到了她作词作曲的歌中，而正巧来到日本的李政美则用她那清亮宽广的嗓音为我们演唱了这首歌，我的心

灵被深深地打动了。听说麻鸟女士在征询李政美的时候说过“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能请你为我唱一曲吗？”，而她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真是一份不错的花甲庆贺礼物啊！

这首歌的题目叫做《满月之夜》，我想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部分歌词。

满月之夜，月光挥洒
静心倾听那海的声音
独自站在那无名的海岸
今夜，让我在此祈祷
就在这铭刻时光的海浪之中
我再一次回到了出生之日

拥抱着 摸索着 超越了时间
靠近后又离开宛若那波浪
重逢这涨潮之时的喧闹
完整的我迎来了满月

潮水就好像是女性的节奏。听说麻鸟女士是想象着怀孕女子的充实生活，写下这首歌的。她自己并没有成为母

亲，但是这种心情即便是没能成为母亲，女性也能体会到。歌词中有一句是“没有惧怕之物。即便宇宙宽广无垠，那也始终在我的手中”。

作为歌曲中的叠句“完整的我迎来了满月”充满了一个女性的充实生活，除我之外什么都不需要、也什么都不惧怕，女性的充实生活和自负充斥其中。我不由得想要流泪。

“大约60岁的女子派对”虽说是麻鸟女士为了纪念自己的花甲生日而企划的一个活动，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者来说这也是她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礼物。她慷慨地把这一刻的美丽时光和我们一起分享了。

派对的时候我常能看到那些参加者在拍纪念照片。派对上还准备了cosplay用的假发、服装和小道具，充满了游玩乐趣，充分地周到。我们热闹地说着话装扮自己，然后一起拍照片。

作为派对的终曲，她们用幻灯片将所有人的简历投射了出来，非常的有创意。她们通过这个活动告诉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是这个派对的主角。

当时，我在邀请周围的年轻人同去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机会在今后恐怕是不会有第二次了”，但其实心里还

有一个想法没能说出口。再过十年我们这些花甲之龄的女人就将七十岁，再过二十年便是八十岁。到了那时，我们中谁会离开人世，谁会一直活下去，没有人知道。今天来到这里的人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能够重聚一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其他人虽然也都没有说出口，但恐怕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想法吧。

离别曲是由中山千夏作词的《再见》。

再见的真正含义啊
其实是定能再相见
所以，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和德语中的“再见”的确都有“再次想见”的意思。而日语的“再见”也有一个“若能再会”的意思。

即便是安慰也好、一时的执着也好，让我们把这万思绪融入到“再见”中，一起歌唱“再次相见”吧。不知什么时候，会场里的人都站了起来，揽着彼此的肩一起歌唱。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了歌的力量、诗的力量。

这么美妙的花甲派对，恐怕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03

年岁渐长



读者

如果变成“一个人”的话

一个50岁时失去了丈夫的女性在书店看到了我写的《一个人的老后》。听说她读过后，觉得这本书就是为她而写的。我的书能这样被读者接受，我感到很开心。

人都是孤单地出生，孤单地死去的……这并不是真实。在你死亡的时候或许真的是孤身一人，但是你出生的时候却不可能是一个人。有生你的母亲，有参与其中的父亲，你的祖父母、兄弟、亲人都会在，在大家的包围下你出生了。

也许在以前人在死亡的时候也不会是一个人，大家都是孩子孙子以及亲人的目送下走向那个世界的吧。但是意外地我们迎来了超老龄化社会，越是活得长，周围的人就越是比自己去世得要早。所谓活得长的痛苦，大概就是这种失去的痛苦吧。

人在出生的时候虽然不会是一个人，但是渐渐地随着长大就会变成一个人。失去了配偶，孩子也渐渐长大，孙子也长大成人。在我们渐渐变成一个人的过程中，谁都拥有着一个人长长的关于失去的故事。

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为了写书，而跑去采访那些变成寡居老人的时候。在向他们提问的时候，都是从他们变成孤身一人的过程中那长长的关于失去的故事问起的。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孤身一人的，而是渐渐地变成一个人的。

久田惠女士曾经为作家村田喜代子的《与你共忘》（朝日新闻出版、2009年）写过书评。（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3月29日）正如书名所述，整本书讲述了共度30多年的一对老夫妻之间发生的故事。“并非是父女，原来也素不相识。而且两人之间也不再是恋人关系，那么作为夫妻，你和这名男子又有怎样特别的关系呢？”离婚后始

终孤身一人的久田女士这么问道，在书评的最后，她这么写道。

“没有丈夫的人生虽然也有轻松快乐的地方，但是总觉得太过单调，一点也不有趣。我有一种被打垮了的感觉。”

久田女士非常的诚实。

话虽如此，实际生活中是不会有妻子像书名所写的那样，“和丈夫一起赴死”的吧。田原总一郎的《我们的爱》（讲谈社、2003年）中，曾深情地以相闻歌“你若故去，我必追随”赠与他的妻子节子女士，但实际上他的爱妻去世后，他也还是活得好好的。写下《原来你已不在》（新潮社、2008年）的城山三郎也是忍受了妻子去世的痛苦，独自生活了下来。也许那些已经先走一步的妻子们在那个世界也祈祷着被自己留下来的丈夫能够好好地活着，直到死亡真正来临。

这么想来，也许离别和死别都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和配偶一起共度的时光，自己孤身一人走过的岁月。只有体会到了这两种情感，才能在唯一一次的人生中感受到双倍的美丽。

我渐渐觉得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成为一个人，只不过

是时间早晚的区别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是不要在太晚的时候变成一个人比较好，这样重新出发也会比较容易。事实上，我的一个朋友在60多岁的时候失去了丈夫，但之后活得却更加精彩。她始终坚持“是我的丈夫给了我这样的时间”。在她看来，丈夫活着的时候很快乐，他去世之后也有别样的快乐。

一旦变成一个人，那么原因什么的也就不再重要。那些孤身一人的生活方式其实也都很类似，在我来说就是一日之长。所以对于那些重回单身生活的人，我都会说上一句：

“欢迎你回来”。

一个人生活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和空间。不管做什么都不需要他人的许可，也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女性从小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当和其他人同处一个空间或时间的时候，总会压抑自己去优先考虑对方的心情和习惯。这种心情大概男人们是无法理解的吧。妻子在场时如果自己想做些什么都会看一眼妻子的脸色或是取得同意，有这种习惯的男人很少见。

一个人生活的话，那么就不会觉得一个人是痛苦或快

乐的，因为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周刊朝日》（2009年3月27日发行）上曾看到过一个特辑，是针对单身女性的“不知为何在现代流行起来的《善于一个人生活》”的。对于人们如此不擅长一个人生活这一点，我反而比较吃惊。特辑征求了读者的评价，我总结为“女性大多习惯于看着对方的脸色行事，因而会积累不少的紧张疲劳。所以她们才会觉得一个人生活比较好，并付诸实行。”而特辑中所有的实例也都说明了这一点。喜欢一个人去唱卡拉OK的女性表示“和其他人一起去的话就要在乎别人的意见，不能唱自己喜欢的歌了。为了缓解这样的压力，我会在别的日子再一个人去唱卡拉OK”。其他的女性也表示，虽然有男朋友，但是一起去的话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步调来享受了……直接点说，比起和男朋友在一起，她们都认为一个人呆着比较快乐。

正因为一个人是基本的生活方式，所以和其他人在一起才会有别样的快乐。我想人是没有理由非得和自己讨厌的人一起生活不可的。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正是人生所赐予我们的礼物吧。

一个人的牵绊

我的一个大前辈吉武辉子女士教会了我一句话，老了以后比起有钱，有人陪伴会更美好。我查了之后发现，“有人陪伴”这个词的起源很早，最早出现在金森TOSHIE的《有人陪伴、有朋友比有钱好》（DOMESU出版、2003年）。

说起来，还有一个词叫做“有家人”。

我脾气比较别扭，说到有家人我就会马上想到把真正的那些家人都刨除。对于那些一直依靠着家人的人来说，失去家人的话就会变得十分孤独。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晚年的他失去了妻子之后就一直窝在家中生活。

所以说，有家人和有人陪伴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减去了家人，对于有人陪伴的人来说还有不是家人的、名为朋友的那群人存在。

发明了“草食男子”一词的深泽真纪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了不让自己被剔除的人际关系维持法》（光文社、2009年）。我和她本人见过面之后才知道，这本书是她对于我所写的《一个人的老后》所作出的答复。

深泽小姐表示，朋友在人际关系上她认为属于“上级

篇”。她认为我所主张的“做到有人陪伴”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到的。的确如此，和夫妻、恋人不同，朋友之间既没有固定的作用也没有定型的概念。即便关系好也要讲求礼仪，对于涉及到他人隐私的把握也有一个必须的度。有时候也得向对方表示敬意，并考虑到她们的想法。而且由于和对方之间的关系不同，朋友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并不一样。说起来，在有些家庭里大家会鲁莽地去探究家人心中的想法，这在旁人看来算得上是野蛮的做法了。事实上，即便彼此互为家人，也是需要礼仪和节制的。

对于朋友关系用上“维持”这一点，我是不太满意的。有的人认为所谓的朋友，即便数年不见，在重逢的那一刻也都能像是昨天才见过一般熟悉才对。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身为朋友却数年不见就意味着不见面也没关系。会有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明在你的人生中没有那个人的存在之处。你们之间根本不是彼此需要的朋友关系。如果是非常在乎的关系的话，那么相应的维持也是必要的。

我认识一个人，他说过：“真正的朋友就应该算是学生时代的那些人吧，成人后就交不来朋友了。”但是他

也说过：“学生时代的那些朋友都和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即便偶尔见面了，聊天的话题也不一样了。”

聊不上天的人，我认为算不上朋友。以前曾是朋友的人，也不代表永远都会是朋友。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同，随着人生的前进，彼此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变。

人类是一种会变化的生物，每次变化都会有新的相遇，需求也会有所改变。有时能有一个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会比较好，有的时候会希望能一直和朋友黏在一起。所以我不管是几岁、什么时候、在何处，都会交新朋友。在我看来“需求是发明之母”。

而且朋友还有一个好处，我们绝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朋友就感到足够。不管是恋人还是丈夫，我们都约定俗成的只会找一个，但是朋友不管有多少都没关系。我们不会因为多了一个朋友，而减少对其他朋友的友情。或者说，一个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和另外一个好朋友如果能够彼此认识并友好相处的话，在我们看来就是最好的事了。如果她们认识的契机是我的话，我就会更高兴了。

前一阵子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之前，我和优子一起去旅行了哦！”，我立刻回道：“啊，真是的。如果你们也邀请我就更好了嘛！”，然后朋友就说：“那么下次我

们三个人去泡温泉吧！”这样的对话想来是不会发生在男女的三角关系之间的吧。

那些同样孤身的朋友正是因为没有家人，所以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性。所以她们才会有意识地去交朋友，并且重视彼此间的友情。即便是有家人，但如果孩子先去世丈夫也离开了的话，最后会留在自己身边的不正是那些朋友吗？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意料之外地成了《一个人的杂志》（文艺春秋、2008年）这本杂志的总编，以那些现役的独身者为对象，举办了一场名为“一个人大问卷调查”的活动。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而这些受调查者的回答如下：

“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人生活的，所以就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不会因为是一个人而特意做些什么，所以不想回答这么傻的问题。”

原来如此，我对自己的企划做了一番反省。

收到了这样的回答后，我也跑去问了身边那些独自生

活的人；从而明白了几件事。开始一个人生活之后，最先改变的习惯就是再也不会在上厕所的时候锁门了。接下来便是不再关上厕所的门。也有人说洗完澡之后喜欢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据说那种体验十分的特别。

而且晚上疲惫地从外面回到家里时，在空无一人的家里解放自己，真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快感。

80年代后半期，艺人山口美江出演了一个紫苏腌茄子的广告。广告中，她在深夜的便利店一边说着“想吃紫苏腌茄子”一边到处寻找，找到后踉踉跄跄地在一片黑暗中回家，这一幕场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家里没有人等你回家、连灯都没有亮就是悲惨的代名词，但是20多年后，一个人生活的情况也有所变化了。

到了现在，那些虽已结婚但仍在工作的女性很可能回到家后，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或者该说，她们必须赶在其他人之前回到家里，打开灯换完衣服，然后跑去准备家人的晚饭。和这些女性的负担相比，回到属于自己的家里，把紫苏腌茄子当作小菜，配着啤酒慢慢品尝，这种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反倒显得更加的轻松。

在《一个人的杂志》上刊登了酒井顺子、香山RIKA和我的三人对谈，我们三个被称为“日本最强败犬三人

组”。在下面这一点上，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没有灯亮着的那一刻，其实心里是松了一口气的。”

那是自然的。明明是一个人生活，但如果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灯亮着的话，一定会吓一跳吧。

当然，有时候和其他人在一起会很快乐，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也同样快乐。看过日本夫妻之间的数据之后我发现，很多妻子觉得丈夫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压力。有的女性在丈夫出门之后，因为家里没有其他人，就会感到轻松和解放。男性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他们通常在周末会回到家里，平日则是一个人去外地工作。每当他们回到外地的公寓，也会感到一种放松。

一个人生活、两个人生活、很多人一起生活，到底哪种方式比较好是要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的。那些在大家族里长大的人可能会觉得一个人生活是种痛苦的事情，但对于那些从儿童到成人，从来都是独占一间房的人来说即便新婚，如果不分房的话可能都会睡不着。夫妻间的距离也是因人而异的，各种距离都可能产生。例如双人床、同房不同床、不同房、隔着一扇拉门、需要墙壁和房门，等等。我有个朋友也是新婚，他们住在复式的公寓里，妻子

住在楼上，丈夫则住在楼下，两个人之间说话都是靠打电话的。虽然丈夫抱怨说这和谈朋友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于身为独生子女的妻子来说这样的距离却正好。

因为受到了批评，所以我们马上修改了问卷，把问题变成了“一个人生活的好处和一个人生活的困扰分别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所有人的回答中，都是压倒性的“好处”多于“困扰”。关于“困扰”这一点，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小偷、被人闯空屋、生病时的不安之类的。这些自然是值得我们担心的。

有的人年轻时比较刚强，但是一旦被闯过一次空屋的话，这种不安就不会消失。他们会搬进有保安的公寓，感受到其他人和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时，会觉得比较安心。

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距离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觉得在同一个屋子里看到其他人的身影会比较好；有的人觉得同一幢房子的不同房间或者是楼上楼下能够听见微弱的声音就好；有的人则希望即便住在同一幢楼里但是房间分开能够保证隐私会比较好；也有人觉得干脆是不同的房子会更好……每个人的喜好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只要空间足够，也不用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一

起生活。有家房地产开发商做了一个企划，他们计划在那须高原一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设面向老人的看护型住宅区“百年公社”。关于设计方案这一方面，开发商考虑到不可能在这样自然宽广的环境下建设成像城市那般高层住宅的样式，因此采用了设计师另一套方案，在土地上建设分散性独立住宅。这样的话，只要有电话相通，那么即便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没有什么关系。

最近，我的老后计划倾向于一个人呆在家里。

一个人的将来

今后单身居住的人会越来越多，并不光是那些老人，年轻的、中老年的男女中独自生活的人也会逐渐增多。我们根据不同年龄层来研究夫妻同住的情况，发现60岁后半期到70岁前半期的比例是最高的。超过这个年龄段的话，有很多人因为配偶去世而成了独居者，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年龄低于这一阶段的独居比例非常高。因为在50岁以下的人群中，分居者、离婚的以及未婚的单身人群在不断增加。根据人口学家的计算，现在处于40岁这个年龄层的男性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一生都不会结婚，而女性

则是每五人中一人。

日本的累计婚姻率（只要结过一次婚就算）在60年代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之后开始转向减少的趋势。而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60岁后半期到70岁前半期的人正是在这个年代结婚的。这些人把婚姻当做一辈子的事情，构建了家庭，两个人一起迎接老后的生活，可谓非常幸福。这一代人在日本的历史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今工作也成了在退休前要干一辈子的一件事，结婚也成了“永久就业”。随着雇佣制度的稳定性被打破，结婚安定性也随之崩溃。年轻人见面的时候打招呼常用的问题也变成了“结婚了吗？”，这在6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常识”，是一种惯例。但是过去的这种“常识”变成了如今的“非常识”。这半个世纪的长度足够社会发生了这么一场变化。

一般社会上都认为男女在结为夫妻之后就应算做是一个人，因此那些独身的人都是被排挤在这一部分之外的。但如今不论男女独身者的人数都在增加，同为独身者的人纷纷凑成对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进步”呢？因为遭遇不幸而变成独身的那些人重新寻找伴侣再次结成对子，这种愿望是不是本人和他周围的人都会有的呢？

当我看到那些关于“相亲活动”、“婚姻诈骗”之类的报道时，总是感到人们把独身者当做“寻求与异性相遇，被迫待机中”的一种存在。有些报道是关于遇到婚姻诈骗后起意杀人的事件，看到这个我觉得那些独身男子大概对于恋爱和结婚都是没有免疫力的。

在和我同辈的朋友中，离过一次婚的独身者很多，她们即便是想找男朋友也不会想要再婚。那些离婚独居者大部分都认为“结婚只要一次就足够了”。即便是因为配偶去世而独身的人大多也觉得“变成一个人后反而轻松了很多”，不会想要再婚。最主要的是对她们来说，丈夫留下的房子和遗属养老金就足够她们生活了。在日本法律里，男子有义务赡养自己的妻子，因此一旦再婚女子也就会失去前夫所留下的那些遗属养老金。这笔钱算是好不容易才到手的，用起来也完全不用顾忌他人，对她们来说根本不需要白白放手。而且因为“黄昏恋”而想要再婚的话，彼此的孩子就成了阻碍。孩子们不希望因为再婚而产生后母、遗产继承和墓地之类的问题。所以只要不结婚，在孩子们之间也是允许寡居父母有新异性恋人的。

我一个独居的朋友生活得非常快乐，她住在男友家附近，经常和男友一起吃饭共度周末，有时候也会去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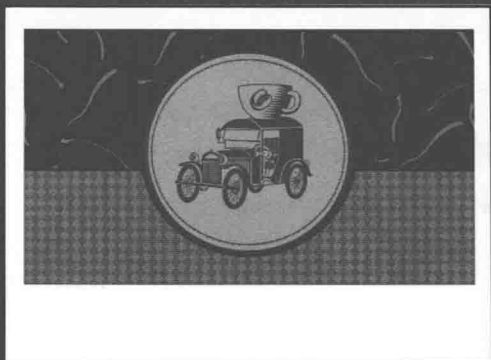
这样既确保了自己的住处和钱财，彼此之间也不会侵犯什么。她也从不过多接触男方的家人。我那离婚的朋友让自己的孩子叫新男友为“叔叔”，如果她强硬要求孩子们称呼他“父亲”的话，大概就会引起矛盾了吧。

像这种周末氛围浓厚的约会方式和如今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很相似。现在的年轻人之间交往也并不是以结婚为前提，这个“交往”中虽然也包含有性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说“试婚”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做爱成了理所当然，反而是那些不渴求性关系的年轻情侣成了“茶水朋友”。老人情侣和年轻情侣之间意外地有共通之处。而这些交往也包含了同性·异性在内。在那些男女同校的年代里，友情和性别无关。

结婚属于社会契约，而“结为夫妻”则是繁殖期所产生的行动。夫妻是抚育孩子的战友，但是孩子出生成长这一事业结束之后，是不是可以先解除一下这种契约，重新寻找对象结成夫妻呢？想来这样的关系会更融洽吧。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和同一个人重新契约。

在如今这一超老龄化社会里，从家族义务中解放出来的男女独身者完全可以像小时候男女同校那样寻找新的交往关系，基于此我写下了《一个人的未来》。人生若是80

年的话，那么需要夫妻关系的时间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如果是100年的话，那么就是五分之一。我想差不多应该可以舍弃“两人生活便是终点”这种想法了。



04

一个人的现在



04

一个人的现在



姿态

我和这次的采访对象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那之前我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和她寒暄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很着急。我必须要问她很多问题，例如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或者她在写书的时候几岁？当时在考虑什么？做着什么工作？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可是怎么也开不了口。

面对着曾亲身经历过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可是话题却怎么也拉不到采访的核心上。不容我多想，约定好的时间到了，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这次采访真是浪费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时间，自己很是

后悔。桌子对面的她却始终保持着温柔平和的表情，姿态非常的优美。

在那一刻，我终于了悟了。

问题不在于她过去做了些什么，她经历了无数的事件，克服了种种苦难，如今已经是姿态优美典雅的老妇人了。她说话比较舒缓但很有耐心，眼角带着笑纹和那略带悲哀的笑容，语气平缓但有时又略显辛辣……从她的姿态言语中可以看得出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经历对她造成的影响，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可惜后悔。早知道和她共度的这数小时里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情，好好淡淡她所经历的一切。

时间和经验造就了这个人的“现在”，那么我所应该关注的不是这个人的“过去”，而是应该关注她的“现在”才对……

以前我和另外一个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体会，那是在一个派对会场，我发现一位娇小的女性放松地站在大厅柱子的阴影里。我是通过照片认识她的，过去有一段时间她因为绯闻而惹得媒体大肆报道。但是站在离我不过数米距离处的她却收敛着自己的气场，无视周围的喧闹，只是静谧地、超然地站在那里。难以想象过去精

力那么旺盛的人会变成如今这样……我想起这个人曾经历过的人生波澜，对她如今洗尽铅华毫不在乎的样子有了好感。那个人过去所经历的那些困苦时光造就了如今的她，她那平和的姿态让我看入了迷。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回忆起控告歧视老人问题的女权主义者Barbara McDonald，她在70岁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说她和其他老人不同，活得很精神的话，我并不认为那是表扬。如果这位女性接受了你的表扬，那就等于她为拒绝老龄女性加了一把火。”

所以不能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说你比其他老人年轻多了，这不仅是你单方面的想法，而且也是在贬低对方，让她反而感觉到了年龄的问题。

上了年纪的女性并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年轻女性存在的，也不要认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也不要以为上了年纪的女性从以前开始就是如今这个样子，了解70岁、80岁、90岁分别是怎样的存在，都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的过程。我们所处的社会可以说是在否定我们的存在，上了年纪的女性越是叙述她们这方面的经历，

我们就越会明白这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这位满头银发的娇小女性可谓是美国女权主义者的集合体，她的演讲内容十分激烈。当时30多岁的我也去听了那次演讲。我对她非常感兴趣，所以跑去接触了她询问是否能把她的演讲内容介绍到日本。这便是后来那本翻译著作《我所亲见的——女同性恋者口中的老人歧视》（上野千鹤子和辛西娅·里奇共著、寺泽惠美子等翻译、原柳舍、1994年）的由来。

她还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年轻人会跑到我这个老女人家里来做生平故事的采访，问些诸如你是怎么活过来的之类的问题。但是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现在每天的感受如何？每天都做些什么？没错，她们感兴趣的不是我的现在，而是我的过去。但我并不是过去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过着平凡的日子，年纪有点大的女人罢了。老人可不是过去的遗留品。或者说，我们这些老人的经历是其他人所没有的，正因为上了年纪才能每天都探索新的现实。”

我曾经参与的一个老人交流会里有一条不明文的规矩，那就是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不说过去的职业和经历。所有人其实都已经退休不工作了，在交流会里大家都是无

名者，不管他“在俗世里是怎样的身份”。

作为替代，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现在正感兴趣的事情。例如，“现在在画油画”、“我加入了一个业余歌剧俱乐部，每年有一次公演，很有意思……”、“我因为想要学陶艺所以来到了这里。”

但是大家聊着聊着，渐渐地就连对方的兴趣和特长都不感兴趣了。

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曾告诉过我，“上野呀，这些不过都是对外的兴趣罢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个人在做什么。”这句话我始终印刻在心中。

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做什么而是对方是谁。而这些是无法通过头衔、体味来推测的，要想知道关于对方的信息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方的姿态，例如他的样子、举止、说话的方式、为人处事等。如果对方让你感到想要共处一室或是再次相见，那证明他的姿态属于上等，让你感到心情舒畅。

在看待他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那个人的过去行为作为评价基准，以“那个人”为话题开头。我也时常被其他人以“那个上野女士”做评价。但是所谓的交往相处，你的对象绝不是过去的他而是现在的他，而且你所交往的

并不会是对方的工作而是他的为人和人品。无论对方的业绩如何完美，但只要他大大咧咧感觉迟钝，那你就不会想要和他一起吃饭。过去的地位和业绩也绝不能成为他现在无礼傲慢的免罪符。

从对方如今的姿态，我们可以推测出过去他经受过了多少修罗场和苦恼。即便我们不会细问，但也明白正是因为过去种种，才会有“如今”的他。而且会不经意地感慨，幸好当时并未与他相逢。常用的记事本那皮革封面经历时间和阅历的洗礼总是带着微暗的光泽，而人也是如此。对我来说，只要好好享受和对方共处一室的美好即可。

这该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



04

一个人的现在



仪式

这一年里，我接二连三地接到朋友的死讯。在那之前我收到的还是朋友的亲人或是她们的公公婆婆的死讯，但是到了最近，却都是一些有深交的朋友去世。那些只是间接认识的人死去了尚且还好，但是当和我有直接接触的人去世之后，我却产生了一种失去感。心里明白那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关于他的记忆也都成了过去式再也不会更新，因此满心都是苦闷伤感的情绪。

我从以前就很讨厌红白喜事的仪式。去参加不熟悉的亲人的婚礼、给那些陌生的亲戚小孩上学升学送礼物之类的，这些红事从来不让我觉得喜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我拒绝参加婚礼。因为每次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总觉得是在白费功夫。我连自己的婚礼都没有出席过，何况是别人的婚礼呢？这种心情也是我拒绝参加婚礼的原因之一。

我的学生和那些毕业的孩子知道我讨厌婚礼，所以她们自己结婚的时候也不会邀请我参加。因为害怕我会不会一脸不快，所以连告诉我结婚都是战战兢兢的。

我本身不想结婚，对婚礼也不感兴趣，但是恭贺他人新婚还是办得到的。这些结婚的人都是下定决心和自己认为合适的人成家，共度接下来的人生的。虽然如今这个时代，像这样的关系随时都可以取消，但是要想做这种决定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在一生中能够遇到让你做这种决定的人，估计也绝不会超过五个吧。对于自己的学生能够遇上让自己做下如此许诺的人，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对此我自然是不吝啬于自己的祝福。虽然说得有点罗嗦，但对于向我汇报结婚喜讯的学生，我还是会送上祝福的。只是婚礼我是不愿意去参加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参加成人、结婚和祭祀祖先的仪式，第一个放弃参加的就是别人的出版纪念派对。我自己从来没有办过出版纪念活动。如果每出一本书就要

办活动的话，不但我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招来别人的厌恶。

说实话，连学生们的毕业典礼我也不太想参加，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都没有经历过毕业典礼，所以才不太愿意吧。我想起自己大学毕业时候的事了，那个时候毕业证书本应该在毕业典礼上颁发，但是我却拿着身份证跑到大学事务室的业务窗口去自己领掉了。窗口的工作人员看着突然把毕业证书折成四折的我，瞪大了眼显得非常吃惊。我觉得这张纸在我父母看来会更加有价值，所以决定把它送给父母，但是因为毕业证书太大放不进信封，所以才干脆地折成了四折。所以我的毕业证书上到现在都还留着当时的折痕。

红白喜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有葬礼的意义是不同的。

葬礼是一场道别的仪式，而我们所道别的对象却已不在这个世上。

如果丈夫是名人的话，那么比起丈夫自己的葬礼，一旦他的妻子先行一步，那妻子的葬礼会显得更加盛大。作为参加者，我们或许并不了解妻子，但对于其丈夫也必须尽到相应的情分。但如果丈夫去世的话，那么在我们来说

人情世故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葬礼就会显得朴素简单，参加的人也不会那么多。

我参加葬礼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人情世故，我并不认识那些遗属，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情分。参加葬礼单纯的只是为了我自己。

有次我突然想不起一个人来，看了记事本上的记录发现原来那个人已经不在，然后开始犹豫是不是要把他从记事本上删掉。看到他的手机号，忽然想要打打看。不知道打给死者的电话是不是能打通呢？还是会有不认识的人接听呢？每次一犹豫，就不会把电话删掉。一旦知道对方去世，那我对那个人的心情也就失去了方向，渐渐沉淀在心底。我觉得之所以会这样，大概也是因为没有好好地给对方道别的关系吧。我再一次认识到，葬礼这个道别的仪式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借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将死者送往那个世界。

最近听闻死讯之后，询问葬礼的问题时，经常会有人回答说是由亲友进行私葬了。虽然我理解这种做法，但是总觉得自己的心情无处可排遣了。虽然拜托对方“如果有追悼会的话请通知我”，但是总是在我已经没有心情的时候才会有通知来。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参加者的时间，不管死者何时去世总是在周末才会举办葬礼。或许是因为干冰、保存剂越来越发达，所以可以不用担心遗体的损伤。而在葬礼之前，一直和遗体共处的那些遗属的心情又如何呢？

我周末一般日程都比较满，每次突然接到葬礼的通知，很少会有周末是有空的。所以到了葬礼那天我只能一个人在远方，独自在心里为对方祈福聊作凭吊。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道别不够。

有一次，一位我很喜欢的年长女性的葬礼定于周末。该说是多么的凑巧，那天我正好没有安排活动。当然，她的去世时间并没有考虑到我，但这只能说是天意，所以我得以参加了那场葬礼。

葬礼现场，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宗派的和尚在马虎潦草地念经。我从没见过的那些遗属哭肿了眼，还有那些我不认识的参加者。其实现场的氛围并不显得多么悲痛。

那天风很大，风吹起了参加者的头发和黑色的丧服，遗体被搬运上了前往火葬场的灵柩车。在那之前，现场的负责人会通知大家说：“各位凭吊者，请向死者道别。”这个仪式是在盖棺之前，和故人的亡颜告别的机会。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最近防腐处理的技术越来越好，

据说可以让死者的面容看起来像活着一般。《入殓师》大红之后人们也了解到，给死人还可以进行“化妆”。但是人的遗容比睡容更加显得毫无防备，我既不想看到这样的面容，也不愿意自己的遗容被他人看到。即便是那些死者，大约也是不想这么被人观赏的吧。我所记得的永远是那个人温暖的笑容，只要还记得对我来说便已足够。我不希望在那张笑容上，再添加那所谓的遗容。所以即便我参加葬礼，也不愿意进行这一步仪式。

遗体 and 遗容毫无疑问的是死亡的物质证据，为了让活着的我们真正接受这便是最后的告别，这些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对我来说只要有仪式便已足够。如果不能参加葬礼的话，我会在数周之后等那些遗属平静下来、那些用于葬礼的花朵凋谢之后，在他灵前供奉花束。我不会和他的遗属过多接触，但是如果都不行的话，就会自己买上花进行一场真正的“一人葬礼”。这是我自己决定的，只为我自己而举办的仪式。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做不到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有真正的送走他一样。

仪式自然有仪式的效用，或许我会这么认为也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



04

一个人的现在



糊涂

比起痴呆这种说法，“糊涂”这个词显得更加亲切。

如果用关西方言说“你这老糊涂”比关东的“你这个痴呆”显得更亲近，何况还有“因恋爱而糊涂”、“被欲望糊涂了心”这种说法。就连有吉佐和子所著的《恍惚的人》（新潮社、1972年）的书名，也不是用“呆”这个汉字而是“惚”。（日语中糊涂的发音有两个汉字表示。）捧哏和吐槽的交错正是日式相声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装糊涂也是和人相处的一种较高明的技巧。痴呆算是一种病名，而糊涂则是一种性格特质，听上去也更带有人情味。

我总是觉得自己大概能努力地活上蛮长时间的，而且

估计很可能会变得糊涂起来。

有种说法叫做“病过一次才能活得长”，我原来身体也算不上结实，一旦过于勉强自己很快就会喉咙肿起来、流鼻涕，像是感冒了一样。只要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症状，我就会自动地让身体刹个车。穿得暖乎乎的然后盖上被子，安安静静地好好睡一觉，这样体力就会恢复了。换句话说，即使勉强自己也是没用的。如果碰到和我同龄还能熬夜的人，我就会觉得他真是一个超人啊！

深夜，我经常只要再干一个小时就能让工作告上一个段落，但是因为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只好放弃去休息。我想那些脑梗塞、猝死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些有体力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会拼命努力到极限。像我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想象中的老后生活应该是这样的：虽然身体上到处都有些小毛病，但是都算不上大事，还能拖拖拉拉地活上很久。现在要想死其实也不容易，因为营养水平、卫生水平、医疗水平和看护水平越来越高，文明社会的证据之一便是一直沉睡也能活很长时间。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值得埋怨。

越是努力活得久一点，变糊涂的几率也越高。

听说不知为何，老糊涂的人大多原来都是老师。虽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但似乎原来精通口才的人即便糊涂了也是一个口才极好的糊涂老人，是不是因为存在感比较强烈呢？想来这样的老人一定很是鹤立鸡群吧。

我以前曾经带着学生，一起到地方城市的看护所做过调查。学生对那些利用设施进行白天服务的老人做了采访，回来之后做了这样的报告。

“怎么说我也算是考合格了，然后才能到这种地方来工作的啊！”

似乎在这个老人看来，接受需看护程度判定就像是考试合格一样。他认为接受看护所的白天服务就是“来工作的”，那里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也很重视他的想法，从来不会否定这一想法。

“说是工作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也就是听听别人说话罢了。说到工资，虽然没拿到过，但是可以免费吃午饭，也算是工资的替代品了。”

这个人的说法还挺有道理的。当然了，他的家人已经支付了午餐费用，但是他本人并不知情。所以他才能把这个当作自己工作的报酬吧。

“我呀像现在这样和你们这些年轻人聊天，也是希望

你们老了以后也能像我这样积极地生活，我是在教你们道理哪！”

我们事先和看护所的负责人联系过，当时拜托过他为我们介绍一些愿意接受采访的设施使用人员。而这个老人是主动报名的。他所有的话语都听上去合情合理，而且十分健康向上。

这个人原来也是一名老师。

结束调查之后，学生忍不住笑意地说：“看到他就好像是看到了老师您的将来。”

我们走访了很多设施，也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老人，当然也包括了患有痴呆的老人。有的老人行动迟缓，完全失去了生气，只是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时光流逝。有一家老人疗养所里都是患有痴呆的老人，有位老人完全不动弹，目光恍惚，看上去只是在等死。

“即便到了这样的程度，还是得继续活下去吗？”对于某位访问者的询问，一位专业的看护家是这么回答的：

“你看，到了吃饭的时间，那个老人会好好地张嘴吃饭吧。只要还有食欲，就意味着还有活下去的力量。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但是在那天来临之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好好地活着。”

我们走访了不少的设施看到了很多，发现这些老人的想法便是无论如何只要活下去便好，能让我们活下去便好，这是一种无言的安心感。但是这种感觉是只有在那些能找到值得信赖的看护的老人间才能有的。

虽说是糊涂了，但是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了感情。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认知障碍是指心理上的，而不是感情。他们既有喜怒哀乐，也有食欲和性欲。吃到好吃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好吃，难吃的东西则觉得难吃。即便有人来探望自己时分不清是儿子还是女儿，但是他们至少知道来到身边的人是否是自己所亲近的人，对方是不是真的重视自己。如果能心情舒爽过日子就会很高兴，如果不是就会感到难受。我想，只要有地方让这些人带着平缓的表情静静地悠闲地度过每一天就好了。当我自己变成他们这样的时候，如果能呆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地方的话就好了。在日本现有的看护设施里，能够让我们感到可以实现我们愿望的地方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

我在写《当事者主权》（同中西正司共著、岩波新书、2003年）的时候，老是被人问“不管你怎么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但这些也都是在你头脑和心理都清醒的时候才能办到的，万一你得了痴呆又该怎么办呢？”

对此我有自己的想法，没错，我也觉得自己很可能会得痴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按我现在的想法做。

有一种制度叫成年保护，但是我的想法并非是这个。将保护人指定为家人在我看来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家人是利害问题的当事人。对于“独自一人”的我来说，没有所谓的幸福与不幸的选择。所以还是将保护人指定为自己可以信赖的朋友比较好。但是，不管对方是谁，只指定一位保护人的话还是很危险的。一旦产生利害问题，人都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这么看来，不如学习医疗现场的医疗小组制度，将各领域的专家组成小组，以生活经理者代替看护经理者。在这个新的小组里，不光是原有的看护专业人员得以保留，还能加入医生、物理治疗师、律师、税理士、咨询人员、朋友等。而在服务负责人会议上作为主顾的我当然也会出席，不管我是不是痴呆。我不会让他们称呼我为“老奶奶”，我希望对方的态度能够是这样的：“上野女士，这样的菜单您看如何？”，对于这样的咨询即便到時候的自己不怎么理解也会悠然地予以赞同。因为我清楚这些人是为了我好，才会热思考的。

这个看护小组的纽带联系在于信息共享和相互监督。我希望这些专家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监督彼此的工作。虽然我不是主张人性本恶，但是这样的做法比起一味地依赖他人的善意要好得多。

如果在我真的糊涂之前，社会能实现这种模式的话就好了。



04

一个人的现在



梦想

1987年，时年83岁的佛教文学学者桑原武夫被授予了文化勋章，在庆祝宴会上一个年轻的记者向他进行了提问采访。

“恭喜您老师，请问您今后的抱负是？”

我无法忘记，桑原先生用婉转的责备语气回答了他。

“你啊，我已经老了。不要向过了80岁的人问这种问题啊！”

我在读玉村丰男的《没有明天会比今天更好》（集英社新书、2009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深得我意的文章。

玉村先生在信州拥有属于自己的葡萄酒酿造厂，开发

了自家的葡萄酒品牌，听说每次有记者采访的时候问他“您的梦想实现了啊！”，他都会穷于回答。

玉村先生在书里讲了一件轶事。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下村修博士（当时80岁）在获奖后，接受了一个采访。记者第一个问题便是“能说一下您的梦想吗？”，下村博士一瞬间退缩了一下，最后回答说，是“梦想吗？唔，要说今后的梦想，好像是没有呢！”，然后紧接着加了一句：“我已经80岁啦！”

我在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马上就想起了之前写到过的有关桑原先生的那件轶事。

对此，玉村先生是这么解释的。

“一般人都认为实现了一个梦想，就应该会有下一个……但是人生为什么必须这么不断前进呢？像这样不断地追求下一个梦想或是目标，就像是在不断增长一样，这个也算是经济高度增长长期所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吧？”

主张“我不会做梦”的玉村先生表示，“所谓梦想，正是因为不知是否会实现，所以才叫做梦想的。”我自己也已经63岁了，走过了人生的一多半。

玉村先生还说过：“已经有充足人生经验的成人非常了解自己应该做的以及能做的事情。所以，即便没有梦

想，他们也会好好享受充实的每一天。”

我和玉村先生的看法相同，从以前开始便没有做过梦。

每次有人问我“您的梦想是？”时，我都会词穷。

每次看到那些很有自信地说着“只要不断寻找梦想，就总有实现的一天”的人时，都会觉得他们十分耀眼，令人目不能视。

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没有“寻梦的能力”呢？

我是一个老于世故的现实主义者。

像这样的性格可以说非常适合社会学，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选择了社会学，所以自己的职业造就了自己的性格。因为，社会学者的工作就是直面那赤裸的现实。

从以前开始，我都属于厌世悲观的那一种人。我很早便清醒地意识到世间是什么样的，不过多地对他人抱以期待。一旦发生什么事件，脑海里就立刻开始模拟出最坏的状态。因为这么想的话，一般事态都会比自己预期的要好得多，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

我的思维总是从实践角度出发考虑，办得到与否可以在一瞬间就判断出来。对于那些即便拜托别人也做不到的事情，我很快就会放弃了。所以我很少失望，也不怎

么执着。

虽然我也有过几次陷入了危机，但是总能想到第二好和第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不管选择哪一种方案，都能避免最糟糕的结局，所以总能度过难关。只要不追求完美满分，那么总是能够感到满足的。我真的对自己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感到由衷的庆幸。我对自己的态度向来如此，对其他人也都比较宽容。

看到那些患了忧郁症的人，我总觉得他们是对自己期待水平过高了。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反差越是强烈，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痛苦。要想不折磨自己那么只要降低自我理想中的期待值就好，但是他们都对自己过于认真，所以根本办不到。我对自己的期待并不高，所以觉得自己是不会患上忧郁症的。

像我这样的性格，还真是欠缺“寻梦的能力”啊。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太过惊慌和震惊。

我在调动到现在工作的地方时，周围的人都很担心我。

“上野你要到东京大学工作了吗？……”

“只要把它当作是国外的大学，那就在哪都一样。”

对于别人的担心，我镇静地回答道。大概这样的回答听上去很不讨人喜欢吧。

大致上那些批评和攻击都在我预料范围内，所以也有人说我耐打击。虽说如此，这种说法也不能令我感到高兴。

“上野你啊，真的很扛得住打击呢！”如果有人这么评价我的话，我总是这么反击道：

“我说，一出生就扛得住打击的孩子是不存在的吧？”

最主要我也并不是因为喜欢才变得这么抗打击的。人都是在学习和经历中塑造性格的。我从小就身处在一个充满各种打击的环境中，有的人把学问的世界称作“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里充满了批评和应酬，长年身处这样的环境里，性格自然也就会变差。

我还没有天真到分不清他人的恶意和讽刺的程度，也没有乐观到面对失败毫不在乎。对外表现和内心想法之间必然是有反差的，也明白他人的言语中包含了深层的含义。那些没有里外之分的人，我也不会傻到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比起那些无知的迟钝，有意识的恶意倒是好得多。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我的青春时代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人生时光都是在京都度过的缘故。人类学者梅棹忠夫先生出生于西阵地区，是一个纯粹的京都

人，我曾经和他共进过晚餐。他用舒缓的语气这么说道。

“你啊，没有所谓的里外之分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因为我对他人和世界并没有多少期待，所以有时候反而会收到意料之外的好处。那就是当遇到他人显示出超过我预期的好意时的喜悦。还有世界毫不吝惜地展现出超出我预计的美丽时，感受到的那种感激。

在世人看来我极度厌恶男人，对他们说话有一定攻击性，但实际上正相反。我对大部分男性都是比较宽容的，也很少会把关系弄得紧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我看来男人不过就是那个样子，不值得期待，所以在当他们表现得超出我期待时，我会比较高兴。这样想的话世间种种要比我预想的好忍受得多，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会做梦的人都有一种拒绝接受现实的倾向，所以反而是那些认为只要活着就万事都会发生的现实主义者更加地能够接受现实世界。



04

一个人的现在



年龄

我经常听到那些比自己大的人说“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光”，我没法像他们那样肯定。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都会有那时才有的迷惑和悔恨，我没法断然地说自己“没有后悔”。

有的人总说自己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都是“到几岁前要实现什么”，他们的人生都是计划好了的，对此我无法理解。我大概是成不了人称“KATSUMA”的胜间和代那样的人的，田中美津女士一直确信人生的选择都来自“上天的声音”，对此我不仅不羡慕，甚至还觉得她就像是外星人一样。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和那些比我年长10岁

左右的人打起了交道。虽然我还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总觉得自己未来10年里的样子还是能想象得到的。如果是20年、30年的话就超过想象范围了。快要40岁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比当时的自己年长10岁的女性，我很尊敬她，曾经问过：“到了40岁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轻松很多呢？”这样的问题。

那个人似乎用非常怜爱的目光看着我，这么回答：

“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30岁有30岁的辛苦，40岁也有40岁的辛苦啊。”

我的人生中迷惑和后悔自然很多，也曾感到羞耻，也有想要忘记的过去。幸运的是，我这个人比较健忘，所以才能活得很好。现在想想，自己也曾坐立不安过。

遗忘是生存的一种技能。

在我看来，得了痴呆症的老人会产生记忆障碍，这大概也是上天的恩惠吧。

我现在就已经这么健忘了，估计将来患痴呆的可能性很高。

即便已经被你遗忘了，那些记忆和经历都造就了现在的你。

虽然我并不认为“现在最美好”，但也觉得“现在的

自己”要比“过去的自己”好很多。首先，忍耐力强了很多，而且人也变得宽容了。和以前相比，对他人的想象力也增强了不少。我记得自己以前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所谓成熟，就是内心中他人的吃水线上升了”，也的确如此，越是吃水线上升，自己的为人也就更成熟。虽说到了花甲之龄，已经不存在什么“成人”了。

有一次，我去参观了位于信州安云野的知弘美术馆。

我本来就很喜欢知弘的作品，但是在参观美术馆之前，对于她的生平我却不是很了解。在名为“知弘的人生”展示室入口处，展示着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是绘本作家岩崎知弘（1918年~1974年）在去世两年前，也就是1972年时年54岁的时候写下的。

“人总是认为年轻的时候是最美好的，特别是女人总觉得还是少女时期的自己最为美丽。但是我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发现，不管怎么看都不觉得自己少女时期很美好。”

知弘在回忆自己的年轻时候，总是表示那是一段“可怜且愚蠢的年少时光”，并觉得现在的自己“比那时好多了”，然后写下了下述一段话。

“在我觉得好多了为止，我一直辛苦而朴素地生活了

20多年。不断积累失败的经验，也害怕过，一点一点地懂得事理。为什么我会想要回到过去呢？”

满是迷惑和后悔的岁月加上那些经历造就了如今的我，所以我才能觉得比过去好多了。没错，既然如此“为何想要回到过去”？

年轻时人都是柔软的，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很假。越是年轻，人也就越固执，想法也越激烈，最是容易被固定思维所束缚。随着年岁增长，才能逐渐得到解放，思维变得柔软。既然如此，“为何想要回到过去”？

说起来，人到中年认识的那些朋友中，大多都是经由岁月凝练而浮现出成熟味道的人。万一彼此是在年轻时期认识的话……我们彼此笑对“那肯定是成不了朋友的”。

那些年轻时便已认识的朋友也不仅仅是过去的熟人。对方每次在人生重要时刻所做下的选择汇聚成了他的人生轨迹，而正是因为我对此表示尊敬并有同感，所以友情才能继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就自然疏远了和他的关系。我最不擅长应付的就是那些声称是我“同学”的人。虽然同校过，但之后在彼此的人生中没有任何接触，数十年都未曾见面。到了现在，和这样的人一起开同窗会，真是让我提不起兴致。

有人曾建议过我：“年轻时候的朋友会伴你一生，所以要好好重视啊！”，我就会想到别的地方去，觉得对方成人之后再交不到朋友了，实在很可怜。甚至想对他说，只要你有心，不管何时何地，你都能交到朋友。

随着年龄增长，友情也在变得深厚，这时我就会对他的过去感到兴趣。想象一下是怎样的经历和辛苦造就了如今的对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如果对象是男人的话，我就会想象他经过了其他女人怎样的爱护和教育，这也算是我的乐趣之一。有时候会觉得“你也经历了不少啊！”，有时候也会觉得“你经历得还不够”。如果想象的对象是男人的话，很快就能看出他和过去那些女人是怎样的关系。

人处在人与人“之间”。自己会觉得“好多了”，就等于和他人的关系变得更融洽更能接受了。尚未定型的“友情”中不存在男女之分。同性也罢异性也罢，彼此都积年累月地经历了很多，如今我想和他们共同分享剩余的时光，静等时光流逝。



04

一个人的现在



一个人

虽然我自己写下来“老后的生活，比起有钱花有人陪更重要”，但是内心却感到羞愧。

虽然我自己觉得“有人陪”很幸福，到现在为止对那些至今陪伴我的人也从没感到什么不足，但有时私心里也会逆反地觉得没“有人陪”也无所谓。如果我是这本书的读者的话……大概也会毒舌地说上一句“多管闲事”吧。

人的确是一种群居生物，但也不意味着要时时刻刻地和别人呆在一起。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我会感到放松。那些不考虑我喜不喜欢的电视声只会令我烦躁，我也没有习惯要一整天放着那种BGM音乐才能冷静

下来。听说有的人回到家里，比起开灯会先去打开电视，但我也明白那些一直开着电视的人的想法。我会这么想大概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教师本身就是一种和人接触的待人类工作，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呆着会很难过。

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是那种爱说话的人。和别人见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倾听者。因为我不怎么会说自己的事情，所以还为此惹怒过朋友。我觉得不说出口也能解决的事情自然就不会说了，即便偶尔想要聊聊工作上的不满和烦恼，也会因为得把所有的经过解释清楚而嫌麻烦，所以到最后总是什么都不说了。

我经常听说夫妻之间会存在交流问题，例如等丈夫回家想和他聊天的妻子，和因为工作疲惫回到家后不愿再听妻子抱怨的丈夫，又或者从不把工作的事情说给家人听的丈夫和对其工作一点都不了解的妻子。这么看来，我比较类似于丈夫这种情况。

说了也没有用，而且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实在太过麻烦，所以才不愿意开口。关键是我一直认为解决问题是只能靠自己来的。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到最后我也只是在事情结束后做了一下小报告，说是“发生过这样的事”之类的。

在女性朋友间恋爱话题和不伦恋之类的隐私话题是测量亲密尺度的方式，有些场合下甚至会必须说些类似的话题才能缓解无形的压力。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多说自己事情。虽然我会倾听他人的话，但是不会自己主动成为叙述的人。

在和女性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那就是人实际上对于他人的事情是相当不关心的。人总是会只顾说自己的事情，很少会去询问对方“你呢？”人家在说我“你不怎么说自己的事情呢？”，我却没有反问一句“你呢？”，那是因为我心底觉得不怎么说自己事情的是对方的缘故。如果你问的话，我自然也是会回答的。如果聊天对象是男人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男人在有精神的时候说的都是他骄傲的事情，等到他没什么精神的时候就只会在那里抱怨，到最后我不过是倾听的那一方罢了。男人不习惯成为一个倾听者，偶尔遇到一两个不是这样的男人，就会让我觉得他是一种稀有物种。

我从不认为一个人呆着很痛苦。对此有人说过，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是和其他人一起度过的。如果我说一个人呆着也不寂寞，那么其他人就会反驳说是因为现在我身体健康还有工作的缘故。是不是总有一天我也会感到寂寞呢？

孩子独立、丈夫先行一步的女性总是会感叹十分的寂寞，我该对这样的人说些什么呢？建议她和孩子同住，有孙子陪伴就不寂寞了？还是追问她以前和丈夫共度的时光真的不曾寂寞过吗？还是建议她住在能随时感受到他人气息的共同住宅呢？还是说让她住到老人疗养院的多人房间去，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大房间里比较好呢？

专业物理学疗法士三好春树主张不可以让患有痴呆症的老人独处一室，因为他认为对于那些个人边界已经崩溃的痴呆老人来说，和他人的身心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老人中，即便身处独立单元的疗养所里，有的老人也会离开自己的房间跑去和别人睡在一起。但是这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年代感觉和身体感觉之间的差别。在以前的大家庭里，亲人都是睡在一个屋子里的；佣人们也会经常待在一个屋子里休息。听说那些生长在战争前东北地区的男性，即便深冬也是光着身子躺进被子里，和兄弟们抵足而眠的。对他们来说，感受到他人肌肤的温度和触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有个朋友，虽然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会全家人睡在一个屋子里。当自己挤进像蚯蚓一样彼此推挤的同伴中时，也会感受到鲜活生命的温暖，但是如果要我每天都这样的话也实在是吃

不消。

有的女性总说变成一个人之后感到非常寂寞，我想告诉她们这件事你终究会习惯的。感受不到他人的气息便活不下去，或者一个人呆着也完全没问题，这两种感觉上的差别不过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所带来的。

又或者，如果你真的觉得寂寞的话那就去大自然吧。风的细语、光的阴影、绿色的清爽、枯叶的微小、树丛的茂密……春夏秋冬，不论是哪一个季节，大自然都会成为你的慰藉。不管怎么说，不停流动变幻的天空和云彩终究是在那里的。这些自然将我包围起来，毫不吝惜地与我共享这一刻的美好。世界在我存在之前便已存在，在我消失之后也会一直存在，当你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岂不是最好的安慰了吗？

大概我这个回答，也无法解决那位女性的问题吧……

研究老人问题之后，我也开始想要在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帮他人做些什么。即便没有看护福祉士和看护的资格，至少能成为日间疗养院的经营管理者。像名为“互相依靠”、“我的老家”、“井户端朝气”之类的场所，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为老人和无处可去的年轻人提供“地区茶室”性质的地方，而经营这些机构的实业家都非常的伟

大。我虽然也想着自己也许能办到这样的事，但却迟迟没有付诸实行。因为总觉得自己不适合这样类似“管家”、“旅馆女将”的工作，不擅长统领分派工作。我既不想整天和其他人呆在一起，当然家人也是一样，而且我自己也从没有想过到了需要别人看护的时候会跑去这种日间疗养所。

我不希望自己一个人的静谧空间被别人打乱，大概自己会成为那种孤独骄傲的老女人吧。

有一个老婆婆独自居住在像垃圾房一样的家里，劝阻她的热心看护经理人向我抱怨说“不管我怎么拜访她，她都不愿意出门”。对此，我回答说是：“即便她本人的需求不一样，但只要你展现不同的选择给她看，也许她就能注意到自己真正的需求了。所以请耐心地慢慢靠近她，这份工作是很重要的。”嘴上这么说，但实际上心里却是偏向那个老人的，觉得这看护真是“多管闲事”。

有一个女性曾经在一位濒死的人身边陪伴他度过了最后几个月，她曾说道。

“他去世前几天，曾经对我说过，你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就在想，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抚慰那些临死之人的孤独啊。”而我却是站到

了临死之人的角度去想这件事。临死者的孤独是任何人都抚慰不了的，那个人这么产是因为他的温柔。

一个年龄可以当我孩子的女性曾对我说过：“我母亲虽然是一个人，但因为身为女儿的我在身边，所以她说她并不孤独。”我不由地反驳了一句：“你真的认为，你的存在就能安慰年老的母亲的孤独吗？”……然后她便沉默不语了，我也感到了些许的后悔。

所以我才会写下没人陪伴也可以，不以独身为苦的人就一个人呆着便好，只要拥有独处的时间、空间和技巧就好。如果有人陪伴让你感觉到像被胁迫了的话，那就不好了。

不知谁说过，我会这么想也就只能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罢了。当身体衰弱、精神不好、生了病的话，我会不会哭泣着请求朋友：“拜托你，过来看看我吧！”呢？

——这种做法还是算了吧。

后
记

我喜欢合著。

和未知领域的人合作，可以从中寻找出自己也不曾知晓的自己，这样的经历着实有趣。

有一位编辑跑来拜访我，说是想要出一本随笔。

我手边有不少稿子，那些都是以前发表在各种杂志、报纸上的长短不一的随笔和时事评论，估计数量能凑成一本书，所以就拿出来给他看，问他这些如何？那位编辑断然拒绝，并且这么说道：

“我不需要这样的。请您重新写。”

而且还追加了一句，说是要写那种我自己想看的文章。他要求我写的随笔，是我读者所不了解的，将我的另

一面牵引出来的文章。

这位编辑便是NHK出版社的小湊雅彦先生。

这个人也曾负责过吉本BANANA的书籍编辑。我知道他是对着那位吉本女士也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吉本曾说过：“小湊先生真的非常啰嗦而且热心，细致到令人讨厌地不断建议”，所以她才出了一本书。也表示过小 先生是一位“聪明、可爱，让人可以安心”的人。

是这样吗？不是你说的吗？那和您合作试试吧？——这些语气都是BANANA女士的风格。我这么想着，便开始了和小湊先生长达两年的不协调合作。因为我是那种不擅长写长篇的人，所以他帮我找了那些愿意发表连载随笔的媒体。最后选择的便是同一家出版社的“打扮工房”。

说实话，在我开始连载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本杂志的存在。所以在听说有读者喜爱这样的杂志，得知有这样一个世界让女性来享受手工作业的乐趣时，我感到很新鲜。面向这样的读者，我也曾犹豫过写什么样的话题比较好，然后慢慢地便收到了来自读者的回应“我很期待每一期的杂志”。一些我以前的读者也寄来了信件，表示“我在书店意外地发现了这本杂志，真是吃了一惊。”有的男性读

者也表示他们会去书店“站着阅读”。

连载的标题是《Minor Note》，意思是音乐用语里长调短调中的短调。Note这个词既有音乐中音符的含义，也有香味的调和之意。我希望所有的随笔都能像书籍一开始的那篇《紫罗兰香水》那样。不是香奈儿和迪奥那样的名牌，也不是三色堇那种外来的花卉，而是带有日本原产的野生紫罗兰香味。

既然考虑把这些出成一本书，那么《Minor Note》这个标题在语义上就有些不适合了。便想索性改成《B面的我》或是《G弦上的咏叹调》这样音乐式的题目也不错，又或者是《B面上的细语》之类的，我带着开玩笑的心态想了不少题目，最终定下来的却是《一个人的午后》。定下来之后发现这个标题还真是非常的合适。负责设计的日下润一先生准确地把握了我的想法，为这本书配上了插画，那种被岁月洗礼过的小石头很好地表现出了我的心情，包装方案也很不错。说起来插画家井泽直子小姐在我还在连载的时候，也每次都用裂布风格的插画呼应我的随笔，每次提供给我的插画都极其地有味道。

到最后，插画、包装、媒体和标题都有小湊先生忙进忙出的身影。我模仿BANANA女士的小湊评价，也做了一

个上野版本的。“看上去很好说话，但实际上很能磨、而且也十分固执，他的看法貌似很谦虚，但不知何时开始便把对方掌握在手心里，狡猾地走进了他人的心里”。我算是完完全全地中了他的计谋了。

不过，说到被他人的想法所蛊惑，然后人云亦云的快乐也真是不少！

我也想模仿某个人说上一句，被动的快乐比主动的快乐感受更深。在连载的两年里我真的感到非常愉快。我只要送上原稿，便能从第一名读者，也就是小湊先生那里得到第一份感想，我一直以此为乐。能让作家体会到这样的心情，可谓编辑的模范榜样。

我是一名研究者，所以一直主张“我会销售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但是自己感受出来的东西却绝不对外销售”。也有人说过在读了我的书之后再见真人，“和想象差很多”。那是自然的。研究成果不过是我的一个方面罢了，也许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太多触犯禁忌之后体会到的思绪。但这也是我的另一面。但是这“一面”，如果不是遇到小湊先生这样的编辑的话是不会从我心中诞生的。在我的人生中，多次遇上过这样幸福的相逢，我也觉得这次能写下这本书真的非常幸福。那些《打扮工房》的读者并不

了解已经被贴上女权主义者标签的我，所以才能不带任何先入为主观及偏见来看我的书，能够遇到这样的读者，我也十分幸福。

《一个人的午后》里也有些许的喜悦和幸福、死心与控制。这些人生感悟都是上天的赐予，是对那些终日努力生活的人最好的赞美。我希望把这些宛如阳光下漂流而至的小石头般的心绪，送给身为读者的你。

在这樱花绽放之际

上野千鹤子

上架建议 时尚生活



天 启 星

策划编辑：张 轶
责任编辑：张 轶
封面设计：古润文化
版式设计：郭 帅

www.gurunculture.com

ISBN 978-7-121-21927-6



9 787121 219276 >

定价：36.00元